⑭②

凌純聲等

山海經新論

RECENT STUDIES OF THE SHAN HAI CHING

by

Ling Shun-heng etc.

(1933-1936)

THE ORIENT CULTURAL SERVICE
ESTABLISHED 1951
422 FULIN ROAD, SHIHLIN
TAIPEI, FORMOSA, CHINA

丙辰仲春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莊嚴題簽

FOLKLORE
AND
FOLKLITERATURE SERIES
OF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AND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RE

Editor: Professor Lou Tsu-k'uang

Foreword by
Prof. Wolfram Eberhard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RE

扉頁說明

書名題字，係前任中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慕陵（嚴）教授的瘦金體手筆。

字旁狹長插圖兩式：一為旗桿，一為燭臺，前者象徵高官晉爵，後者象徵子孫繁昌，兩者如今已成為上代殘存之物，特煩當代畫家陳海虹氏寫真垂遠。

古越 婁子匡 謹識 五九年三月

目次

山海經的評價　凌純聲　1
山海經研究的進展　容肇祖　13
山海經內大荒海內二經古代帝王世系傳說　朱希祖　29
山海經中動植物表　韓一鷹　41
山海經中所說的神　容肇祖　101
山海經地理圖考　衛挺生　113
山海經與禹貢　王庸　183

山海經中的昆侖

山海經一書的評價，自古有毀譽的兩方面：先看劉歆上山海經表說：

> 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名者也。

在西漢之末很重視此書，到東漢時代認爲山海經是山川輿地的眞實記載，無怪乎此後王充論衡，趙曄吳越春秋，張華博物志，酈道元水經注都尊崇山海經；鄭玄注尙書，

服虔注左氏春秋也都引用此書，不僅是"可考禎祥怪變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之書。但是司馬遷在大宛列傳的贊中說："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因此對山海經產生毀的一方面，以後"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怪焉"了。至杜佑通典則又大加攻擊，認爲僞書。宋代大儒朱熹說它是'緣天問而作'(見楚辭辨證)。明代胡應麟說它是'怪語之祖'(見四部正譌)。至若郭璞注，張僧繇畫，張駿郭璞圖讚，楊慎與任臣廣注，眞是'或以新奇而玩之，或以怪誕而悅之，或矜其博，或闢其龐，非深知山海經者也'。到了清代開四庫館時，把它由漢書藝文志中形法家抽出來，而置於小說內，這就表示山海經乃小說家爲無稽之談了。及至畢沅出，乃認山海經爲一部可靠的典籍。他序山海經新校云：

山海經作於禹益，述於周秦，其學行於漢，明於晉，而知之者魏酈道元也。

五藏山經三十四篇，實是禹書，禹與伯益主名山川，定其秩祀，量其道里，類別草木鳥獸。

這是畢氏認定山海經尤其五藏山經爲記實的典籍。法人拉古培里在所著古代中國文明西源論[1]中對於山海經有下列幾個論斷：

(一)此書係六種不同之文字順次附加者。

(二)五藏山經是比較純古經文，爲商代山嶽之記事。

(三)海外海內二經，係漢劉向就周時紀述怪異地圖之原有二書附加而成者。

(四)劉秀又將與海內海外兩經性質相同而更荒唐之大荒經加入。

(五)最後郭璞又將晉代記載河流之水經加入。

氏之考證是否可靠爲另一問題，而五藏山經爲純古文字則似可信[2]。

至近代因科學進步，地理學與民族學的研究發達，山海經的新評價，自然也應運而興。日人小川琢治所著山海經篇目考云：

中國山海經一書，中國人向視爲荒唐無稽之談，然其價值遠比向認爲金科玉律之地理書禹貢爲可靠。其於中國歷史及地理之研究爲唯一重要的典籍。

可見小川氏對山海經推崇爲最重要的古代地理書。

---

(1) Lacouperie, 1894, p. 19.

(2) 何觀洲，1930，p. 1349.

法人希勒格說："中國書籍中有山海經，世界中最古之旅行指南也"。又說："山海經一書，詬謗之者頗多，然傳之愈久，眞理愈明，特須加以揀擇耳"(1)。蔡子民先生推重山海經固然以地理爲主，亦是一本最古的紀錄的民族學，他說：

記錄的民族學，發端甚早。我國有山海經一書，相傳爲禹益所作，當然不確；然爲漢以前的書，是無可疑。這部書固然以地理爲主，而且有許多古代神話的材料，但就中很有民族學的記載，例如山經，每章末段，必記自某山以至某山，凡若干里，其神狀怎樣，其祠禮怎樣；這都是記山間居民宗教狀況(2)。

此書記宗教的祀禮和儀節外，又記民族的體形，飲食，服飾，品性及姓氏，這眞可以算是一部最古而材料較富的民族學書。

時代愈近，山海經的評價愈高，而對此書的新說亦愈多，徐炳昶氏推重山海經說："從史料觀點來看，爲我國有最高價值書之一，而有此等價值者，恐尙不及十部也"。他又說：

山海經中之山經，爲我國最古地理書之一，並非如清代修四庫諸臣所斥爲小說家言，固無疑問。其海內、海外、大荒各經，亦保有古代傳說甚多。其眞正價値絕不在禹貢諸篇之下，亦毫無疑問(3)。

至於對於山海經的新說，如蘇雪林氏說(4)：

筆者(蘇氏)則斷定此書爲阿拉伯半島之地理書，古巴比倫人所作，而由戰國時波斯學者，携來中國者。中、東、南、西、北五山經所記爲半島西北阿美尼亞高原及其四境之諸山，海內外諸經則黑海、裏海、阿拉伯海、印度海、地中海之記載也。然已雜有不少神話。大荒諸經，則完全爲神話地理。其中中國地理名詞亦甚多，凡形勢間有與中國地理合者，則疑其曾與中國固有地理書混合，或當時譯者以外國地名難譯，遇中國地理之可附會者則附會之，眞僞不分，中外糅雜，又加以秦漢人之附益，宜其難以探索。中國道教本出兩河流域，印度混合之神話。則道藏收山海經誠爲適宜之擧，神話本與小說同源。四庫謂爲古

(1) 高去尋，1934，pp. 16-17.
(2) 何聯奎，1960，pp. 19-20.
(3) 徐炳昶，1943，pp. 356，365.
(4) 蘇雪林，1956，pp. 8-9.

小說而歸之小說類，亦未爲唐突，特此書並非完全神話耳。

又蒙文通氏說：

> 總的說來，山海經十八篇雖是一部離奇神怪的書，但它絕不可能如四庫提要所擬議的那樣，是一部閉門臆造的小說。春秋戰國時代，各國都有它所流傳的代表它的傳統文化的古籍，鄒魯有六藝、齊有五官技、楚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子之宋而得乾坤，之杞而得夏時，巴蜀之地也當有它自己的書，山海經就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傳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古籍(1)。

以上蘇氏斷定山海經爲阿拉伯半島之地理書，和蒙氏以爲是代表巴蜀文化的古籍。兩氏之推測過於武斷，因山海經所述及的地區不限於阿拉伯半島和巴蜀地區。又何觀洲以爲山海經是騶衍所作，因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有云：

> 其語宏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

何氏以爲這一段話，很像是替山海經作序文。再看騶衍的'推而遠之'的法方，史記又說：

> 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何氏因此認爲山海經卽算不完全出自騶衍之手，也得認爲是騶派學者所作的(2)。

鄭德坤氏反對何氏之說。他說我們看騶衍的地理學說，他很大膽的類推，如孟荀列傳云：

> 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鄭氏以爲'山海經是地理志，假使是騶衍作的，他安肯捨自己的學說而不言乎？'他雖

(1) 蒙文通，1962，p. 62.
(2) 何觀洲，1930，pp. 1358-1359.

反對山海經不是騶衍所作，但亦承認騶衍的學說有類似山海經的地方[1]。

我們對山海經略作以上的研究之後，山海經一書不似騶衍所說的世界地理，也不是蘇雪林以爲的阿拉伯半島地志，更不是蒙文通主張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古籍。山海經乃是以中國爲中心，東及西太平洋，南至南海諸島，西抵西南亞洲，北到西伯利亞的一本古代亞洲地志，記述古亞的地理、博物、民族、宗教許多豐富寶貴的資料。此書非出於一人之手，或一時代的作品，早爲學者所公認。更不能說是騶衍作的，但我們得承認，騶衍的學說有類似山海經的地方。

蘇雪林氏有言山海經一書，'實爲昆侖問題之總滙'。此書乃一本古代亞洲地志，且包括西太平洋及南洋羣島在內，所以述及昆侖有八處之多，玆分述之。

(一)西次三經的昆侖之丘

山海經第二西山經云：

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郭注：此囿時之時，疑讀爲畤，史記封禪書云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是也）。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有鳥焉，其狀如蠭，大如鴛鴦，名曰欽原，蠚鳥獸則死，蠚木則枯。有鳥焉，其名曰鶉鳥，是司帝之百服。有木焉，其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有草焉，名曰蓍草，其狀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勞。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于無達。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杅，是多怪鳥獸。

上錄西山經的昆侖之丘蘇雪林[2]杜而未[3]兩氏認爲山海經中的昆侖都是神話的昆侖，作者以爲昆侖乃係宗敎建築的壇廟，不僅一地有之，如今之廟宇敎堂到處多有，但有大小之別而已。我們現在試考西次三經中的昆侖之丘的地望。徐炳昶說：

要之西山經各山，均在陝西、甘肅、青海境內，雖間有神話而歷歷可指。

郝懿行注上錄'西南四百里'云：

---

(1) 鄭德坤，1930，pp. 1379-1380.

(2) 蘇雪林，1956，pp. 44-46.

(3) 杜而未，1962，pp. 2-20.

自鍾山至此九百里，水經注引此經云鍾山西六百里有昆侖山，蓋誤。

鍾山亦有昆侖，西次三經云：

>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其子曰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是與欽䲹，殺葆（郭注葆或作祖）江于昆侖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䍃崖。

郝注鍾山云：

> 海外北經云：鍾山之神名曰燭陰，淮南子云：燭龍在雁門北，是知鍾山卽雁門以北大山也。水經河水注云：芒干水出塞外，南逕鍾山，山卽陰山。徐廣注史記云：陰山在五原北是也。

鍾山卽陰山，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西南四百曰昆侖之丘，自鍾山至此正九百里。又在槐江之山條下，亦提到昆侖：

> 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其中多蠃母。其上多青雄黃，多藏琅玕黃金玉。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黃金銀。實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南望昆侖，其光熊熊，其氣魂魂。

上文'丘時之水'的時，作者也如上引郭注圃時，疑讀爲畤 又'實惟帝之平圃'，郭璞注'平圃'云：

> 卽玄圃也。穆天子傳曰：'乃爲銘跡于玄圃之上'，謂刊石紀功德，如秦皇漢武之爲者也。

所以在槐江之山，也有'丘時'及帝之懸圃等宗教建築，故有'神英招司之'。至於'南望昆侖'，蓋自槐江之山南望四百里，可見昆侖之丘，'其光熊熊，於氣魂魂'。

昆侖之丘自鍾山（陰山）至此九百里，其地望約在隴東秦中一帶，我們不得不懷疑雍州的武畤，好畤及甘泉臺等古代的宗教聖地。史記封禪書曰：

> 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常用事，雖晚周亦郊焉。

雍旁的武畤和雍東的好畤，黃帝時常用事。又漢舊儀云：

> 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黃帝以來圜丘祭天處。

雍為今之陝西鳳翔，好畤在今乾縣，甘泉在今淳化縣西北，以上三地中尤以甘泉最為重要，封禪書曰：

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

可能西次三經中的昆侖之丘，是淳化縣古代的甘泉臺，郝懿行注'帝之囿時'云：

囿時之時，疑讀為畤。史記封禪書云，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是也。

由上可見郝氏亦懷疑昆侖之丘在雍州也。

(二)海內西經的昆侖之虛

山海經第十一海內西經云：

海內昆侖之虛（郭注：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昆侖山。）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侖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

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畢方鳥東。

昆侖南淵，深三百仞，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立昆侖上。開明西有鳳皇鸞鳥，皆戴蛇踐蛇，膺有赤蛇。開明北有視肉、珠樹、文玉樹、玗琪樹、不死樹，鳳皇鸞鳥皆戴瞂。又有離朱、木禾、柏樹、甘水、聖木、曼兌、一曰挺木牙交。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開明南有樹、鳥六首、蛟、蝮蛇、蜼豹、鳥秩樹。于表池樹木，誦鳥、鶽、視肉。

山海經中敍述昆侖，以海內西經昆侖之虛最為詳盡，說文云："虛，大丘也"。所以郝懿行以為昆侖丘即昆侖虛，他注海內昆侖云：

海內昆侖即西次三經昆侖之丘也。禹貢昆侖亦當指此。海內東經云：昆侖山在

西胡西。蓋別一崑崙也。又水經河水注引此經，郭注云：此自別有小崑崙也。疑今本脫此句，又荒外之山，以崑崙名者蓋多焉。故水經禹本紀並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水經注又言晉去崑崙七萬里，又引十洲記崑崙山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似皆別指一山，然則郭云：海外復有崑崙，豈不信哉。

郭璞以爲海內海外多有崑崙，郝懿行'以崑崙名者，蓋多焉'，兩氏對於崑崙一名甚爲困惑。郝氏且認爲海內崑崙卽西次三經的崑崙之丘。他注崑崙之丘云：

崑崙之丘卽海內西經云：海內崑崙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者也。爾雅云：三成爲崑崙丘。地理志云：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𣵀水崑崙山祠。又云敦煌郡廣至有崑崙障。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

依郝注崑崙在西寧、敦煌、酒泉三地，尤以酒泉、西寧均有西王母石室，太平御覽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云：

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在此山。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

明俞安期在所著崑崙積石二山辨文中說明酒泉的崑崙山和西王母祠的起源有云：

咸云崑崙是昉於涼張駿時馬岌傳會之言也。馬岌爲涼酒泉太守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周穆王見西王母謂在此山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西王母旣祠，厥後范蔚宗以崑崙載之臨羌，而疏班固地理志者亦約炳書張大之，酒泉之南山非臨羌之西北乎？

可見酒泉的崑崙和西王母祠起於第四世紀的東晉時，至於西寧的崑崙山和西王母祠見於漢書地理志：

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至允吾入河。西有須抵池，有𣵀水、崑崙山祠。

又王充論衡恢國篇亦云：

孝平元始四年(公元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橋橋、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爲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至漢內屬，獻其寶

地。[illegible]王母國在絕極之外，而漢屬之，德孰大，懷孰廣。

蘇雪林有云：

西王母與昆侖原有析不開之關係，言西王母卽言昆侖也[1]。

鄭玄注禹貢之織皮昆侖，當亦指此；馬融則謂昆侖在臨羌西。徐炳昶信古之昆侖爲今之祁連山，他說：

唐蘭曾告余，昆侖實指祁連山，今細核之，其說甚近，然尙有小誤。

祁連山爲酒泉之南山，亦在臨羌之西北，海內西經的昆侖之虛，可能在此區域之內。或在其他地區，迄今尙難確言。

(三)大荒西經的昆侖之丘

山海經第十六大荒西經云：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

有人主張大荒經和海內經是釋文，如畢沅在其山海經新校正序中稱：

大荒經四篇釋海外經，海內經一篇釋海內經。

侯仁之亦贊同畢氏之說云：

(1) 海外經海內經與大荒經海內經，內容大部相似。

(2) 在內容相似的條件下，大荒經海內經的敍述，大部較之海外經海內經增加甚多。這當是畢沅的'釋'字的意思[2]。

畢侯兩氏以爲大荒經 四篇釋 海外四經 ， 海內經一篇釋海內四經用之於昆侖丘則不適合，大荒西經的昆侖之丘遠較海內西經的昆侖之虛和西次三經的昆侖之丘來得簡略，不像是釋文。現在我們試考大荒西經昆侖之丘的地望。上錄中的'西海之南'，張華博物志志水：

漢使張騫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濱，有小昆侖，高萬丈，方八百里。

中國古書之所謂西海，可指裏海，亦可指地中海。張騫未到大秦。又在'流沙之濱'可

(1) 蘇雪林，1956，p. 6.

(2) 侯仁之，1937，p. 324.

能係指兩河流域，且在'赤水之後'，'黑水之前'，'其 弱水之淵環之'，據蘇雪林氏的考證西亞的赤水爲約但河，黑水爲阿拉斯河，弱水乃幼發拉底斯河[1]。大荒西經'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又'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蘇氏曾說：

> 巴比倫王都及大廟宇七星壇等皆模擬想像中之'世界大山'而建築，爲昆侖之縮型。西洋巴比倫專家考其名曰 Zikkurat，其音近 Kansuna 或 Kurkura，亦卽近於昆侖。……是以昆侖一詞，不惟指山而已，亦可以指兩河流域之帝都焉。

我們可以假設博物志的'西海之濱，有小昆侖'。卽蘇氏所謂兩河流域帝都的*Ziggurat*，爲昆侖大山的縮型。

由上考證，西次三經的昆侖之丘，海內西經的昆侖之虛和大荒西經的昆侖之丘，多是 *Ziggurat* 的宗教建築，源於兩河流域向東傳播至甘肅和青海的祁連山和陝西的甘泉山在遠古的時候卽已有之。如封禪書云：'黃帝乃治明廷，明廷乃甘泉也'。

(四)海內北經的昆侖

山海經第十二海內北經，海內西北陬以東者，亦有昆侖虛：

>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在昆侖虛北。
>
> 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二臺，臺四方，在昆侖東北。
>
> 蟜其爲人虎文，脛有腎，在窮奇東，一曰狀如人，昆侖虛北所有。
>
> 昆侖虛南所有，氾林方三百里。

海內北經亦有西王母和昆侖虛，蓋爲祀西王母的廟壇昆侖虛卽廟中大的 *Ziggurat*，又帝臺蓋爲某帝的玟墓，在墓塚之地，又建一祭壇。

(五)海內東經的昆侖

山海經第十三海內東經，海內東北陬以南者，有云：

> 西胡白玉山在大夏東，蒼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侖虛東南，昆侖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

海內東經的昆侖虛和昆侖山，郭注引'地理志昆侖山在臨羌西，又有西王母祠也'。郝

(1) 蘇雪林，1956，p. 76.

箋反對其說謂'郭引地理志以海內昆侖說之似非'。海內東經的昆侖虛和山，'皆在西北'，此說不解。

（六）海外南經的昆侖虛

山海經第六海外南經有云：

昆侖虛在其東，虛四方。一曰在岐舌東，爲虛四方。羿與鑿齒戰于壽華之野，羿射殺之，在昆侖虛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一曰戈。

上錄的昆侖虛，虛四方。郭注云：'虛山，下基也'。郝疏云：

畢氏曰：爾雅云：'三成爲昆侖丘'，是昆侖者高山皆得名之，此在東南方，當即方丈山也。水經河水注云：'東海方丈，亦有昆侖之稱'。

在上文中的'昆侖虛，虛四方'。明爲人工築成的壇臺 *Ziggurat* 郭郝兩氏凡見昆侖，即以爲山，故不能自圓其說。

（七）海外北經的昆侖

山海經第八海外北經，海外自東北陬至西北陬者有云：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爲澤谿，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爲衆帝之臺，在昆侖之北，柔利之東。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臺，臺在其東，臺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衝南方。

郭注上文中的昆侖謂'此昆侖山在海外者'。郝疏云：

海內北經云：臺四方，在昆侖東北是此昆侖亦在海內者，郭注恐非。

文中有'衆帝之臺，在昆侖之北'，明是一有壇臺的宗教建築，郭郝兩氏之注均非。

（八）大荒山經的昆侖

山海經第十七，大荒北經有云：

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環，食于九土，其所歍所尼，即爲源澤，不辛乃苦，百獸莫能處。禹湮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穀，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爲池，羣帝是因以爲臺，在昆侖之北。

郭注相繇曰："相柳也，語聲轉耳"。此經內容同於海外北經所載但較爲詳盡，頗似爲前者之釋文。

山海經中有八處昆侖，或稱昆侖丘，或名昆侖虛，海外南經'謂昆侖，虛四方'。此四方之虛，明爲人工建成的壇臺，而多保留 *Ziggurat* 譯音字樣名曰'昆侖'也。至於崑崙山，乃後起之名，不在本文範圍之內，不再贅述。

山海經一書，相傳爲夏禹伯益所作，固爲無稽。然而這書在西漢已行于世。司馬遷（紀元前145——紀元前87?）史記卷一百廿三大宛列傳末記太史公曰：——

>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則對于山海經所記地理及怪物，未嘗不作根本的懷疑。王充論衡別通篇說「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及劉歆卽（劉秀，卒於公元23）領校秘書，定這書爲一十八篇，他的上書表言：——

> 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爲奇。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

劉歆是在災變說盛行的時期，故此見山海經所紀的怪物，以爲可考禎祥變怪了。或疑「劉秀奏中稱其書凡十八篇，與漢志稱十三篇者不合，七畧卽秀所定，不應自相牴牾，疑其膺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二）。然郭璞序已引其文，相傳既久，亦頗難

8703227

說。班固漢書藝文志列「山海經十三篇」於數術略形法家中。王充論衡別通篇說『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王充于山海經當亦能研究。此後山海經研究，未有顯著的表現，至晉郭璞（公元276 ---324）作山海經注，而山海經的研究始繼起有人。他以汲冢出現以竹書及穆天子傳，證山海經所說崑崙，王母山等的不虛，他的山海經序說道：——

若竹書不潛出于千載，以作徵于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

他又述作注的意旨道：——

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在，俗之所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為之創傳，疏其壅閡，闢其茀蕪，領其元致。標其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墜於世，奇言不絕於今，夏后之迹，靡刊于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

隋書經籍志又列郭璞撰山海經圖讚二卷。（今傳一卷）。郭璞真是劉歆後山海經的一個功臣。他的註釋，功在疏通證明，然而空虛無實。畢沅說道；郭璞之世，所傳地里書尚多，不能遠引。今觀其注釋山水，不按道里，其有名同實異，卽云今某地有某山，未知此是非。又中山經有牛首之山及勞澇二水，在今山西浮山縣境，而妄引長安牛首山及勞澇二水。霍山近牛首，則在平陽，而妄

多引湣及羅江，肇縣之山。其疏類是」。（山海經序）他的圖讚現在雖然僅存，然而圖，早已失其面目了。此後研究山海經有得的，不能不推酈道元(卒公元527)。道元撰水經注，引山海經以比較及注釋水經之處頗多。他又說道：——

> 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埋縕歲久，編韋稀絕，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多差遠意。至欲訪地脈川，不與經符，驗程準途，故自無會。(河水注)

可知酈道元於山海經所述的地理，研究頗深。畢沅謂其功百倍于郭璞；他說道：「酈道元作水經注，乃以經傳所紀，方土舊稱，考驗此經，按其涂數，十得者六。始知經云東西道里，信而有徵。雖古今世殊，未嘗大異，後之撰地理者多從之」。隋唐至宋，各史志及鄭樵通志，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皆列山海經於地理類中，其視山海經爲地理的意義，尚可概見。宋崇文總目及通志藝文略地理類中，有宋人舒雅修山海經圖十卷，今亦散佚。明人研究山海經的，有著作三種：(一)劉會孟評山海經十八卷；(二)楊愼山海經補注一卷：(三)王崇慶山海經釋義十八卷，圖二卷。劉評本，吳任臣山海經雜述曾舉之，然而明人批評，大半空洞無實。楊愼(1488—1559)補注，見於升庵外集，函海及藝海珠塵中。畢沅說「今按楊愼所注，多由蹈虛，而非徵實，其於地理，全無發明」。其說甚是。今舉楊愼注的一例，可知其蹈虛而非徵實，如下：

猨翼之山：楊注：「猨豈有翼哉？言此山之險而難登，猨亦須翼。諺所謂胡孫愁也」。

王崇慶(正德戊辰(1508)進士)山海經釋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四說道，「是書全載郭璞註，崇慶閒有論說，詞旨膚淺，其圖亦書肆俗工所臆作，不爲典據」。如卷一觀羽山云「帝舜殛鯀於羽山，不知果此山否？其曰「下多水，上多雨」蓋山澤通氣，上之雨即下之水也，所謂雲蒸致雨者也」。其所釋大概如此。可知明代山海經的研究。皆膚淺而未有進步。

清初，研究山海經者有吳任臣。任臣撰山海經廣註十八卷，(序作于康熙五年，即公元 1666)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二說道：——

是書因郭璞山海經註而補之，故曰廣註。於名物訓詁，山川道里，皆有所訂正。雖嗜奇愛博，引據稍繁，如堂庭山之黃金，青邱山之鴛鴦，雖販婦傭奴，皆識其物，而旁徵典籍，未免贅疣。卷首冠雜述一篇，亦涉冗蔓，然捃摭宏富，多足爲考證之資。所列逸文三十四條，自楊愼丹鉛錄以下十八條，皆明代之書，所見實無別本，其爲裨販誤記，無可致疑。至應劭漢書註以下十四條，則或古本有異，亦頗足以廣見聞也。舊本載圖五卷，分爲五類，曰靈祇，曰異域，曰獸族，曰羽禽，曰鱗介，云本宋咸平舒雅舊藁，雅本之張僧繇，其說影響依稀，未之敢據。其圖亦以意

爲之，無論不眞出雅與僧繇，卽說果確實，二人亦何由見而圖之，故今惟錄其註，圖則從删。又前列引用書目五百三十餘種，多採自類書，虛陳名目，亦不預錄焉。

畢沅評吳任臣廣註說道：——

任臣則濫引路史，六朝唐宋人詩文，以及三才圖會，駢雅，字彙等書，以證經文。路史錯謬，旣不足取，詞章所稱，又豈經證。至於三才圖會，駢雅等書，近世才人，依託俗本經文，撰述成帙，字跡譌謬，百無一得。任臣所注，多在於斯。經之厄也，故無取焉。（山海經古今本篇目考）

然則吳任臣廣注，雖較之他注爲徵引廣博，亦只傳皮毛，中無闡發。其中引水經注，一統志等以證山海經，較爲差強人意，卷首的雜述，尤足備參攷。康熙丙子刻本有圖者，今尚流傳。乾隆中，四庫館臣編輯四庫全書總目，列山海經于子部小說家類預留之關中；其說如下：——

書中序述山水，多參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部競字號中。究其本旨，實非黃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難考據，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眞。諸家並以爲地理書之冠，亦爲未允。核實定名，實則小說之最古者爾（卷一四二）

是將山海經一書，不復入地理類而降爲小說。

清代注釋山海經，除吳任臣廣注外，尚有汪紱（1692—1759）山海經存九卷，卷六，卷七原闕，後人以畢沅校本補之。汪紱工

繪事，曾傭于江西景德鎮畫瓷，所繪圖較詳，惜以意繪成，缺乏根據，其注屏去郭注，惟必要的辭句錯出於自注中，不復明白區別。其注簡明，間有有得的話。如中山經第五說勞水『多飛魚，其狀如鮒魚，食之已痔衕』，注跋釋云：『飛魚，蓋鮒之一種耳，言飛而不言有翼，其魚好超躍水面如飛也。今鯽魚亦能治痔止泄。鯽卽鮒魚別名』。說亦平允。（山海經存有光緒二十一年石印汪雙池叢書本）。

淸人治山海經，乾嘉間，更為進步。畢沅(1730——1797)山海經新校正，郝懿行(1757—1825)山海經箋疏，實為最有功于山海經者。畢沅山海經新校正序（作于1781年）說道：——

> 西山經有女牀之山，薛綜云，「在華陰西六百里」。今山不可考，而道里則合于經也。西次三經云，「洱水，注洛」。隋書地理志云，「洛原縣有洱水」，必其水也。北次三經云「泜水，注彭水」。隋書地理志云，「房子有彭水」，亦必其水也。又太平寰宇記云，「保安軍有吃莫川，注洛，其水不勝船筏」，今在陝西靖邊縣。按西次三經，有弱水注洛，其川流旣同，又名弱水，合於不勝船筏之說，亦必其水也。海內經淩門之山，當卽龍門之山，今陝西韓城是。陽汙之山，當卽秦之楊紆，今陝西潼關是，而古今地里家疑其域外，是由漢魏以來，不知聲轉，斯為謬也。凡此諸條，皆郭璞所不詳，道元所未取，又沅之有功於此經者也。又

山海經未嘗言怪，而釋者怪焉。經說鵸鳥及人魚，皆云人面。人面者，略似人言，而後世因此遂作人□□。此鳥及魚，今常見也。又崇吾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郭云，或作夸父。按之爾雅有貜父，善顧。是既蜼猱之屬，舉夸貜三聲相近。郭注二書，不知其一，又不知其常獸，是其惑也。以此而推，則知山海經非語怪之書矣。………沅不敏，役于官事，校注此書，凡閱五年，自經傳子史百家傳注類書，所引無不徵也，其有闕略，則古者不著，非力所及矣。

畢沅新校本，于山海經的貢獻頗大，于山水名稱之可考者與酈道元水經注對勘，又考證頗詳，因此證明山海經爲古地理之書。他于山海經的里數，說道：「大戴禮云，「三百步而里」，是古里短于今。」這是很有識的話。這樣考究山海經的地理，就是他最大的貢獻。其次就是說山海經的物名是常而非怪，其次就是徵引各書以校注山海經，博而不雜。阮元山海經箋疏序說道，「畢氏校本，于山川考校甚精，而訂正文字，尚多疏略。」可以知畢沅對于山海經的貢獻了。至於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自序作于1804)，阮元序(阮序作于1809)說道」，

郝氏究心是經，加以箋疏，精而不鑿，博而不濫，粲然畢著，斐然成章。

這話是不錯的。郝懿行自序說道：——

今世名家，則有吳氏（任臣），畢氏（沅）。吳徵引極博，汎濫於群書；畢山水方滋，取證于耳目。二書于此經，厥功偉矣。至於辨析異同，栞正譌謬，蓋猶未暇以詳。今之所述，並採二家所長，作爲箋疏，箋以補注，疏以證經，卷如其書，別爲訂譌一卷，附于篇末。計創通大義百餘事，是正譌文三百餘事。凡所指擿，雖頗有依據，仍用舊文，因而無改，蓋放鄭君康成注經不敢改字之例云。

郝懿行的優點，在於取吳任臣，畢沅兩家之長，而加以精密的校勘。他取水經注，爾雅注，廣雅，玉篇，初學記，藝文類聚，文選注等書，用以校覈經文及郭注。其訂譌一卷，校勘甚精。書末取玉海，道藏所校經注的字數，而加以校核，注明今校的字數，其妻王照圓爲之覆校，其用力之勤，實爲難得。故有此書，而山海經校勘之能事畢矣。

近自王國維精研甲骨文字，所著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觀堂集林卷九）其序說道，「余讀山海經，竹書紀年，乃知王亥爲殷之先公。」其所舉山海經以證殷先公先王的有二：一爲夋，一爲王亥，今錄于下：——

夋：山海經又屢稱帝俊，大荒東經曰「帝俊生中容」。又曰「帝俊生帝鴻」。又曰「有神人面犬耳獸身，珥兩青蛇，名曰奢比尸，惟帝俊下友」。大荒南經曰，「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又曰，「帝俊生季釐」。又曰，「羲

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大荒西經曰，「帝俊生后稷」。又曰，『帝俊生常羲，生月十有二』。海內經曰，「帝俊生禺號』。又曰，「帝俊賜羿彤弓素矰』。又曰，『帝俊生晏龍，晏龍是爲琴瑟。』又曰，『帝俊有子八人，實始爲歌舞』。凡言帝俊者十二。帝俊當卽帝夋。郭璞注於『帝俊生后稷』下曰，「俊宜爲嚳」，餘皆以爲帝舜之假借。然大荒經自有帝舜，不應前後互異。稷爲嚳子，世本及戴記帝繫篇早有此說。又帝俊之子中容季釐，卽左氏傳之仲熊季貍，所謂高辛氏之才子也。有子八人，又古氏傳我謂「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也。妃曰常羲，又帝王世紀所云帝嚳次妃諏訾氏女，曰常儀，生帝摯者也。曰羲和，曰娥皇，皆常羲一語之變。三古從二，知郭注以帝俊爲帝舜，不如皇甫謐以夋爲嚳名之當矣。嚳爲契父，乃商人所自出之帝，故商人祀之。

王亥：大荒東經曰，「有困民國，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郭璞注引竹書曰「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殺其君緜臣也」。(此竹書紀年眞本，郭氏隱括之如此。) 今本竹書紀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

師伐有易，殺其君緜臣。是山海經之王亥，古本紀年作殷王子亥，今本作殷侯子亥。又前于上甲微者一世，則爲殷之先祖，冥之子，微之父無疑。卜辭作王亥，正與山海經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日，則亥乃其正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記作振，則因與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譌。夫山海經一書，其文不雅馴，其中人物，世或以子虛烏有視之。紀年一書，亦非可盡信者，而王亥之名竟于卜辭見之，其事雖未必盡然，而其人則確非虛構，可知古代傳說存於周秦之間者，非絕無根據也。

王國維這樣利用山海經的材料，把山海經增加若干的價值。本來大荒經，大家視爲荒唐的，原來却有若干的史實在內。這眞是僥倖的，藉甲骨卜辭的發見，王國維的心靈手敏，死材料變活了。傅斯年先生說得好，他說道：一

每每舊的材料本是死的，而一加直接所得可信材料之若干點，則登時變成活的。即如史記殷本紀的世系本是死的，乃至山海經的王亥，天問的恆和季，不特是死的，並且如鬼，如無殷墟文字之出土，和海寧王君之發明，則敢去用這些材料的，是沒有清楚頭腦的人。然而一經安陽之出土，王君之考釋，則史記，山海經，天問及其聯類的此一般材料，登時變活了。（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安陽發掘報告第二期。）

在山海經找史實，如王亥的發見，這是很需要的，後來的發現，當然不是不可能的。郭沫若先生由山海經中所舉的帝俊，證明與舜爲一人，其說亦頗具理由，今述于下：——

山海經自大荒東經以下，帝俊之名凡十五見。郭璞於首出之「帝俊生中容」下注云，「俊亦舜字，假借音也」。而於大荒西經「帝俊生后稷」，下則注云，「俊宜爲嚳，嚳第二妃生后稷也」。近時王國維作卜辭中所見殷先公先生王考及續考，發現卜辭有「高祖夋」王初釋爲夋，謂卽帝嚳名夋之夋，亦卽山海經之帝俊。俊又改釋爲夔，字讀納告反，與嚳同音，謂卽嚳之本字，夋與俊均因形近而譌。說雖改變，然于帝俊與帝嚳爲一人，則借有見地矣。知帝俊與帝嚳爲一人，則帝舜與帝嚳亦當爲一人。禮記祭法稱「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而魯語云「殷人禘舜祖契」。此正其明證。蓋同一夋字，或讀爲嚳，或讀爲舜，或讀爲俊，故夋遂爲嚳之名而舜與嚳復由後世儒家分化爲二帝也。王氏以郭璞「俊爲舜之假借」爲非，謂「大荒經自有帝舜，不應前後互異」。然而大荒經中亦有帝嚳，大荒南經云，「帝堯，帝嚳，帝舜葬于岳山」。與帝俊亦正前後互異。山海經之輯錄者傳聞異辭，蓋以舜，俊，嚳，爲三人也。古說嚳有四妃，上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豐氏女曰慶都，生帝堯，次妃諏訾氏

女曰常儀，生帝摯。常儀卽常羲（古儀羲同讀我音。），亦卽女英，女匽，余疑與簡狄是一非二。摯契古音同部，亦當爲一人。姜嫄實卽娥皇，亦卽羲和，娥媓，歌元對轉也。堯母慶都殆後人之所附益耳。（卜辭稱湯爲唐，疑唐堯亦卽湯之轉變。）凡神話傳說之性質，一人每化爲數人，一事每化爲數事，此迺常見之事實，殊不足怪。又山海經之帝俊，實卽天帝，日月均爲其子息。故詩生民言姜嫄之孕迺「履帝武敏歆」，商頌言簡狄生契，迺「天命玄鳥」可知所謂帝嚳或帝舜，實如希臘神話中之至上神「瓌宇司」Zeus，並非人王也。（釋祖妣，甲骨文字硏究。）

郭沫若又從山海經以證他書的傳說及甲骨上的名稱，更舉于下：——

黃帝之名始見于山海經，如云「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海內經），大約夏民族的傳說是以黃帝爲其祖先。又「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大荒北經）。犬戎卽後世之匈奴，是匈奴與夏民族同祖。史記匈奴列傳謂。「匈奴其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大約就是根據這項傳說的系統了。（卜辭中之古代社會，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頁261）

又「伐廿」或此外「伐若干人」之伐，羅氏以爲「當是武舞，猶左氏言萬者二人」。案此說是也。山海經海外西經「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舞九伐」卽其證。九伐郭注以爲馬名，

非是。（同上，頁283）

我們可知山海經的研究，已轉到神話及傳說的方面，由此以知古代的神話與傳說，凡與他書或其他文字或實物上，有脈絡可尋者，固爲重要，而與其他不發生聯絡者，其保存古代的傳說，意識或想象，其功亦甚大也。我以爲五山經中的神，可以知古神的彷髴，大約屬于人面而具動物的身體，或爲古社會圖騰制社會所承認的祖先的遺跡。其祀神典禮與從卜辭所考得之祭祀禮有可比較研究者，實爲古名山大川祀禮之史實，可以補史記封禪書及漢書郊祀志之所不及。禮記所記，無此眞實也。（參看本期拙作山海經中所說的神）鄭德坤先生有山海經及其神話一文，載史學年報第四期，惜未見，附記于此。鐘敬文先生著我國古代民衆關于醫藥學的智識（原名山海經的醫藥學），中分說山海經中的藥物，山海經中的巫醫與箴石。蓋山海經，自從王國維始用考古學的眼光看山海經，而自山海經可以得回若干的史料。我們用歷史學，宗教學，民俗學的眼光去看山海經，而山海經更可有若干的發明也。何觀洲先生有山海經在科學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時代考（燕京學報第七期），用科學的眼光去看山海經，他說道：——

> 山海經的全部，都是用這個「因而推之」的方法所構成的。可是用這種的方法去研究學問，却最不可靠。山海經是包括地理博物性質的書，地理博物這兩種科學都是全靠實際觀察調查，才有價值。他（山海經的作者）却全靠「推而遠

之」的方法亂推，這自然在科學上沒有他立足的餘地。

鄭德坤先生于他這篇文書後(燕京學報第七期)說道：——

就五藏山經來說，此書分南，西，北，東，中五篇，方向道里，敘述甚明，很可以開方計里畫出一個完密的地方圖來：雖其導山脈絡不同禹貢，而境域廣狹乃甚相似。地理全是實際觀察調查，是記實的。我所說的「實」，是古人的「實」，當然與現在文明人的思想不合；在古人的眼光中，這些怪誕的記載都是實的，至少他們也信以爲實；我們現在看這種材料，應當用古人的眼光論之才是。古人的描寫方法未精，要描寫一種罕見的東西，不能不用普通的東西來作形容比擬，所以他們形容猩猩時也只得說：「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 其名曰猩猩，食之善走」。(南山經)其實，就是現在人要形容澳洲的袋鼠，除了用普通的動物作比擬外，也沒有什麼新鮮的方法，何況那時。我們不能因其不能給我們一個明晰的敘述而疑其存在。…………「食之善走」是原人的信仰，這正是讀古書時所應當注意的，斷不能因古今信仰的不同而疑其事實之存在。…………山海經的目的在記載當時的地理，物產，風俗，神話，我們不能因其描寫方法及其信仰之幼稚而非薄之。

從前畢沅已說過「山海經未嘗言怪」，得鄭君這樣解釋，更覺顯然。總之現代山海經研究的進步，945在研究者用考古學，歷史學，

民俗學，宗教學的眼光。此外，討論山海經著作的時代及篇目，亦頗有人，如陸侃如先生論山海經的著作時代(新月一卷五期)，山海經考證，(中國公學大學部中國文學季刊－卷一期)，日人小川琢治山海經篇目考（將經三譯本，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百期紀念號），亦有可參攷者。惟廖平著山海經爲詩奮傳考（地學雜誌十一卷四號），題頗新奇，我未得見之·總之，近二十年來山海經的研究已大有進展，而此後以民俗學新眼光看山海經的喚起，將來研究結果必更繼長增高，此又可拭目以俟者也！

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在廣州。

漢中秘本山海經僅十三篇，見於漢書藝文志，其大荒東南西北經及海內經共五篇，畢沅以爲劉秀所增，其證有三：海外海內經末皆有「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云云，大荒經四篇，海內經一篇，無此款識，一也。藝文志山海經僅十三篇，秀奏云，今定爲一十八篇，則此五篇，不在藝文志十三篇之列，二也。道藏本目錄云，此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進在外，三也。案此說甚是。然畢沅又謂大荒經四篇，似釋海外經四篇；海內經一篇，似釋海內經四篇，疑即秀等所述，此說非是，何以明之？蓋大荒經海內經五篇，神話更多，且古代帝王世系傳說特多，爲中祕本十三篇所無，蓋爲中祕本以外別本山海經，劉秀特采之以增益中祕本，非劉秀所撰述，此不可不辨者也。茲特將大荒海內二經古代帝王世系傳說，表列於下，略附說明，以爲研究古史之一助，王國維作卜辭中所見殷先王先公考及續考，王亥及帝俊之名，皆見於卜辭，學者始信此非盡爲神話，然則因此而廢彼固不可也。

表例一：　大荒海內二經所舉古代帝王世系，無時代先後之

次敘，茲姑以史記五帝本紀及三代世表之時代爲次，相互考較，明其異同，庶幾博證其他古書及地下遺物，得以審定其是非也，其在司馬遷所謂五帝以上者，則列於篇。

表例二： 凡大荒海內二經所謂某某生某某，乃直接之世系，謂某某子，猶謂某某之子孫，非直接之世系也。

表例三： 凡言某某生某某，其所生長幼次敘，經無明文，故以所見先後排次，或以字義如伯仲叔季等，略爲更定其次敘。

```
(1)
大皞——咸鳥——乘釐——後照
```

(1)
海內經云，西南有巴國，大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爲巴人。

希祖案大皞卽太昊伏羲，河圖挺輔佐云，伏羲禪於伯牛，則與此說又異矣。

```
炎帝——(1)口口——靈恝——互人
   |—(2)口口——伯陵——鼓延
   |                |—殳始
   |                |—爲侯
   |—(3)炎居——節竝——戲器——祝融——|
   |————————————————————————————————|
   |——共工——術器
          |—(4)后土——|—噎鳴——歲十有二
                      |  (5)
                      |—信——夸父
```

(1)大荒西經云，炎帝之孫名曰靈恝，靈恝生互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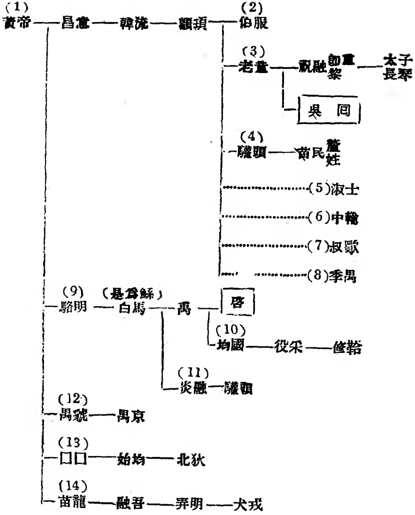
(2)海內經云，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郭璞云，同猶通，言淫之也，吳權人名)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鼜侯(郭璞云，三子名也)

(3)海內經云，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竝，節竝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是復土壤，以處江水。

(4)海內經云,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郭璞云，生十二子，皆以歲名名之，故云然)

(5)大荒北經云，后土生信，信生夸父。

命祀槧春秋命，曆序云，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八世之說，頗與大荒海內二經合。


(1)
黃帝
昌意
韓流
顓頊
(2)
伯服
(3)
老童
祝融
卽重
黎
太子
長琴
吳 回
(4)
驩頭
苗民
釐
姓
(5)淑士
(6)中輻
(7)叔歜
(8)季禺
(9)
駱明
(是爲鯀)
白馬
禹
啓
(10)
均國
役采
脩鞈
(11)
炎融
驩頭
(12)
禺猇
禺京
(13)
□□
始均
北狄
(14)
苗龍
融吾
弄明
犬戎

(1)海內經云，黃帝娶雷祖(史記作嫘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竹書紀年作昌意產乾荒，畢沅云，韓乾聲相近，流荒字之誤）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顓頊。

(2)大荒南經云，顓頊生伯服。

(3)大荒西經云，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郭璞云，即重黎也，高辛氏火正，號曰祝融也）祝融生太子長琴。又云，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又云，有人名曰噎鳴（畢沅云，大戴禮帝繫云，老童娶於竭水氏，產重黎及吳回）

(4)大荒北經云，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釐姓。

(5)大荒西經云，有國名曰淑士，顓頊之子。

(6)大荒北經云，有國名曰中輪，顓頊之子。

(7)大荒北經云，有叔歜國，顓頊之子。

(8)大荒南經云，有季禺之國，顓頊之子。（郭璞云，言此國人，顓頊之裔子也）

(9)海內經云，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又云，鯀復生禹。（啓爲禹子，大荒西經有夏后開得九辨九歌事，啓避漢諱，故改爲開）

(10)大荒南經云，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

(11)大荒北經云，毛民之國，依姓，禹生均國，均國生役

采，役采生脩鞈，是此毛民。

(12)大荒東經云，黃帝生禺猇，禺猇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猇處東海。

(13)大荒西經云，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

(14)大荒北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一作卞。史記索隱引此作弁明，案卞與弁音近，則作卞爲是）

希祖案漢王符潛夫論五德志，謂舜爲黃帝後，禹爲少昊後，不同祖，今此世系，舜不爲黃帝後，禹乃爲黃帝後，其說又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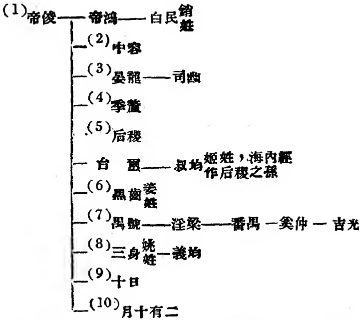
又案驩頭世系，必有一誤，一屬於昌意系，爲顓頊子，一屬於驩明系，爲炎融子，皆爲黃帝玄孫，竊謂驩頭生苗民，則屬於昌意系爲是。

(1)
少昊——倍伐
|(2)
—般

(1)大荒南經云，少昊生倍伐。

(2)海內經云，少皞生般，般是爲弓矢。

希祖案皇甫謐帝王紀，僞孔尚書序，孫氏注世本，並以少昊爲五帝之首，顓頊次之，大荒東經云，少昊孺帝顓頊于此，初學記引帝王世紀云，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皆以少昊在顓頊前，史記五帝不列少昊，皇甫謐宋衷皆云，玄囂青陽，卽少昊也。



(1)大荒東經云，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白民銷姓。

(2)大荒東經云，帝俊生中容。

(3)大荒東經云，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

(4)大荒南經云，帝俊生季釐。

(5)大荒西經云，帝俊生后稷，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案海內經則云后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大荒北經云，叔均爲田祖）。

(6)大荒南經云，帝俊生黑齒，姜姓。

(7)海內經云，，帝俊生禺號，禺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爲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爲車。

(8)海內經云，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大荒南經云，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

(9)大荒南經云，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璞云，言生十子，各以日名名之）

(10)大荒西經云，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

海內經云，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爲歌舞。（案帝俊子不止八人，此言子者，蓋亦言其子孫也）

希祖案帝俊於他經史無徵，郭璞於帝俊生中容條注云，俊亦舜字，蓋郭氏以大荒南經帝俊妻娥皇生三身姚姓，故以爲卽帝舜也。畢沅則謂帝王世紀云，帝嚳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夋，見初學記，又帝王世紀云，帝嚳次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帝摯，見史記正義，又合於此經帝俊妻常儀之說也。又大荒西經云，帝俊生后稷，郭氏亦曰俊疑爲嚳，嚳第二妃生后稷，故以帝俊爲帝嚳也，近人郭沫若，則以爲帝俊帝嚳帝舜實一人，其意以爲帝俊與帝嚳帝舜事皆相合，故一人而三名，案古人同名者甚多，帝俊妻娥皇與舜妻娥皇同名，又其妻羲和與堯臣羲和同名，此經舜別有三子，是帝俊非帝舜明矣，郭沫若以大荒南經有帝堯帝嚳帝舜葬於

岳山之文，以爲帝俊若非帝舜，則亦非帝嚳，然其事蹟既同，故知一人而三名，不知帝嚳帝舜若是一人，何以經文又分爲二人，而同葬於岳山，知帝嚳帝舜決非一人也，而帝嚳帝俊，則可斷爲一人，大荒海內二經，不別出帝嚳子,一也,不別言帝俊葬，二也，帝嚳自名曰夋，古有明文，三也，王國維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謂卜辭中有高祖夒，王氏初釋爲夋，後改釋爲夒讀納吉反,與嚳同告音，謂卽嚳之本字，余謂釋爲夋形較近，足證帝王世紀帝嚳自言其名曰夋之說非謬，然則謂帝俊卽帝嚳，其說較可信也。

又案帝俊生十日及月十有二，與炎帝子孫噎鳴生歲十有二，郭璞雖以歲名日名等解之，然究係神話，不可窮究，又如帝俊孫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亦然。

(1) 舜——叔均

　　|—(2)戲——搖民

　　|—(3)無淫——盼姓

(1)大荒南經云，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郭璞云，叔均，商均也，舜巡狩死於蒼梧而葬之，商均因留，死亦葬焉。

(2)大荒東經云，帝舜生戲，戲生搖民，畢沅曰，疑卽今猺民也。

(3)大荒南經云，有载民之國，帝舜生無淫，降载處，是

爲巫戴民，巫戴民昐姓。

附表

(1)伯夸父——西岳——先龍——氐羌乞姓

(1)海內經云，伯夸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郭璞云，伯夸父，顓頊師，今氐羌，其苗裔也。

(1)南嶽——季格——壽麻

(1)大荒西經云，南嶽娶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壽麻，郭璞云，呂氏春秋，南服壽麻，案高誘注云，西極之國。

希祖案綜觀上列各世系，則古代帝王與史記五帝本紀及三代世表全異，不可以兩相比附，而致辭費，依史記紀表，則五帝，三王，皆黃帝一系之子孫，然古代異說甚多，禮記祭法疏引春秋命曆序云，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二十世，帝嚳傳十世，一也。漢王符潛夫論五德志云，嚳爲伏羲後，堯爲神農後，舜爲黃帝後，禹爲少昊後，湯爲顓頊後，皆不同祖，二也。蜀秦宓亦有五帝非一族辨，三也。皆與史記不相合，馬驌著繹史，雖采史記，然諱書如春秋命曆序，亦多采摭，獨山海經古代帝王世系，擯而不錄，蓋以其多神話也；然所言世系，則非神話，與故書雅記相合者甚多，司馬遷獨信五帝德帝繫姓，而以山海經多

怪物，不敢言，數千年儒者，遂置而不閱，余獨以爲多見闕疑，存其異說，以待地下遺物之證明，此亦治史學者應有之義也，故爲之立表附說，以誘啓後人之研究焉。

山海經古代帝王世系，尚有一事最宜注意者，則四裔種族，往往亦出於古帝王，如北狄犬戎祖黃帝，苗民郭璞謂即三苗之民，祖顓頊，氐羌祖伯夸父，而孟子亦言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古來賢者豈必自貶其種族哉，蓋其說必有所由來矣。

綜上兩說，則吾國儒者沾沾以炎黃苗裔自喜，以中夏自尊，賤視他族，雖彼有所長，亦不肯降心相學，此亦自衰其種族之一端也。然則山海經雖屬神話，亦有關拓心胸之一助矣。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作於廣州東山寓廬

1、 山海經中獸表

南山經

獸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狌狌	伏行人走食之善走	如禺，白耳	招搖之山
白猿			堂庭之山 發爽之山
鹿蜀	佩之宜子孫	如馬，白首，虎文，尾赤，音如謠	杻陽之山
類	自爲牝牡食者不妒	如貍，有髦	亶爰之山
猼訑	佩之不畏	如羊，九尾，四耳，目在背	基山
(名缺)	食人　食者不蠱	如狐，九尾，音如嬰兒	青邱之山
貍力	見則其縣多土功	如反(反有作豚)有距，音如伏狗	柜山
長舌（舌有作右）	見則郡縣大水	如禺，四耳，音如吟	長舌(有作右)之山
猾褢	冗(廣注本作穴)居冬蟄見則縣有大繇藏經本作其縣亂	如人而彘鬣	堯光之山
彘	食人	如虎，牛尾，音如吠犬	浮玉之山
䍺	不可殺	如羊，無口	洵山

蠱雕（郭注蠱或作纂）	食人	如雕，有角，音如嬰兒	滂水
犀			禱過之山
兕			同上
象			禱過之山
虎蛟（？）	食者不腫，可以已痔	魚身，蛇尾，首如鴛鴦	泿水

西山經

獸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羬羊	其脂可以已腊	如羊，馬尾	錢來之山 鹿臺之山 白於之山 英山
㸲牛			小華之山 英山 鹿臺之山 大次之山 底陽之山 西皇之山 白於之山
蔥聾	如羊，赤鬣		符禺之山
豪彘	如豚，白毛，大如笄而黑端		竹山
囂	善投	如禺，長臂	羭次之山
猛豹			南山 女床之山 底陽之山
犀			嶓冢之山 女床之山 衆獸之山 底陽之山

兕			仝上
熊			嶓冢之山
羆			仝上
谿邊或作谷遺（郭注）	席其皮者不蠱	如狗	天帝之山
玃如	如鹿，白尾，馬足，人手，四角		臯塗之山
㸲		如牛，蒼黑，大目	黃山
旄牛			翠山
麢			仝上
麝			仝上
虎			鹿陽之山
白豪			女床之山 鹿臺之山
朱厭	見則有兵	如蝯，白首，赤足	小次之山
𪊨羊			大次之山
麋鹿			西皇之山
舉父（郭注或作夸父）	善投	如禺，而文，臂豹虎	崇吾之山
土螻	食人	如羊，四角	昆侖之邱
狡	見則其國大穰	如犬，豹文，角如牛，音如吠犬	玉山（西王母所居）
猙		如赤豹，五尾，一角，音如擊石	章莪之山

天狗	可以禦凶	如貍，（郭注或作豹）白首，音如榴榴（郭注或作猫猫）	陰山
獓𤟤	食人	如牛，白身，四角，豪如披蓑	三危之山
讙（郭注或作原）	可以禦凶，服之已癉	如貍，一目，三尾，音如奪百聲	翼望之山
白鹿			上申之山
白狼			盂山
白虎			盂山 馬鼠同穴之山
蠻蠻		如鼠身，而鼈首，音如吠犬	洛水
駮	食虎豹可以禦兵	如馬，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	中曲之山
窮奇	食人	如牛，蝟毛，音如獋狗	邽山
孰湖	好舉人	馬身，鳥翼，人面，蛇尾	崦嵫之山

北山經

獸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水馬		如馬，文臂，牛尾，音如呼	滑水
𩡷疏	可以辟火	如馬，一角，有錯	帶山
孟槐	可以禦凶	如貆，赤豪，音如榴榴	譙明之山
䍺羊			涿光之山
橐駝			虢山，饒山

耳鼠	以尾飛食(郭注或作髯飛)食之不腺，可以禦百毒	如鼠，兔首，麋身，音如獋犬	丹熏之山
孟極	善伏，鳴自呼	如豹，文題，白身	石者之山
幽鴳(郭注或作嬇嬒)	善笑，見人則臥，其鳴自呼	如禺，文身	邊春之山
足訾	見人則呼，其鳴自呼	如禺，有鬣，牛尾，文臂，馬蹄	蔓聯之山
諸犍	善吒，行則銜其尾，居則蟠其尾	如豹，長尾，人首，牛耳，一目	仝上
那父		如牛，白尾，音如詨	灌題之山
旄牛(郭注或作樸牛)		如牛，四節，生毛	潘侯之山 敦薨之山
兕			敦薨之山
窫窳	食人	如牛，赤身，人面，馬足，音如嬰兒	少咸之山
山𤟤	善投，見人則笑，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	如犬，人面	獄法之山
諸懷	食人	如牛，四角，人目，彘耳，音如鳴鴈	北嶽之山
馬			雛差之山 北鮮之山 隄山 湖灌之山
狕		如豹，文首	隄山
閭			縣雍之山
麋			仝上
騂馬		牛尾，白身，一角，音如呼	敦頭之山
狍鴞	食人	羊身，人面，目在腋下，虎齒，人爪音如嬰兒	鉤吾之山

獨𤟹		如虎，白身，犬首，馬尾，彘鬣	北嚻之山
居暨		如彙，赤毛，音如豚	梁渠之山
驒	善還，其鳴自訆	如麢羊，四角，馬尾，有距	歸山
天馬	見人則飛，其鳴自訆	如白犬，黑頭	馬成之山
飛鼠（有作鼠）	以背飛	如兎，鼠首	天池之山
領胡	其鳴自詨　食之已狂	如牛，赤尾，其頸腎，狀如勾瞿	陽山
飛蟲			神囷之山
辣辣	其鳴自詨	如羊，一角，一目目立耳後	泰戲之山
獂	其鳴自詨	如牛，三足，	乾山
羆		如麋，其川在尾上	倫山

東山經

獸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從從	其鳴自詨	如犬，六足，	栒狀之山
（名缺）	見則天下大水	如夸父，彘毛，音如呼	犲山
狪狪	其名自訆	如豚而有珠	泰山
軨軨	其鳴自叫　見則天下大水	如牛，虎文，音如欽	空桑之山
犰狳	其鳴自訆，見人則瞑，見則螽蝗爲敗	如兎，鳥喙鴟目，蛇尾	餘峨之山
朱獳	其鳴自詨　見則其國有恐	如狐，魚翼	耿山

獙獙	見則天下大旱	如狐，有翼，音如鴻鴈	姑逢之山
蠪姪	食人	如狐九尾，九首，虎爪，音如嬰兒	鳧麗之山
峳峳	見則其國多狡客	如馬，羊目，四角，牛尾，音如獋狗	𥓍山
絜鉤	其鳴自詨	如鳧，魚目	尸胡之山
虎			岐山
麋			孟子之山
鹿			仝上
精精	其鳴自詨	如牛，馬尾	跂踵之山
猲狚	食人	如狼，赤首，鼠目，音如豚	北號之山
當康	其鳴自詨　見則天下大穰		欽山
合窳	食人，蟲，蛇見則天下大水	如彘，人面，黃身，赤尾，音如嬰兒	剡山
蜚	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	如牛，白首，一目蛇尾	太山

中山經

獸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難	食之已癭	如鼣鼠，文題	甘棗之山
朏朏	養之可以已憂	如貍，白尾，有鬣	霍山
閭			煇諸之山 荊山

			女几之山 風雨之山 即谷之山 綸山 美山
麋			煇諸之山 荊山 女几之山 風雨之山 即谷之山 來山 朝歌之山 暴山 柴桑之山
蠪蚳	食之不眯	如彘，有角，音如號	昆吾之山
馬腹	食人	如人，虎身，音如嬰兒	伊水
夫諸	見則其邑大水	如白鹿，四角	敖岸之山
麐		如貉，人目	扶豬之山 暴山
犀渠	食人	如牛，蒼身，音如嬰兒	釐山
獺		如獳犬，有鱗，毛如彘鬣	仝上
羬羊			柄山牡山 夸父之山 支離之山
㸲牛			牡山 夸父之山 支離之山
麖			尺山 女几之山
馬			桃林

山膏	善詈	如逐，赤若丹火	苦山
文文	善呼	如蜂，枝尾，反舌	放皋之山
犛牛			荊山
豹			荊山 女几之山 銅山 大堯之山 董理之山 風雨之山
虎			荊山 女几之山 大堯之山 董理之山 風雨之山
麂			女几之山
麈			綸山 美山 來山 風雨之山
麢			綸山 大堯之山 崌山玉山 葛山 即谷之山 朝歌之山 陽帝之山
㚖			綸山 大堯之山 崌山玉山 葛山

			卽谷之山
兕牛			美山
豕			美山 琴鼓之山 玉山 江浮之山 堯山
鹿			美山 琴鼓之山 玉山 江浮之山 暴山 柴桑之山 堯山
白犀			琴鼓之山
犀			岷山鬲山 崌山
象			岷山鬲山
夔牛			岷山崌山
兕			崌山
狏狼	見則國有兵	如狐，白尾，長耳	蛇山
熊			鬲山
羆			同上
蝯蜼			同上
蛟			貺水，帝苑 之水淪水

雍和	見則其國有大恐	如蝯，赤目，赤喙，黃身	豐山
獜	善駚坌　食者不風	如犬，虎爪，有甲	依軲之山
元豹			即谷之山
㺊	見則其國大疫	如彙，赤如丹火	樂馬之山
頡			視水
狙如	見則其國有大兵	如鼣鼠,白耳,白喙	倚帝之山
移即	見則其邑有火	如獱犬,赤目,白尾	鮮山
梁渠	見則其國有大兵	如狸，白首，虎爪	歷石之山
聞獜	見則天下大風	如彘，黃身，白頭，白尾	凡山
就			暴山
蛫	可以禦火	如龜，白身，赤首	即公之山
麝			陽帝之山
怪蟲			榮余之山

海外南經

獸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熊			狄山湯山
羆			狄山湯山
文虎			狄山湯山

蜼			狄山湯山
豹			狄山湯山
視肉			狄山湯山

海外北經

獸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熊			務隅之山平邱
羆			務隅之山平邱
文虎			務隅之山平邱
視肉			務隅之山平邱
騊駼		如馬	北海內
駮	食虎豹	如白馬，鋸牙	同上
蛩蛩(素獸)		如馬	同上
羅羅(青獸)		如虎	同上

海內南經

獸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兕		如牛，蒼黑一角	舜葬東湘水南

狌狌	知人名	如豕，人面	舜葬西
犀牛		如牛而黑	狌狌西北
窫窳	食人	龍首	弱水狌狌之西
旄馬		如馬，四節，有毛	巴蛇西北高山南

海內西經

獸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開明獸		身大類虎九首，人面	東嚮立昆侖北
視肉			開名獸北開名獸南
蛟			開名獸南
蜼			仝上
豹			仝上

海內北經

獸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蟜		其爲人，虎文，脛有䏿，一曰狀如人	窮東東昆侖虛北
環狗		其爲人，獸首，人身，一曰蝟狀如狗黃色	
闒非		人面，獸身，青色	

騶吾(珍獸)	乘之日行千里	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	林氏國

大荒東經

獸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七尾狐			青邱之國
三青馬			東北海外
三騅			仝上
視肉			仝上
夔	出入水則必風雨黃帝得之以其皮爲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		東海中流波山入海七千里

大荒經

獸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跊踢		左右有首	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
雙雙		三青獸相幷	仝上
熊			赤水之東蒼梧之野岳山

羆			仝上
象			赤水之東 蒼梧之野
虎			赤水之東 蒼梧之野 岳山
豹			仝上
猨			赤水之東 蒼梧之野
視肉			赤水之東 蒼梧之野 岳山 蓋猶之山 南類之山
青馬			蓋猶之山
三騅（赤馬）			仝上

大荒西經

獸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兩黃獸（名缺）	有蟲狀如菟胸以後者裸不見青如猨狀		守不周負子山
視肉			沃之野

三雖			仝上
屏蓬			鏖鏊鉅山
天犬（赤犬）	其所下者有兵		金門之山

大荒北經

獸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虎			衞于山
豹			仝上
熊			仝上
羆			仝上
視肉			仝上
蜚蛭		四翼	肅愼民之國
琴蟲		獸首蛇身	仝上
猎猎		黑蟲如熊	叔歜國
戎宣王尸		赤獸，馬狀，無首	融父山

海內經

獸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窫窳	食人	龍首	神民之邱

猩猩（青獸		人面	仝上
封豕			
菌狗（青獸）		如兔	
元豹			幽都之山
元虎			仝上
元狐		蓬尾	仝上

—142—

二　山海經中鳥表

南山經

鳥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鵸𪁺	食之無臥	如雞，三首，六目，六足，三翼	基山
灌灌	佩之不惑	如鳩，音如若呵	青邱之山
鴸	其鳴自號。見則縣多放士	如鴟，人手，音如痺	柜山
瞿如	其鳴自號	如䴔，白首，三足（郭注，或作手）人面	禱過之山
鳳皇	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如雞。五采而文，文有五德，（德，義，禮，仁，信）	丹穴之山 南禺之山
顒	其鳴自號　見則天下大旱	如梟，人面，四目，有耳	令邱之山
鵷雛			南禺之山

西山經

鳥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螐渠	已腴	如山鷄，黑身：赤足	松果之山
赤鷩	可以禦火		小華之山 嶓冢之山
鴖	仝上	如翠，赤喙	符禺之山
肥遺	食之已癘，可以殺蟲	如鶉，黃身，赤喙	英山
橐𩇯	冬見夏蟄　服之不畏雷	如梟，人面，一足	羭次之山
尸鳩			南山
白翰			嶓冢之山
櫟	食之已痔	如鶉，黑文，赤翁	天帝之山
數斯	食之已瘿（郭注或作癎）	如鴟，人足	皋塗之山
鸚鴞	能言	如鴞，青林，赤喙，人舌	黃山 數歷之山
鸓	可以禦火	如鵲，赤黑，兩首，四足	翠山
鸞鳥	見則天下安寧	如翟，五采文	女牀之山
鳧徯	其鳴自叫　見則有兵	如雄鷄，人面	鹿臺之山
羅羅	食人		萊山
蠻蠻	一翼一目相得乃飛見則天下大水		崇吾之山
大鶚（欽䲹所化）	見則有大兵	如雕,黑文,白首，赤喙虎爪,音如晨鵠	
鵕鳥（鼓所化）	見則其邑大旱		瑤崖
鷹			諸毗
鸇			同上

欽原	蠚鳥獸則死，蠚木則枯如蠭大	如鴛鴦	昆侖之邱
鶉鳥	司帝之百服		仝上
胜遇	食魚 見則其國大水	如翟而赤，音如錄	玉山（西王母所居）
畢方	其鳴自叫 見則其邑有譌火	如鶴、一足、赤文，青質，白喙	章莪之山
三青鳥			三危之山
鴟		如鸈，一首，三身	仝上
鵸鵌	善笑 可以禦凶，服之不厭	如烏，三首，六尾	翼望之山
當扈	以髯飛，食之不眴目	如雉，	上申之山
白雉			孟山
白翟(郭注或作白翠)			仝上
鴞			白於之山
（名缺）	其各自號 見則其邑大旱	如鴞，人面，蜼身，犬尾	崦嵫之山

北山經

鳥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鵸鵌	自爲牝牡 食之不疽	如烏，五采，赤文	帶山
蕃			涿光之山
寓	可以禦兵	如鼠，鳥翼，音如羊	虢山
白鵺	羣居朋飛，其鳴自呼 食之已風	毛如雌雉	婁聯之山

白鵺	食之已嗌痛，可以已痸	如雉，文首，白翼黃足	單張之山
竦斯	其鳴自呼　見人則躍	如雌雉，人面	灌題之山
尸鳩			敦薨之山
白翟			縣雍之山
白䳭			同上
鷩鵑	宵飛晝伏食之已暍	如烏，人面	北囂之山
囂	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衕	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音如鵲	梁渠之山
䴅	善驚，其鳴自訆	如鵲，白身，赤尾，六足	歸山
鶌鶋	其鳴自訆　食之不飢可以已寓	如烏，白首，青身，黃足	馬成之山
象蛇	其名自詨　自為牝牡	如雌雉，五采以文	陽山
酸與	其鳴自詨　見則其邑有恐	如蛇，四翼，六目，三足	景山
鴣鸐	食之不灂	如烏，白文	小侯之山
黃鳥	其鳴自詨　食之不妒	如梟，白首	軒轅之山
精衛（炎帝女所變）	其鳴自詨	如烏，文首，白喙，赤足	發鳩之山
鶹			饒山

東山經

鳥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𪀔鼠	見則其邑大旱	如鷄鼠毛	栒狀之山

鵹鶘	其鳴自訆　見則其國多土功	如鴛鴦，人足	盧其之山
絜鉤	善登木　見則其國多疫	如鳧，鼠尾	硾山
鬿雀	食人	如雞，白首，鼠足，虎爪	北號之山

中山經

鳥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鶡			煇諸之山
駕鳥			青要之山
鴢	食之宜子	如鳧，青身，朱目，赤尾	畛水
赤鷩			牡山
䳋鳥	食之已墊	如梟，三目，有耳，音如錄	
鴒鸚	其鳴自呼　服之不迷	如山雞，長尾，赤如丹火，青喙	讙谷
鷩			夸父之山 岷山
白鷮			女几之山 風雨之山
翟			女几之山
鴆			女几之山 琴鼓之山
翰			岷山

竊脂	可以禦火	如鴞，赤身，白首	崌山
跂踵	見則其國大疫	如鴞，一足，彘尾	復州之山
鸜鵒			又原之山 衡山
鴆	恒食蜚	如雉	瑤碧之山
嬰勺	其鳴自呼	如鵲，赤目，赤喙，白身，尾若勺	支離之山
青耕	其鳴自叫　可以禦疫	如鵲，青身，白喙，白目，有尾	堇理之山
䳋鵌	可以禦火	如烏，赤足	丑陽之山

海外南經

鳥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比翼鳥	兩鳥比翼	青赤色	一曰在南山東
畢方鳥		人面，一脚	青水西 一曰在二八神東
鵃久			湯山

海外西經

鳥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滅蒙鳥		色青火尾	結匈國北

（名缺）		兩頸赤黃色	奇肱國之旁
鵹鳥	所經國亡	青黃色，人面	女祭北
鶬鳥	仝上	仝上	仝上
維鳥			仝上
青鳥			仝上
黃鳥			仝上
鸞鳥	自歌		渚夭之野
鳳鳥	自舞		仝上

海外北經

鳥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青鳥			平邱 務隅之山
𪃍久			平邱

海外東經

鳥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鵧	元股之國食之		

海內西經

鳥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孟鳥		鳥文赤黃青，東鄉	貊國東北
鳳皇		戴蛇，踐蛇，膺有赤蛇	開明獸西
鸞鳥		仝上	仝上
鳳皇		皆戴瞂	開明獸北
鸞鳥		仝上	仝上
鷸鳥			開明獸南
鵰			仝上

海內北經

鳥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三青鳥	爲西王母取食		

海內東經

鳥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始鳩 郭注國名或曰鳥名			在海中轅 厲南

大荒東經

鳥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五采鳥	相鄉棄沙惟帝俊 下友帝下兩壇采 鳥是司		
五采鳥			待山
三青鳥			東北海外

大 荒 經

鳥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鴟久			赤水之東 蒼梧之野
鷹			赤水之東 蒼梧之野 岳山
賈			仝上
黃鳥	于巫山司元蛇		巫山西

鸞鳥	自歌		巫戭尾
鳳鳥	自舞		仝上
鵸久			岳山

大荒西經

鳥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狂鳥		五采，有冠	
皇鳥			
鸞鳥			
鳳鳥			
三靑鳥		赤首，黑目，一名大鵹，一名少鵹，一名靑鳥	沃之野
鸞鳥	自歌		仝上
鳳鳥	自舞		仝上
鳴鳥	仰天	五彩	弇州之山
名缺		五色，人面，有髮	玄丹之山
靑鴍	其所集者其國亡		仝上

黃鶩	仝上		仝上
青鳥	仝上		仝上
黃鳥	仝上		仝上
比翼鳥			金門之山
白鳥		青翼，黃尾，元喙	上仝
鵸鳥（青鳥）		身黃，赤足，六首	

大荒北經

鳥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鴟久			附禺之山
鸞鳥			仝上
皇鳥			仝上
青鳥			衞于山
琅鳥			仝上
元鳥			仝上
黃鳥			仝上

海內經

鳥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鸞鳥	自歌		都廣之野 苗民（？）
鳳鳥	自舞　見則天下和	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背文曰義	仝上
翠鳥			
孔鳥			
翳鳥	飛蔽一鄉	五彩	蛇山
元鳥			幽都之山

三　山海經中魚表

南山經

魚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鯥	冬死夏生　食之無腫疾	如牛，陵居，蛇尾，有翼、羽在魼下，音如留牛	柢山
赤鱬	食之不疥 郭注一作疾	如魚，人面，音如鴛鴦	英水
紫魚			茈水
鱄魚	見則天下大旱	如鮒，彘毛，音如豚	黑水

西山經

魚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鮮魚		如鼈，音如羊	禺水
人魚			丹水
文鰩魚	夜飛，常行西海，遊於東海 見則天下大穰，食之已狂	如鯉，魚身，鳥翼，蒼文，白首，赤喙，音如鸞鷄，味酸甘	觀水
鯛魚	食魚	如蛇，四足	桃水
冉遺	食之使之不眯，可以禦凶	魚身，蛇首，六足，目如馬耳	涴水
鰠魚	見則邑其大水	魚身，鳥翼，音如鴛鴦	濛水
鰠魚	動則其邑有大兵	如鱣魚	渭水
絮魮	生珠玉	如覆銚，鳥首，魚翼，魚尾音如磬石之聲	濫水

北山經

魚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滑魚	食之已疣	如鱓，赤背，音如梧	滑水
鯈魚	食之已憂	如鷄,赤毛,三尾,六足,四首,音如鵲	彭水
何羅	食之已癰	一首，十身，音如吠犬	譙水

鰼鰼	可以禦火，食之不癉	如鵲，十翼，鱗皆立羽端，音如鵲	涿光之山
赤鮭			敦薨之水
鰤鰤	食之殺人		敦水
鱳魚	食之已疣	如鯉，鷄足	濩澤之水
䱗魚	食之已狂	魚身，犬首，音如嬰兒	諸懷之水
鮆魚	食之不驕（郭注或作騷臭也，郝懿行注騷臭蓋即蘊羝之疾，俗名狐騷也），	如鯈，赤鱗，音如叱	晉水
䱉			湖灌之水
人魚	食之無癡疾	如鯑魚，四足，音如嬰兒	決決之水
䱻父之魚	食之已嘔	如鮒魚，魚首，彘身	留水
師魚	食之殺人		歷虢之水
鯆夷之魚			繩水

東山經

魚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鱅鱅之魚		如犂牛，音如彘鳴	食水

箴魚	食之無疫疾	如儵，喙如箴，	泿水
鱤魚			減水 姑兒水
堪抒之魚			犲山之下
珠蟞魚	食之無癘	如肺，有目，六足，有珠，味酸甘	澧水
寐魚			諸鉤之山
鱣鮪			碧陽水
鮯鮯之魚	其鳴自訆	如鯉，六足，鳥尾	深澤
鱃魚	食者不疣	如鯉，大首	蒼體之水 師水鮒水
茈魚	食之不糟	如鮒，一首，十身，臭如蘼蕪	泚水
薄魚	見則天下大旱	如鱣，一目，音如歐	膏水
鰨魚	見則天下大旱，出入有光	如魚，鳥翼音，如鴛鴦	子桐之水

中山經

魚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豪魚	可以已白癬	如鮪，赤喙，尾赤羽	渠豬之水
飛魚	食之已痔衕	如鮒魚	勞水
飛魚	服之不畏雷，可以禦兵	如豚，赤文	正回之水

人魚			浮濠之水 厭染之水 揚水濉水 視水
脩辟之魚	食之已白癬	如黽，白喙，音如鴟	橐水
鯩魚	食者不睡	如鮒，黑文	來需之水
䲢魚	居逵　食者不癰，可以為瘻	如鱖，蒼文，赤尾	合水
鯑魚	食者不蠱疾，可以御兵	如盩蜼，長距，足白而對	休水
文魚			睢水
鮫魚			漳水
鼉魚			江水

海外西經

魚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龍魚　一曰鰕	有神巫乘此以行九野	如貍	陵居諸夭之野之北
鼈魚		如鯉	夭野北

海內北經

魚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陵魚			海中
大鯾			同上

明組			仝上

大荒西經

魚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魚婦(蛇所化)		偏枯	

四　山海經中蛇表

西山經

蛇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肥遺	見則天下大旱	六足，四翼	太華之山
白蛇			泰冒之山
蝮蛇			虢山
衆蛇			諸次之山

北山經

蛇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長蛇		毛如彘豪，音如鼓柝	大咸之山

肥遺	見則其國大旱		渾夕之山(？ 囂水(？)
怪蛇			洹山
肥遺之蛇			肥水
白蛇			神囷之山
大蛇	見則其邑大旱	赤首，白身，音如牛	浴水

東山經

蛇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大蛇			耿山壽山 跂踵之山

中山經

蛇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鳴蛇	見則其邑大旱	如蛇，四翼，音如磬	鮮山
化蛇	蛇行。見則其邑大水	人面，豹身，鳥翼，音如叱呼	陽水
怪蛇			江水 柴余之山
蛇			宜余之水

鳴蛇			帝囷之水
白蛇			柴桑之山
飛蛇			仝上

海外北經

蛇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蛇		虎色，首衝南方	共工之臺

海內南經

蛇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巴蛇	食象三歲出其骨 君子服之無心痛之疾	青黃赤黑	犀牛西

海內西經

蛇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蝮蛇			開明獸南

大 荒 經

蛇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委維 郭注卽委蛇			赤水之東 蒼梧之野

元蛇	食麈		里水之南
盲蛇(赤蛇)			宋山

大荒北經

蛇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黃蛇			衡于山
大青蛇	食麈	黃頭	大人國

海 內 經

蛇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蝡蛇(赤蛇)	在木上，木食		靈山
巴蛇	食象	青首	朱卷之國
元蛇			幽都之山

五　山海經中龜表

龜名	性質	形狀及聲音	產地	所載經名

旋龜	佩之不聾，可以為底	如龜，鳥首，虺尾，音如判木	憲翼之水	南山經
旋龜		如鳥首，鼈尾，音如判木	豪水	中山經
龜			崦嵫之水	西山經
龍龜			隄水	北山經
蠵龜			深澤	東山經
三足龜	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		狂水	中山經
三足鼈	食之無蠱疫	枝尾	從水	中山經
良龜			江水	中山經
鼉			江水	中山經

六　　山海經中草表

南山經

草名	性質	形狀	產地
祝餘 郭注或作桂荼	食之不飢	如韭而青華	招搖之山

西山經

草名	性質	形狀	產地
草荔	生於石上，緣木而生食之已心痛		小華之山

條	食之不惑	如葵，赤花，黃實，如嬰兒舌	符禺之山
條	食之已疥	如韭，白華，黑實	石脆之山
黃雚	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胕	如樗，葉如麻，白華，赤實，如赭	竹山
薰草	佩之已癘	麻葉，方莖，赤華，黑實，臭如蘼蕪	浮山
骨容	食之無子	葉如蕙，本如桔梗，黑葉不實	嶓冢之山
菅蕙			天帝之山
杜衡	可以走馬，食之已癭	如葵，其臭如蘼蕪	仝上
無條	可以毒鼠	如槀茇，葉如葵，赤背	皋塗之山
蕙棠			中皇之山
蕡草	食之已勞	如葵，味如蔥	昆侖之山
茆			陰山
蕃			仝上
茈草			勞山
藥			號山
虈			仝上
芎藭			仝上

北山經

草名	性質	形狀	產地
韭			丹熏之山 邊春之山 北單之山

䪥			丹熏之山
蔥			邊春之山 北單之山
葵			邊春之山
茈草			敦薨之山 咸山
諸藇			景山
秦椒			仝上
芍藥			繡山
芎藭			仝上
條			高是之山

東山經

草名			產地
菌蒲			孟子之山

中山經

草名	性質	形狀	產地
籜	可以已瞢	葵本，杏葉，黃華，莢實	甘棗之山
植楮	可以已癙，食之不眯	如葵葉，赤華，莢實：實如棕莢	脫扈之山

葌草			吳林之山
鬼草	服之不憂	葉如葵，赤莖，其秀如禾	牛首之山
薝棘			合谷之山
榮草	食之已風	葉如柳，本如鷄卵	鼓鐙之山
荀草郭注或云苞草	服之美人色	如葌，方莖，黃華，赤實，本如藁本	青要之山
蒐			䔄山
葶薴	可以毒魚	如蘇，赤華	熊耳之山
芫芫			首山
芍藥			條谷之山
虋冬			條谷之山 鮮山
芃			成侯之山
藷藇			升山 陽華之山 堯山
蕙			升山
寇脫			升山 熊山
苦辛	食之已瘧	如櫄，實如瓜，昧酸甘	陽華之山
夙條	可以爲簳	如蓍，赤葉，本叢生	休與之山
焉酸	可以爲毒	方莖，黃華，員葉而三成	鼓鐘之山
䔄草帝女女尸所化	服之媚於人，可以爲毒	葉胥成，華黃實如兎邱	姑媱之山

無條	服之不癭	員葉，無莖，赤華不實	苦山
牛傷	服者不厥，可以禦兵	如榆，方莖，蒼傷，其根蒼文	大苦之山
嘉榮	服者不霆	生而秀，高丈餘，赤華，赤葉，華而不實	半石之山 蛇山葛山 杳山
榮草			鼓鐙之山
䔄草	服之不昧	如苋，白華，黑實，澤如蘡薁	泰室之山
少辛			浮戲之山
𦲸草	食之不愚	如葵，赤莖，白華，實如蘡薁	少陘之山
梨	可以已疽	葉如荻，赤華	太山
㝗	服之不夭，可以爲腹病	如蓍，而毛，青華，白實	大騩之山
菊			女几之山
苋			女几之山 堯山
𩐴			來山
韭			仝上
藥			仝上
（名缺）	可以走馬	如葵，赤華，莢實，白柎	高梁之山
少辛			蛇山
茈			隅陽之山
芍藥			勾檷之山 洞庭之山

枝身			繁繢之山
莽草	可以毒魚		朝歌之山
韭			視山 鷄山
鷄穀	食者利於人	本如鷄卵，味酸甘	鬼牀之山 媪山
鷄鼓畢注即鷄穀			丈夫之山
葌			洞庭之山
蘪蕪			仝上
芎藭			

海外東經

草名	性質	形狀	產地
薰華草		朝生夕死	君子國

海內西經

草名	性質	形狀	產地
木禾		長五尋，大五圍	昆侖之虛（帝之下都）

海內經

草名			產地
膏菽			都廣之野

膏稻			仝上
膏黍			仝上
膏稷			仝上

七　山海經中木表

南山經

木名	性質	形狀	產地
桂			招搖之山
迷穀	佩之不迷	如穀，而黑理，其華四照	仝上
棪木			堂庭之山
梓柟			虖勺之山
荊			仝上
杞			仝上
白䓘郭注或作皐蘇	食者不飢，釋勞可以血玉	如穀，赤理，斗如漆，味如飴	侖者之山

西山經

木名	性質	形狀	產地
松			錢來之山 白於之山
荊			小華之山
杞			仝上

文莖	已聾	其實如棗	符禺之山
椶			石脆之山 天帝之山 翠山 符愓之山 高山
柟			石脆之山 天帝之山 翠山 符愓之山 底陽之山
杻			英山鈴山 申山 大時之山
橿			英山鈴山 大時之山 羭次之山 數歷之山 鈴山
箭䉋			英山
喬木			竹山
竹箭			竹山 羭次之山 黃山翠山
盼木	木蟲居之	枳葉而無傷	浮山
棫			羭次之山
穀			大時之山 申山陰山
柞			大時之山 申山
桃枝			嶓冢之山

鉤端			仝上
桂木			皋塗之山
櫻			數歷之山 底陽之山
檀			鳥危之山 萊山 白於之山
楮			鳥危之山 萊山鳥山
豫章			底陽之山
(名缺)	食之宜子孫	員葉，白拊，赤華，黑理，實如枳	崇吾之山
嘉果(?)	食之不勞	其葉如桃，黃葉，如棗，黃華而赤拊	不周之山
丹木	食之不飢	員葉，赤莖，黃華赤實，其味如飴	仝上
丹木	食之已癉，可以禦火	葉如穀，實大如瓜，赤符，黑理	峚崦之山
榣			槐江之山
若			仝上
沙棠	可以禦火，食之不溺	如棠，華黃，赤實，味如李，無核	昆崙之丘
桑			鳥山
榛			上申之山
楛			仝上
漆			號山
櫻			仝上
柏			白於之山

櫟			仝上
柒木			剛山
欀木	食之多力	如棠，員葉，赤實，實大如木瓜	中曲之山

北 山 經

木名	性質	形狀	產地
機木			單狐之山 族閭之山 大乘之山
松			涿光之山 潘侯之山 諸餘之山 咸山 謁戾之山
栢			涿光之山 潘侯之山 諸餘之山 咸山 謁戾之山 丹熏之山
櫻			涿光之山 敦薨之山 高是之山
橿			涿光之山
漆			虢山京山
桐			仝上
椐			仝上
樗			丹熏之山 灌題之山

桃			邊春之山
李			仝上
柏			灌題之山 發鳩之山
榛			潘侯之山
楛			仝上
柟			敦薨之山
枳			北嶽之山
棘			仝上
剛木(？)			仝上
(名缺)		葉如柳，赤理	湖灌之山
三桑		無枝，高百仞，百果樹生之	洹山
竹			京山 虫尾之山 軒轅之山
竹箭			泰頭之山
栒			繡山

東山經

木名			產地
漆			姑兒之山
桑			姑兒之山 嶽山

柘			姑兒之山
樗			嶽山
櫟			仝上
穀			曹夕之山 餘峨之山
梓			孟于之山
柟			餘峨之山
荊			仝上
芑			仝上
棘			尸胡之山
桃			岐山 孟于之山
李			仝上
桐			孟于之山
（名缺）	食之不瘧	如楊，赤華，實如棗，無核，味酸甘	北號之山
芑	可以服馬	如楊，赤理，汁如血，不實	東始之山
楨木			太山

中山經

木名	性質	形狀	產地
杻木			甘棗之山 陸郈之山 女几之山 豐山 依軲之山

			崌山葛山 鮮山玉山 岐山 虎尾之山 繁績之山 涿山丙山 游戲之山 奧山凡山 風伯之山 卽公之山 眞陵之山 陽帝之山
橿			歷兒之山 陸鄃之山 女几之山 豐山 依軲之山 游戲之山 奧山 陽帝之山
櫔木	食之不忘	方莖，員葉，黃華，而毛，實如楝	歷兒之山
竹			渠豬之山 共谷之山 大堯之山 師毋之山 從山 丈夫之山
穀			翟山 箕尾之山 首山升山 買餘之山 穀山銅山 衡山 仁舉之山 琴鼓之山 豐山涿山 大支之山 龜山 眞陵之山

			游戲之山 聲匈之山
彫棠	食之已聾	葉如榆葉而方實如赤菽	陰山
桑			煇諸之山 穀山 視山 大堯之山 隅陽之山 雞山 衡山 豐山 丈夫之山 卽公之山 柴桑之山
美桑			稚山
芒草	可以毒魚	如棠赤葉	葌山
竹箭			蔓渠之山 牡山 夸父之山 暴山
美棗			騩山
蔓居之木			宜蘇之山
茇（郭注一作芠）	可以毒魚	如樗，葉如桐，莢實	柄山
漆			熊耳之山 翼望之山
櫻			熊耳之山
竹䉋			牡山
䉋			暴山
槐			首山 歷山 條谷之山

桐			條谷之山
櫄木			成侯之山 嬰硜之山
柞			升山首山 具餘之山 銅山衡山 仁舉之山 琴鼓之山 豐山涿山 大支之山 甌山 眞陵之山
棘			升山
柳			雞谷(?) 熊山 風伯之山 即公之山 堯山 眞陵之山 柴桑之山 榮余之山
楮			龍谷(?) 風伯之山 丈夫之山 陽帝之山 柴桑之山
樗			橐山岐山 熊山
楢木			橐山
蕭			仝上
椶			夸父之山 暴山
枏			夸父之山 暴山綸山 朝歌之山 瑤碧之山

黃棘	佩之不字	黃華，員葉，實如蘭	苦山
天楄	服者不哽	方莖，葵狀	堵山
蘘木	服之不惑	葉如槐，黃華，不實	放皋之山
帝休	服者不怒	葉如楊，枝五衢，黃華，黑實	少室之山
梢木	服者不妬	葉如梨，赤理	泰室之山
柘			講山若山 岐山 師母之山 楮山來山 孝鼓之山 勾檷之山
柏			講山玉山 師毋之山 荊山驕山 大堯之山 皮山 翼望之山 董理之山 從山 嬰碣之山 前山輿山
帝屋	可以禦凶	葉如椒，反傷赤實	講山
亢木	食之不蠱	葉如梣，赤實	浮戲之山
葪柏	服者不寒	如荊，白華，赤實	敏山
杼			景山
檀			山景讙山 師毋之山 來山 復州之山 丙山凡山

			鳳伯之山 卽公之山 堯山
松			荆山驕山 大堯之山 皮山 蔿望之山 族周之山 堇理之山 從山 嬰硜之山
桃枝			驕山綸山 龍山 高粱之山 䰠山
鉤端			驕山龍山 高粱之山
梓			綸山 大堯之山 岷山 隅陽之山 岐山 竈望丙山 朝歌之山 嬰硜之山 卑山之山
美梓			堇理之山 鷄山
柤			綸山銅山 葛山 賈超之山 洞庭之山
栗			綸山銅山 葛山 賈超之山
橘櫾			荆山綸山 銅山葛山 賈超之山

			洞庭之山
桃			靈山畢山
李			仝上
羊桃	可爲皮張	如桃，方莖	豐山
梅			靈山岷山 崌山岐山
杏			靈山
寓木			龍山衡山 石山若山 楮山
椒			琴鼓之山 楮山 虎尾之山
棠			岷山
楢			崌山葛山 鮮山玉山 岐山 繁繢之山 凡山
栒			蛇山
豫樟			蛇山玉山
櫟			勾檷之山
棷			風雨之山
椫			仝上

楊			仝上
櫧			前山
荆			驪山 歷石之山 暴山堯山
芭			䲡山
椐			虎尾之山 楮山 虎首之山 丑陽之山 龜山
櫔			虎首之山 丑陽之山 龜山
藷藇			兎牀之山
柤			族周之山
苴			依軲之山 區吳之山 求山服山 虎首之山 卑山雅山
桑			卑山
帝女之桑		大五十尺，枝四衢，葉尺餘，赤理，黃華，青柎	宣山
芑			歷石之山 暴山堯山 柴桑之山 榮余之山

䉋			求山
犂			洞庭之山
箘			暴山
桂竹			雲山
扶竹			龜山
筀竹			丙山
檿			陽帝之山

海外南經

木名	性質		產地
三珠樹		樹如柏葉皆爲珠，一日其樹若彗	厭火國北生赤水上
離朱			狄山湯山

海外西經

木名			產地
雄常	先入伐帝於此取之		白民國北

海外北經

木名	性質	形狀	產地

尋木		長千里	在拘纓南生河上西北
三桑		無枝，長百仞	歐絲東
楊柳			平邱
甘柤			仝上
甘華			仝上

大荒東經

木名	性質	形狀	產地
扶木		桂三百里，葉如芥	孽搖頵羝山湯谷
甘華			東北海外
甘柤			仝上

海內東經

木名	性質	形狀	產地
楊桃			蹉邱
甘柤			仝上
甘華			仝上
甘果(?)			仝上

海內南經

木名	性質	形狀	產地
建木		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黃蛇，葉如羅，實如欒，木若蓲	弱水上

海內西經

木名	性質		產地
珠樹			開明獸北
文玉樹			仝上
玗琪樹			仝上
不死樹			仝上
離朱木			仝上
禾柏樹(？)			仝上
聖木			仝上
曼兌一曰梃木牙交			仝上
服常樹	其上有三頭人司 琅玕樹		
秩樹(？)			開明獸南

大荒經

木名	性質	形狀	產地
離俞			蒼梧之野 岳山
楓木	蚩犬所棄其桎梏		宋山
欒	赤石所生，羣帝焉取藥	黃本，赤枝，青葉	雲雨之山
朱木		赤枝，青華，元實	岳山
甘柤		枝幹皆赤，黃葉，白華，黑實	蓋猶之山
甘華		枝幹皆赤，黃葉	蓋猶之山之東 南類之山

大荒西經

木名	性質	形狀	產地
柜格之松（青樹）			方山
甘華			沃之野
甘柤			仝上
白柳			仝上
白木			仝上
朱木		赤皮，支幹，青葉	蓋山之國

大荒北經

木名		形狀	產地
離俞			附禺之山
三桑		無枝	
槃木		千里	先民之國
尋竹			岳之山
若木（赤樹）		青葉，赤華	灰野之山

海內經

木名		形狀	產地
靈壽		實華	都廣之野
若木			黑水赤水之間
建木		青葉，紫莖，元華，黃實，百仞無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實如麻，其葉如芒	

山海經中所說的神，頗足爲我們硏究我國古代迷信神鬼的狀況的參攷，茲彙錄于下：——

南山經：「凡䧿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之禮毛，用一璋玉瘞，糈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爲席。」

「凡南次二經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吳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其祠毛，用一璧瘞，糈用稌。」

「凡南次三經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龍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糈用稌。」

西山經：「凡西經之首，自錢來之山至于騩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華山冢也，其祠之禮太牢。羭山神也，祠之用燭，齋百日以百犧，瘞用百瑜，湯其酒百樽，嬰以百珪百璧。其餘十七山之屬，皆毛牷，用一羊祠之。」

「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鈐山至於萊山，凡十七山，四千一百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

一臂，操杖以行，是爲飛獸之神，其祠之毛用牛牢，白菅爲席。其十輩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雞，鈐而不糈，毛采」。

「凡西次三經之首，崇吾之山至於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狀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禮用一吉玉瘞，糈用稷米」。

「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也。……北望諸毗，槐鬼離侖居之鷹鸇之所宅也。東望恒山四成，有窮鬼居之，各在一搏。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有天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見則其邑有兵」。

昆侖之邱，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

「嬴母之山，神長乘司之，是天之九德也，其神狀如人而豹尾。」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　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長留之山，白帝少昊居之。」

「符惕之山，……神江疑居之。」

「騩山……神耆童居之。」

「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

，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

「山泑， 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之所司也。」

「凡西次四經， 自陰山以下至於崦嵫之山，凡十九山；三千六百八十里。其神祠禮皆用一白雞祈，糈以稻米，白菅爲席。」

北山經：「凡北山經之首， 自單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祠之毛用一雄雞彘瘞。吉 用一珪，瘞。而不糈。」

「凡北二經之首， 自管涔之山至於敦題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其祠毛用一雄雞彘瘞，用一璧一珪，投而不糈」。

「凡北山次三經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於無逢之山，凡四十本山，萬二千三百五十里。 其神狀皆馬身而人面者廿神， 其祠之皆用一藻茝瘞之。其十四神狀皆彘身，而載玉，其祠之皆玉不瘞。其十神狀皆彘身而八足，蛇尾。其祠之皆用一璧瘞之。大凡四十四神，皆用稌糈米祠之。此皆不火食」。

東山經：」凡東山經之首，自樕螽之山以至于竹山，凡十二山，三千六百里，其神狀皆人身龍首，祠毛用一犬祈，衈用魚」。

「凡東次二經之首，自空桑之山至于䃌山，凡十七山， 六千六百四十里，其神狀皆獸身人面，載觡，其祠毛，用一雞祈，嬰用一璧瘞。

「凡東次三經之首，自尸胡之山，至于無皐之山， 凡九山，六千九百里。其神狀皆人身而羊角，其祠用一牡羊，米用黍。是神也，見則風雨水爲敗。

中山經 ：「 凡薄山之首， 自甘棗之山至于鼓鐙之山， 凡十五山 ， 六千六百七十里。 歷兒冢也， 其祠禮毛太牢之具，縣以吉玉。 其餘十三山者， 毛用一羊 ， 縣嬰用桑封 ， 瘞而不糈。

「凡濟山經之首，自煇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一千六百七十里， 其神皆人面而鳥身， 祠用毛， 用一吉玉， 投而不糈。

「凡萯山之首，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四百四十里，其祠泰逢，熏池，武羅，皆一牡羊副，嬰用吉玉，其二神用一雄雞瘞之，糈用稌。」

「敖岸之山，…………神熏池居之。」

「青要之山…………魁武羅司之。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要而白齒，而穿耳以鐻，其鳴如鳴玉。」

「和山…………吉神泰逢司之。其狀如人而虎尾，是好居于萯山之陽，出入有光。」

「凡釐山之首，自鹿蹄之山至於元扈之山，凡九山，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狀皆人面獸身，其祠之毛，用一白雞祈而不糈，以采衣之。」

「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至於陽虛之山，凡十六山，二千九

百八十二里。升山冢也，其祠禮太牢，嬰用吉玉。首山𩲃也，其祠用稌，黑犧，太牢之具，糵釀，干儛置鼓，嬰用一璧。尸水合天也，肥牲祠之，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雌雞于下，刉一牝羊獻血，嬰用吉玉，采之饗之。

「凡縞羝山之首，自平逢之山至於陽華之山，凡十四山，七百九十里，嶽在其中，以六月祭之，如諸嶽之祠法。則天下安寧。」

「平逢之山…………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首，名曰驕蟲，是爲螫蟲，實惟蜂蜜，其祠之用一雄雞，禳而勿殺」。

「凡苦山之首，自休與之山至大𩇯之山，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其十六神皆豕身而人面，其祠毛牷，用一羊羞，嬰用一藻玉瘞。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嬰以吉玉，其神狀皆人面而三首。其餘屬皆豕身人面也。」

「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棋，五色而文，其狀如鶉卵。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者也。」(郭注：「帝臺，神人名。」)

「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

凡荆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人面。其祠用一雄雞祈瘞，用一藻圭，糈用稌。驕山，冢也，其祠用羞酒少牢祈瘞，嬰毛一璧」。

「驕山……神䴎圍處之，其狀如人面，羊角虎爪，恆遊于睢漳之淵，出入有光」。

「光山……神計蒙處之，其人身而龍首，恒遊于漳淵，出入必有飄風暴雨」。

「岐山……神涉𧉮處之，其狀人身而方面，三足」。

「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於賈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狀皆馬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瘞，糈用稌。文山，勾檷，風雨，䫌之山，是皆冢也，其祠之羞酒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席也，其祠羞酒太牢具，嬰毛一璧，干舞用兵以禳。祈璆冕舞」

「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啓而冬閉。是穴也，冬啓乃必有兵」。

「凡首陽山之首，自首山至於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其神狀皆龍身而人面，其祠之毛用一雄雞瘞，糈用五種之糈。堵山，冢也，其祠之少牢具羞酒，祠嬰毛一璧瘞。騩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其合巫祝二人儛，嬰一璧」。

「凡荆山之首，自翼望之山至於凡山，凡四十八山，三千七百三十二里。其神狀皆彘身人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祈，瘞用一珪，糈用五種之精，禾山，帝也，其祠太牢之具，羞瘞倒毛，用一璧，牛無常。堵山，玉山，冢也，皆倒祠，羞毛少牢，嬰毛吉玉。」

「豐山………神耕父處之，常遊清泠之淵，出入有光，見則其國爲敗。」

「凡洞庭山之首， 自篇遇之山至於榮余之山，凡十五山，二千八百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刉，糈用稌。凡夫夫之山，即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皆冢也，其祠皆肆瘞，祈用酒毛，用少牢，嬰毛一吉玉。洞庭，榮余山，神也，其祠皆肆瘞，祈酒太牢，祠嬰用圭璧十五，五采惠之。」

「夫夫之山，……神于兒居之， 其狀人身而身操兩蛇，常遊於江淵，出入有光。」

「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 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

海外南經：「有神人二十八， 連臂爲帝司夜于此野，在羽民東，其爲人小頰赤肩。(蓋十六人。)」

「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郭注：火神也。)

海外西經：「形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 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

海內南經：「夏后啓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 巴人請訟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是請生，居山上，在丹山西。」

海內東經：「雷澤中有雷神， 龍身而人頭， 鼓其腹， 在吳西。」

大荒東經：「有夏州之國，有蓋余之國，有神人 ，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吳。」

「東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踐兩黃蛇， 名曰禺虢。黃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虢處東海，是為海神。」

「有神人面犬耳獸身珥兩青蛇，名曰奢比尸。 有五采之鳥，相鄉棄沙，惟帝俊下友。帝下兩壇，采鳥是司。

大荒西經：「有國名曰淑士，顓頊之子。有神十人 ，名曰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橫道而處。」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 有大山名曰昆侖之邱，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

大荒北經：「禺子號食穀北海之渚中， 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名曰禺彊。」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極天櫃，海水北注焉。 有神九首人面鳥身，名曰九鳳。 又有神銜蛇操蛇， 其狀虎首人身四蹄長肘，名曰彊梁。」

「有國名曰賴丘，有犬戎國，有神人面獸身，名曰犬戎。」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 ，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海內經：「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長如轅，左 右有

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維。人主得而饗食之，伯天下。」

從上所列山海經所有的神，我們知道大多數是佔居名山之中，神的形狀，大概都有怪異的，其種類約如下列：—

1. 人面類

人面龍身

人面馬身（或虎文而鳥翼）

人面牛身

人面羊身

人面豕身（或稱人首彘身。）

人面虎身（或虎爪九尾，或有文有尾皆白，或有八首十尾。）

人面蛇身

人面獸身

人面鳥身（或有九首）

人面豹文，小腰白齒

人面羊角虎爪

人面犬耳獸身

如人而豹尾，虎齒

如人而虎尾

如人而二首

人面三首

2. 人身類

人身羊角

人身方面三足

3. 龍首類

龍首人身(見上人身類)

龍首鳥身

龍首馬身

4. 鳥首類

鳥首龍身

5. 彘身類

彘身(或八足蛇尾。)

從上所列，可知神的怪異是人面而身屬鳥獸形狀的多，亦有人身而龍首或羊角的，亦有龍首而鳥身或馬身的，亦有鳥首龍身的，等，這種神的來源，大抵屬于想象的怪異，而生恐怖與驚服的。由人們宗教意識或迷信心理而構成，由此遂成爲習俗的迷信，這是研究原始時代社會的迷信的絕好材料。這種材料疑與圖騰社會亦有相當的關係，就是某一帶的山，有某一種的動物形狀的神爲人們所崇拜，或者爲古圖騰組織的遺痕亦未可定。

至於祀神的禮制，所用之牲或太牢，少牢，或牛，或羊，或彘，或狗，或雞，或魚，薦用瑜，或璧，或珪，或璋，或吉玉；糈用稌米，或稻米，或稷米，或黍；或用酒；或用燭；或以白菅爲

席；或以舞樂神。所祭之物或瘞或否。其最大之祭禮，則揄山神「祠之用燭，齋百日，以百犧，瘞用百瑜，湯之其酒百尊，嬰以百珪百璧。」羅振玉先生殷墟書契考釋禮制第七說道：—

其祭時牢鬯之數無定制，一以卜定之，其牲或曰大牢，或曰小牢，或牛，或羊，或豕，或犬。其牛又曰牡，曰牝，曰羊，曰犧。其用牲之數或一，或二，或三，或五，或六，或九，或十，或十五，或二十，或三十，或三十三，或三十七，或四十，而止於百。其用牲之法曰𡪞，曰貍，曰沈，曰卯，曰俎。祭時或僅用𡪞，或僅用貍，或僅用沈，或僅用卯，或兼用𡪞與貍，或兼用𡪞與沈，或兼用𡪞與卯，或兼用𡪞與俎，或兼用貍與𡪞與卯，或兼用卯與沈。其用鬯之數或六，或十，或三十，亦止于百。牢鬯之外或薦以玉。此牢鬯之可知者也。

殷代先王先公的祭禮，今有甲骨可徵，羅先生所說雖未盡，而大體可知。至於秦漢以前祀名山大川的典禮，山海經所記，至為詳確，嘗可補史記封禪書所不及，為我們研究古祭禮最重要的材料。

山海經所述，古傳說的遺留頗多。其中所記神話亦有可注意者，如旱魃的傳說，在神話中是很可注意的，茲特錄記于下：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北入焉。有係昆之山者，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鄉。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

。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爲田祖。魃時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決通溝瀆。（大荒北經）

在農業社會中的「旱魃，」狠是一切人民憎惡的，而他在傳說上，卻是黃帝的功臣。這段有趣的故事，我就用使結束我這篇的敘述，大約山海經明說爲神的，亦都盡于此了。

二十二年五月七日，在廣州。

南山經地理攷釋

第一章 「南次三經」攷釋

挺案：南山經各山，依照踏勘順序，「南次三經」原當編作「南山經之首」章。似因當年之編纂人，不明三章經中各山之相互關係，而誤將此章經文編作第三章，而曰「南次三經」。今按照原勘次第，以「南次三經」改編爲「考釋」之第一章，以今本「南山經之首」改編爲「考釋」之第二章，而以今本「南次二經」編爲「考釋」之第三章。

「南次三經之首曰天虞之山，其下多水，不可以上。」

挺案：所謂「天虞之山」當卽今緬甸國西北之靑山山脈亦稱明奕山脈Mingyi Taungdan 其山脈在印度孟加拉灣之東，上接喜馬拉雅山脈南走之一小支脈，其北段爲緬甸與東巴基斯坦之分界山。其山脈之西有馬玉江Mayu R. 其山脈之東有加拉淡江Kaladan R.（張圖曰密河R.Mi）兩江入海處相距，水流縱橫交叉數十枝，數百里皆塗泥。所云「其下多水，不可以上」者是也。其山脈之在緬甸境內者山高常在一千餘呎至三千餘呎上下。最南者曰桑谷山Mt Sangu高二千一百八十呎。（見「南山經地圖(一)卽本編下册第一圖(甲)(乙)(丙)中南半島與華南圖）

「東五百里曰禱過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犀兕多象……。浪(音銀)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多虎蛟。其狀魚身而蛇尾……」

挺案：所謂「禱過之山」當卽今緬甸西部自北而南行之主要長大山脈曰阿拉干山脈Arakan Yoma（南圖(一)(二)）乃喜馬拉雅山南走之一大支脈，爲緬甸與東印度阿三Assam分界之界山。其山西有浪江Min Chaung（張圖曰「秦河」）東有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南圖(一)(二)）伊江流域乃緬甸國中之最大平原所在。此謂之「浪水」乃取伊江原名之首音Ir，蓋以R爲尾音時周漢譯音往往如N。例如新疆西通中亞之門戶曰Irkestam，漢書稱「衍敦谷」，蓋以Ir首譯「衍」音，以tam音譯「敦」音也。依此例推，則「浪水」音銀乃Ir之譯音無疑。「兕」今稱「河馬」。「虎蛟」乃吃人之鯊魚。山多犀兕與象，水多鯊魚乃皆熱帶產動物也。

「又東五百里曰丹穴之山，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

挺案：「丹穴之山」當卽庇古山脈Pegu Yoma，「丹水」當卽西唐江Sittang R.其流域爲緬甸東部之大平原，僅次于伊江流域之平原。所謂「渤海」指今馬達班灣Gulf of Martaban外之安達曼海Andaman Sea。所云「鳳皇」蓋卽五采孔雀也。日本動物學者卽稱之曰「鳳皇雀」，喜馬拉雅山南各地原野生產最多。

「又東五百里曰發爽之山，無草木多水，汎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

擬案：「汎」康熙字典云，一讀「所賣切」，又「所貴切」，並音「賽」，說文「瀰也」，薩爾溫江 Salween R. 首音 Sal 之譯音。但康熙字典之編者雖知「汎」字有「賽」音，却不知山經「發爽之山」所出之水爲「汎水」而非「汎水」，遂誤引此經文于該字典「汎」字注下，今並校正之。其南流亦注于馬達班灣安達曼海，然則所云「發爽之山」者乃緬甸之東部山脈 Eastern Yoma 矣。（以上可參考張其昀主編「世界地圖集第一册」）

「又東四百里至于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隧，凱風自此出。」

擬案：所云「旄山之尾」當指今泰國清邁西南之南行長嶺，張圖曰「坤丹山脈」（見圖乙二六）其東有大高嶺，中夾一狹長平地（見美商部航空圖ONC-J10）爲湄南濱河之所流經，當即所謂「育隧」也。南風由此向北吹，當即所云「凱風自此出」。「凱風」南風也。

「又東四百里，至于非山之首」

擬案：所云「非山」，當即斐差文山脈 Phetcharbun，取名于其首音 Phet。其山脈在泰國中央區自北而南，終于樊山。（張圖乙二十）其「首」謂其北端也。（本編圖一(甲)(乙)(丙)）

「又東五百里曰陽夾之山，無草木多水」

擬案：所謂「陽夾之山」，當指緬泰寮三國分界之琅勃拉邦山。其下五方之水滙集成瀾而東流入湄公河，則所云「多水」也。

「又東五百里曰灌湘之山，上多木無草」

「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

擬案：瀾滄江初起青海西南，稱「黑水」，經西康雲南稱瀾滄江，自雲南車里南出中國境，始稱「湄公」，但仍不廢「黑水」之名。先爲緬寮二國之界水，繼爲寮泰二國之界水，下游穿東埔寨國（今稱「高棉」）流經南越而入海。今日「雞山……黑水出焉」，雞山之「雞」乃車里 Cheli 之首音 Che 之音譯。車里昔長二千里，故以名其山。其稱「雞山」亦猶伊江之稱「浪水」或薩江之稱「汎水」也。然則「灌湘之山」即雞山（車里）隔來山（琅山）二山間之山脈矣。

「又東四百里曰令丘之山，無草木多火。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條風自是出」

擬案：郭註云「東北風爲條風」，按照山川道里與方向推定之，則出東北風之「中谷」，在雞山之東四百里者，當即今寮國南濱河之河谷，自東北而西南行，長三四百里。在其谷上向西南行之長嶺（東北起于惠桑仁 Houei Sang Nin，西南迄于湄公河岸）當即經中所謂「令丘之山」也，其山脈中高處五千餘呎，餘多二三千呎。所云「多火」，是否 Mt. Met 諸山有火山口，未詳。（參看美航空圖ONC-J10 及張東亞圖乙二六）。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侖者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

擬案：按照道里及方向推之，此殆即寮國鎮寧高原之比亞山脈（張圖、乙二十，美航空圖ONC-J11）。

「又東五百八十里曰禺槀之山，多怪獸，多大蛇

。」

擬案：按道里及方向推之，此乃雲南無量山脈入寮國後之南段寨山也。至南越則爲安南山脈，乃越寮二國分界之界山。（參看張圖，丁圖，及航空圖ONC-J二）。

「又東五百八十里曰南禺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水，佐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海，有鳳皇鵷鶵。」

擬案：「南禺之山」當即雲南哀牢山脈入寮越後之南段山脈。「哀牢」即「寮」。向東南流入海之「佐水」，在雲南稱「元江」，入越後稱「紅河」至海防南定間入東京灣則經所云「海」也。

「凡南次三經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

擬案：此隨勘者紀錄之總算也。起自東印度與東巴基斯坦與緬甸西北境分界之山，迄于越南國之東南境紅河盡處，繼續漢泰寮北越南越東埔寨緬七國之境地，共記一十四山。（請注意：本章之山水物產調查，乃自海岸至海岸）。以上各山川之認定，自有其方向、道里、風向、水向、物產、水、塗、等等交織條件之符合，且有「浪水」「汎水」、「非山」、「鷄山」之地名首晉可證，非單持主觀之臆說實多觀客觀之實證。

第二章「南山經之首」章攷釋

「南山經之首曰䧿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麗麐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

擬案：本章之山川，乃繼續上章之山川而繼續向東北探險察勘者也。上章之山，終于雲南哀牢山脈入越以後之寨山，及元江入越以後改稱「紅河」而東南至海防南定入海。故所云「䧿山」，乃中越界山之山脈也。其山脈起自雲南之滇南，中經若干處之「關」、「隘」（自天井關至鎮南關）而連于橫行山脈之十萬大山，則所云「䧿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者也。經稱東京灣曰「西海」，乃因其海面在雷州半島之西與在海南島之西也。欽江出于十萬大山東北之靈山縣境而西流至于欽州入海，則其所謂「麗麐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是矣。

「又東三百里曰堂庭之山。」

擬案：就方向及里程計之，則「堂庭之山」相當于今之「六萬大山」。

「又東三百八十里曰猨翼之山。」

擬案：就方向及里程計之，則「猨翼之山」相當于今之「雲開大山」。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杻陽之山。……怪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憲翼之水。」

擬案：西江與北江會于三水縣，然後向東南分爲多枝，其形有如鳥翼之伸張，似爲其命名爲「憲翼之水」之所由。「憲」者，「法式」也，意爲以鳥翅之伸張爲法式也。然則稱之爲「怪水」者，似指其三水方繼續流而東注，旋又分爲多枝之水，形如鳥之伸

翼，其事少見，故曰「怪」也。然則「杻陽之山」當即矩形山脈在北江西江之間，北起花山，西起大鼎山而會于鼎湖山一帶之山脈矣。

「又東三百里，曰柢山，多水無草木。」

「又東四百里，曰亶爰之山，多水無草木。」

「又東三百里，曰基山。」

「又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英水出焉，南流注于即翼之澤。」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箕尾之山，其尾踆（同「蹲」）于東海之上，多沙石。汸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淯。」

按案：以上共五山，惟「青丘之山」與「箕尾之山」有水流及流注之方向可尋。經文自「杻陽之山」至于「青丘之山」東行一千三百里。有水曰「英水」「而南流注于即翼之澤」。水至下游分枝謂之「翼」，已見于上文「憲翼之水」。今察有水至其下游三角洲而分歧為枝而後入海者有閩江，其上游出于武夷山脈，而邵武之南溪可視為「南流」，假定以此水為「青丘之山」南流之「英水」，則所謂「青丘之山」乃今之武夷山脈也。又察下章之首山曰「柜山」者其條件皆合于今之仙霞嶺。其所出南流之水亦稱「英水」南與邵武之南溪合流同稱「英水」，下與汀州武夷山所出多枝源之沙溪至南平而合流，下注為閩江。水中多沙，其色黃赤，因而自沙溪合流以下遂有「赤水」之稱，略合「柜山」之「英水」南注入赤水之情形。今試假定「赤水」為南自汀州北來之沙溪，其出自武夷山脈之南段，而西北自邵武之武夷山脈北段向東南流之南溪即富屯溪為「青丘之山」所出之「英水」，仙霞嶺南浦城之南浦溪為「柜山」南流之「英水」至南平而合流下注閩江之三角洲為「即翼之澤」，則經文與現代地理詳圖既已大體可通。然為求能確定，更進而求旁證。再試以「箕尾之山」與「汸水」「注于淯」證之。自「英水」與「即翼之澤」而「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箕尾之山其尾蹲于東海之上多沙石」合于今福鼎與霞浦縣間太姥山三面臨東海之情形。曰「汸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淯」合于今福安縣交溪南流注入三都澳之情形。「澳」「淯」古音相同，有詩經衛風「淇澳」之詩以「澳」與「猗」為韵可證。「澳」「淯」既以同音互用。則所云「汸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淯」與今交溪之水南流注于澳，乃一絕對事實的相同若合符節不容任何疑義。此既為絕對事實，則兩個「英水」與「赤水」合流而入「即翼之澤」乃閩江上游之建溪金溪沙溪合流而為閩江，經三角洲而分枝入海，其解釋之正確亦絕對。于是而「箕尾之山」即三都澳東北之山脈，「青丘之山」即今之武夷山脈「柜山」即今之仙霞嶺山脈，亦絕對可信。從以上各山川在現代地圖上之已能確定，而左列各山川亦可確定。

(一)「青丘之山」既確知為今之武夷山脈。

(二)自其山脈向西行三百里之「基山」，無疑的為今江西省屬之九連山脈。

(三)再西行三百里之「亶爰之山」無疑的為今江西省與廣東省界上之大庾嶺山脈。曰「多水」其北流者乃章貢贛江之發源地也。其南流者則北江東支源湞水之發源地也。

(四)更西行四百里之「柢山」，當即今之猺山。曰「多水」則北江之西支源也。

(五)其西南三百里為花山而南而西之矩形山脈是即經所謂「杻陽之山」矣。

以上各山川，經名與今名之認定為同一者，皆先作假定，次覺確

證，既得絕對之確證，以之與假定者對比而皆合，然後認爲眞實。此乃科學方法的實證，自與始于臆說而終于臆說之解釋，大不相同。讀者幸明辨之。

「凡䧿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

挺案：本章山川勘查之調察，其踏勘自中越之分界山起，至浙閩之分界山爲止，包括雲南、廣西、廣東、江西、福建、五省境地，共記錄十大山脈。

第二章 「南次二經」攷釋

挺研究至「南次二經」而發現幾點不尋常而大可注意之事實；

第一點，浙江境內調查山川之紀錄特多。試取三章互相比較，

(甲)「南次三經」章之山川調查，經踏勘者七國。所記錄者凡十四山，平均每一國得紀錄者二山。

(乙)「南山經之首」章之山川調查，經踏勘者五省。所記錄者凡十山。平均每一省得紀錄者亦二山。

(丙)「南次二經」章之山川調查，所記之山川幾乎皆在浙江省內，而有紀錄者凡十七山。據丁文江等之中國分省地圖內第四圖各省面積之比較，浙江省在全國各省區中，面積最小。今察其踏勘之山川紀錄，與其他五省或七國較，皆爲其八倍半。此大可注意而不尋常之事實一也。

第二點，南山經之山川，踏勘調查，起于緬甸之西海岸，終于浙江之東海岸，以水路始，以水路終。此大可注意者二也。

第三點，「南次二經」一章中之錯誤特多：

(甲)方向錯亂——各山川之踏勘，在浙江境內者，忽向東南，轉向西南，再轉向東北，三轉向東而南，更轉自西而東。但察其紀錄，皆云「又東」「又東」。

(乙)編纂錯誤——例如經中「浮玉之山」已知其確爲今之天目山脈。「會稽之山」經名與今名全同。經中「句餘之山」見于晉書「地理志」，其山在句章縣北、餘姚縣南，名曰「句餘」，乃指「句章、餘姚之山」也。故楊守敬作「水經注圖」直證其爲今之四明山（見「漸水」下）是矣。然南次二經誤編之于「浮玉之山」之西。

(丙)山川首尾誤記——經中所記之「滂水」爲今之甌江。其遠源出自今松陰溪上三面之山則經所謂「虖勺之山」也。乃經中所載「浮玉之山」東五百里曰「成山」，「成山」之東五百里曰「會稽之山」。然則所謂「成山」者必然爲自杭州至嚴州之富春山脈。其下文「閡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勺」此乃絕對不可能之紀錄，遍察精粗各地圖，絕無其事。故知其爲文字之錯誤，出于誤記或誤抄。

從以上之各點，挺之愚見以爲，南山經之勘察，似與東山經之勘察情形相同。東山經之勘察，出于會稽人（今「浙江省昔爲會稽郡」）之後裔琅邪人之手。挺昔年作「燕昭王之鉅燕考」（載華岡學報第三期）曾有詳證。今南山經之踏勘，以水路始，以水路終，似亦琅邪人之所爲。故調查踏勘至浙江省地時而特別詳盡周到。蓋琅邪人重返其「祖國」作山川之調查，所以紀錄特多而且特詳。顯然「南山」調查團至浙境而分組各自調查。各作踏勘之紀錄，至滙纂時，難于確定方向，故編輯人一切以「又東」相連絡之。各組間之報告，彼此不相啣接，故有誤記。因有此各種之錯誤。故此一章經文之整理與考釋，異常困難。幾經反覆考慮，始能稍稍瞭解。後來賢達，幸匡其不逮。

「南次二經之首曰柜山，西臨流黃，北望諸毗，東望長右，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

挺案：前「首經」之末與此「二經」之首，原首尾相接。前章云

「青丘之山，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即翼之澤」。本章之首云「柜山，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顯然「英水」異源而歸流。「青丘之山」上章已證明爲今福建省武夷山脈。其「青丘之山」南流之「英水」，乃自今邵武南流之「南溪」，亦曰「富屯溪」。今自「柜山」「西南流」之「英水」乃南浦溪而下稱「建溪」者也。其發源處之「柜山」乃今之仙霞嶺也。北爲「[illegible]」之水，即浙江。閩江之上游，忽又稱「赤水」者，則因其南有沙溪西南有金溪，西北有富屯溪柴溪，北有南浦溪，東北有東溪，合三方六大溪流之流沙，而匯集于昔日稱延平今稱南平縣。于是而閩江上游之水，至此遂成渾流而有「赤水」之稱矣。（其下二百里有縣曰「閩清」蓋其水至此始清也）「流黃」者水流沖積泥沙而成之黃土平原也。爲求其解釋之正確，莫若以山海經之文字，解釋山海經文。卷十八海內經曰「西南有巴國……有國曰流黃辛氏，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塵土」。卷十三海內西經曰「后稷之葬，山水環之，在氐國西。流黃酆氏之國，中方三百里，有塗四方。中有山，在后稷葬西」。今察自重慶巴縣江津而至宜賓犍爲，有江流沖積之黃土平原數百里，是爲「流黃辛氏」。「辛氏」者，當日之「國」名也。又察「稷澤」爲「后稷之葬」其地爲軒轅之丘東下之「黑水」與「昆侖之丘」北下之「赤水」合流而沖積之黃土平原數百里，是爲「流黃酆氏」。「酆氏」者當日之「國」名也。曰「其出是塵土」曰「有塗四方」，皆說明其地之沖積黃土，則所謂流黃」也。今仙霞嶺之所謂「西臨流黃」乃明指自鄱陽湖濱至此之廣大水流沖積之黃土平原也。只此一事與「巴國」爲鄰之「辛國」及「稷澤」附近之「酆國」完全相同，所以同稱「流黃」也。

「東南四百五十里，曰長右之山，無草木多水。」

擬案：所云「柜山」之東南四百五十里」則今人所稱楓嶺山脈之南段也。因其主嶺在仙霞嶺（經所謂「柜山」）之右，頗高而長故有「長右之山」之稱。謂「無草木」者，指其無森林也。曰「多水」蓋閩江上游各支源之若干名溪之所自出也。據臧勵和等編中國地名大辭典云，楓嶺在浙江江山縣南一百三十五里，接福建浦城縣界，爲浙閩分界處，亦爲浙江閩江之分水嶺，蟠於龍泉松陽遂昌宣平衢縣龍游湯溪武義諸縣間，稱「楓嶺山脈」，俗謂之「大竿嶺」擬察此辭典所謂之「楓嶺」範圍廣大。而南山經本章，則分爲二山脈名，其南段自松陰溪以南之南段山似是經中所云「長右之山」其北段之山，似是經中所云「虖勺之山」。其水東流，注入于甌江而入海，則經所謂「滂水」也。

「又東三百四十里，曰堯光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金。」

擬案：「南山經」之調查團，至此似已分組各別進行踏勘。一組顯然自仙霞嶺向東南而向東進踏勘，所記錄者乃「長右之山」「虖勺之山」「區吳之山」「漆吳之山」又一組顯然自仙霞嶺向西北而東北進行踏勘，所記錄者乃「堯光之山」「羽山」「浮玉之山」而亦可能另分一第三組（或並分第四組）其所進行踏勘者爲「瞿父之山」「成山」「會稽之山」「句餘之山」「僕勾之山」「咸陰之山」「夷山」「洵山」。正因其分組多而報告記錄之聯接困難，而遂致編綴錯亂，所定之相對方向錯亂，而招致抄寫人之抄寫錯誤。

曰「堯光之山」似指今上饒縣北之山脈。「饒」字從「堯」聲，而晉讀同。「上饒」縣名起于晉代可能因「堯光之山」而得名。曰「其陽多玉」，今有「玉山縣」「其陰多金」今有「馬金溪」。曰「長右之山又東三百四十里曰堯光之山」方向不確。當曰「柜山」，其西北三百四十里曰堯光之山」云云。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羽山，其下多水，其上多雨，無草木。」

挺案：「羽山」當即今昱嶺山脈包括白際山。其實際方向，乃在其西北而向東北行。「羽」「昱」異韻而同音互轉。因其「多雨」「多水」乃爲皖南浙西若干溪流之所自出。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瞿父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挺案：「瞿父之山」當即衢縣西北之三衢山脈。「三衢」之名，或爲「瞿父山」名之演變。張其昀博士之「中國南部」地圖丙一；載有三「尖」山脈，當即「三衢山」矣。

「又東四百里曰句餘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挺案：此山當編綴在後。其編此者誤也。

「又東五百里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東望諸毗。……苕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具區。」

「具區」郭註今吳縣太湖也，尙書謂之「震澤」。挺案：郭註是也。所云「苕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具區」與今之情形全同。然則所謂「浮玉之山」云者乃今所謂天目山脈也。「諸毗之水」，卽今錢塘江，在其東。天目山脈與昱嶺山脈緊相啣接。而云「五百里」者，乃包括山脈之全長在內，包括異干山。曰「又東」實則向「東北」行也。大抵踏勘人之方向皆粗略甚。與今人之精密計算器所能記者大有出入。

「又東五百里曰成山，四方而三壇，其上多金，其下多青雘，閼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勺，其中多黃金。」

「又東五百里曰會稽之山，四方，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砆石。勺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湨。」

（「湨」水經「漸江水注」引此經文作「湖」，今本誤）

挺案：經以「浮玉之山」「又東五百里」爲「成山」「又東五百里」爲「會稽之山」。是「成山」乃在今天目山與會稽山之中間，距離東西相等。然則所謂「成山」者，乃自富陽至建德南溪之廣義的富春山脈也。七里瀧有「東、西兩釣臺」當卽所云「三壇」之二。「會稽之山」有水南流曰「勺水」注入湖沼區，則爲東陽江，再下而爲金華江矣。（此據美航空圖ONC-H12 ）又據美陸軍部二十五萬分之一之詳圖，蘭溪之大盤山有溪南流注入金華江，則經所云「閼水」南流注入「勺水」矣，然則今本云「注于虖勺」乃「注于勺水」之誤抄矣。

「又東四百里曰句餘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挺案：郭註云「在餘姚縣南，句章縣北」郭註是也。晉書地理志，「會稽郡」下云「餘姚有句餘山」，其下有「句章」。楊守敬等水經注圖「漸水」下直以「句餘山」爲今四明山。然則「句餘之山」云者謂自句章至餘姚之山脈也。

「又東五百里曰夷山，無草木多沙石，湨水

（一作「溴水」）出焉，而南流注于列塗。」

擬案：「又東五百里」當作「其東南四百里」。所謂「夷山」蓋即今天台山脈。所云「溴水」或「湨水」乃今始豐溪，下游稱靈江，至黃巖其水分爲多枝，爲塗泥者百餘里，則此所謂「列塗」也。

「又東五百里曰僕勾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草木，無鳥獸無水。」

擬案：「僕勾之山」似指今鄞縣南自崎頭山至象山港尖之」帶山脈。其山脈之西端，有高出水面頗多之土岬，當即其西「勾」也。所云「無水」者謂無溪流也。

「又東五百里曰咸陰之山，無草木無水。」

擬案：「五百里」當作「百里」，「又東」當作「東南」。當時秦京命名曰「咸陽」，說者曰「謂其在渭水之北，『水北曰陽』，與華山之南，『山南曰陽』故名「咸陽」」。今此山命名「咸陰」，當指今之白象山脈。因其在象山港水之南，水南曰陰，而在天台山脈與臨海華山之東北，山北曰陰，故曰「咸陰」也。白象山無溪流故曰「無水」。

又東四百里曰洵山……洵水出焉而南流注于閼之澤，其中多茈嬴。」

擬案：所謂「洵山」似指臨海縣東之華山，其最高者今曰大羅山。「洵水」者，洵山之水也。今之潮添溪大溪等水皆是。曰「閼之澤」，似指靈江口北岸之塗澤也。

「又東四百里曰虖勺之山，滂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海。」

「又東五百里曰區吳之山無草木多沙石，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

「又東五百里曰鹿吳之山，無草木多金石，澤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

「東五百里曰漆吳之山，無草木多博石，無玉。處于東海，望丘山，其光載出載入，是惟日次。」

擬案：「滂水」之出，經過三大山脈。其入海後，東海中有島嶼與之相望。在浙江省之南部，惟甌江足以當之。然則今所謂「楓嶺」之華山者，松陰溪以南之諸山，經中既稱之爲「長右之山」矣。則經所謂「虖勺之山」者其惟松陰溪以北諸山。曰「滂水」「東流注于海」者則麗水縣上承之諸東流溪水，合流後而東流到海者也。

緊山川命名慣例，通常以山名水。「鹿水出焉」顯然當自「鹿吳之山」，今曰「區吳之山、鹿水出焉」。「鹿吳之山、澤更之水出焉」。疑二山因譌抄而互錯。今擬交換而改正之。「虖勺之山」之東五百里當曰「鹿吳之山、無草木多沙石、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若然，則「鹿吳之山」即今好溪以東之長山脈，北

起于雙溪山，因可名之曰雙溪山脈。其溪流南注于自「虖勺之山」東流之「滂水」即今好溪之下注甌水也。

再東為「區吳之山」即今之括倉山及北雁蕩山。蓋雁蕩之「蕩」即山頂之澤。所出之溪流即「澤更之水」縱橫多枝，合流後而南注于甌江。「區」「甌」同聲同音，疑甌江之名即出自「區吳之山」。自達括倉山南，而「滂水」即有「甌江」之名，似非偶然也。乃因其出自「區吳」也。

再東「漆吳之山」似指玉環縣本島而言。故曰「處于東海，望丘山其光載出載入，是惟日次。」曰「其光載出載入」者謂其波光上下燦爍也。玉環之東之南，島嶼羅列。明滅于東海之波光間，故曰「是惟日次」也。

「凡南次二經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吳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

挺案此十七山之記錄，差錯最多。其方向，不論東西南北皆稱「又東」，其編緻有時先後錯亂。其文字之抄寫亦時有錯誤。故此十七山記錄之整理與解釋困難獨多。

本篇所用之參考資料簡列于左：

(一)美國商部之航空地圖U. S. A.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perational Navigation Chart QNC, H-10, 11, 12; J10, 11。（此又為美國空軍用圖，百萬分之一，出版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以後者。）此圖詳示各山脈之鳥瞰地形，最易分辨各山脈之起訖。

(二)日本統正社之「精密世界地圖」之「亞細亞要部篇」，一九五〇年出版。此地圖集政治區劃與山川地形而合著，其山脈水系特別精細明顯。其尤難得者，各溪之溪名均載出，為他群圖之所無。

(三)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合著「中華民國新地圖」申報六十周年紀念版一九五〇年又同三人合著之「中國分省新圖」册亦重要之參考圖册也。此地圖集地形圖中，水系亦尚精詳，山系亦明朗。

(四)張其昀主編，中華民國地圖集第四册，「中國南部」一九六二年（中華民國五十一年）。

(五)又世界地圖集，第一册「東亞諸國」一九六五年（民國五十四年）張著地圖，以簡明為其特色。

(六)楊守敬熊會貞編，「水經注疏」及「水經注圖」一九〇五年。

(七)臧勵龢等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上海商務一九三〇年。

(八)美國陸軍部地圖司之二十五萬分一之中國地圖，詳記各縣鄉鎮之山川。其溪流澤沼道路均詳。過陸空之百萬分一地圖所不能解決之問題，此套地圖可資解決。

東山經地理攷釋

第一章「東山經之首」章攷釋

「東山經之首曰樕𧓍(郭云音「速株」)之山，北臨乾時，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

吳承志曰「乾昧」當作「乾時」（「時」譌抄作「昧」）。左氏春秋，莊九年傳，「及齊師戰于乾時」。集解，時水在樂安縣（今廣饒縣）界，支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樕𧓍之山」今山東淄川縣東南石門山，北臨小清河，即古「時水」。「食水」當原作「𡘋水」即「淄水」今日淄河，東北流逕樂安縣（今廣饒縣）東，瀦為清水泊，東北流合于小清河。

挺案，吳說是也。淄水源出原山。本章經之踏勘人，自淄川與臨淄間之石門山（山高二七〇〇呎見航空圖ONC·G10）起紀錄，則顯見其實地稽查，乃自齊都臨淄之近郊開始也。

「又南三百里曰藟山……湖水出焉，東流注于食水。」

挺案：「湖水……東流注于𡘋水」，則淄水之西源也。似因其源東有池，故稱「湖水」。然則「湖水」，當即博山縣南青石關與何莊間之溪水，東流北下入淄水。而藟山乃青石關之南山也（其山高二八三九呎，見航空圖）。

「又南三百里曰勃亝(郭云「齊」之篆文)之山，無草木無水。」

挺案：據航空圖，勃齊之山似即萊蕪縣南之新甫山（高三二七四呎，丁圖作一〇二五公尺）

「又南三百里曰栒狀之山……沢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湖水。」

挺案：據航空圖，栒狀之山當即今魯山（高三六〇二呎 丁圖作一〇八〇公尺）。「沢水」當即淄水東源之一溪，自東而西，北入淄水。

「又南三百里曰番條之山，無草木，多沙，減水出焉，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鱤魚。」

挺案：「番條之山」當即今之蒿山，在魯山之東約三百里。（丁圖高約九〇〇公尺，航空圖二七二四呎）「減水，北流注于海」今日彌河。

「又南四百里曰姑兒之山……姑兒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鱤魚。」

挺案：從二水北入海並多同類之魚，推定二水之相近。祭蒿山東南約四百里之沂山（山高丁圖九九〇公尺，航空圖三五一七呎）當即此所謂「姑兒之山」。其水北流入海，今日丹河與白狼河，當即此所謂「姑兒之水」。其入海前，先入彌河，合流入海，故多同類之魚。

「又南四百里曰高氏之山……諸繩(濰)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澤。」

吳承志曰，「繩」當作「維」卽「濰」字省。挺案：吳說是也。濰水多枝瀦，故曰「諸濰」。曰「東流注于澤」航空圖最顯著。蓋安邱縣有東西二湖，諸濰之上游先注入之，而後進而注入于海也。然則經所謂「高氏之山」卽今之箕屋山脈矣。

（以上諸山，起自淄川臨淄間而東南行，直至安邱諸城間。以下諸山，則起自濟南章邱向西南行，至于泰安汶上。）

「又南三百里曰嶽山，濼水出焉，東流注于澤。」

挺案：「濼水」經名與今名同，出于濟南府歷城縣文峯山之東南。昔東流入于澤，後爲黃河所奪。今則西流注入黃河。然則經中所云「嶽山」，乃今之文峯山也。此乃泰山山脈之北高山，而泰山爲「東嶽」，所以因而有「嶽山」之稱謂歟？

「又南三百里曰犲山，其上無草木，其下多水。」

挺案：察現代各地圖中，文峯山南三百里無相當于此山之高山。求之于濟南府志云，最高之羅頂山乃歷城章邱泰安萊蕪四縣之分水。察現行各地圖中多有「百角山」（航空圖高二八四八呎，丁圖，高七八五公尺）乃四縣之分水，當卽該志所稱之「羅頂山」。察美陸軍部二十五萬分之一之更詳地圖，在相當于「百角山」地有「貓寨」，其南高峯爲八五〇公尺約爲二六〇〇呎或卽府志之「羅頂」東山經之「犲山」歟？（豫魯鄉人，呼犲曰「大貓」，呼狼曰「大嘴狗」故「犲山」今稱「貓山」「貓寨」）

「又南三百里曰獨山……末塗之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沔(汶)。」

挺案：泰山山脈諸水之在山南者，皆注于汶水。此曰「沔」蓋「汶」字之譌也。然則所云「獨山」，當卽其山脈東南之高嶺（高二六三一呎）察二十五萬分一詳圖 AMS, SeriesL500NJ50-15，乃萊蕪縣邢家峪南大山也。然則「末塗之水」乃今之「柴汶河」矣。

「又南三百里山……環水出焉，東流注于江(汶)。」

挺案：此「江」字亦「汶」字之譌。今之「泮水」東南流入于汶水。泰安府志則仍稱之爲「環水」。泰山之高，丁圖一五四五公尺，航圖五六一七呎，陸軍詳圖一五九〇公尺也。

「又南三百里曰竹山，錞于江(汶)……碧激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娶檀之水，其中多茈嬴。」

挺案：「江」又「汶」之譌。「竹山」當卽今鳳凰山等群山。「娶檀之水」當卽今之東平湖也。

第二章 「東次二經」攷釋

「東次二經之首曰空桑之山，北臨食水，東望沮吳，南望沙陵，西望㴽澤。」

挺案：吳承志以「北臨食水」爲淄水；以「西望㴽澤」爲汶澤，卽汶水所注入之鉅野澤；以「南望沙陵」爲江蘇贛榆縣東台海中諸沙；大體可認爲合理。惟其以「東望沮吳」，爲卽下文東次三經之尸胡，卽今韓半島南之濟州島，似嫌太遠。且在同一東山經之同一報告書中旣稱「尸胡」矣，何以忽又稱爲「沮吳」？似不合理。察今之「嵎島群島，甚堪注意。孟子記齊景公與晏平仲言「吾欲觀于轉附朝舞」之一段話，可見其風景可觀。「舞」「吳」音通。山東通志謂登州府三面臨海浮島不可殫述。其近蓬萊縣者，則有大竹小竹長山岨島虎島等島。「岨」「沮」同音。「虎」「舞」「吳」音近。然則所謂「沮吳」可能指「岨島虎島」而言

，以「組虎」卽「沮吳」，以榭餘島，亦猶齊景公以「轉、附、朝、儛」四島概其羣島也。今就四望之立點而言，則所云「空桑之山」，當指登萊二州之羣山。福山縣有空同島，黃縣有桑島，殆爲命名此山脈曰「空桑之山」之所由來。

「又南六百里曰曹夕之山，其下多穀而無水，多鳥獸。」

挺案從桑島沿海岸諸山而東南至于勞山，約合于「又南六百里」之計算。以勞山爲多穀而無水（無川流）多鳥獸，大概不差。（注意，「穀」字，下从「木」，不从「禾」與「構」字通。「構樹」謂「楮樹」與桑樹同科亦卽「桑皮紙」之原料樹）。

「又西南四百里曰嶧皐之山……嶧皐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激女之水。」

挺案：所謂「嶧皐之山」，當指諸城日照莒縣間之羣山而言。爾雅「山屬（謂「相連」）曰嶧」。玉篇「皐、澤也」，廣雅「皐、池也」。今察航空圖（ONC-G10）上述四縣間有大小湖沼十五以上。故以「嶧皐」二字名此地之山川，甚恰當。日照縣有五溪一湖，其水東流入縣南大河，則所云「東流注于激女之水」也。（以上，東山經所擧者皆山東省境內之山川。自此以下，本章所記，乃韓半島之山川島嶼也。）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葛山之尾，無草木多砥礪。」

挺案：此「又南」可解釋爲自沮吳（朝鮮島羣島）而南行，而實則沿遼東半島之南岸而向東南行也。曰「水行五百里」乃自蓬萊縣東南行之距離也。曰「流沙三百里」乃鴨綠江口外流沙之三百里也。此「葛山」乃「蕮狙山」之省文，「蕮狙」尌也。「尌」「狼」同稱。今其山稱「狼林山脈」，曰「葛山之尾」乃指狼林山脈之西盡處之山。天摩山高一一五九公尺東經一二五度北緯四十度十二分也。（航空圖ONC-G10）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葛山之首，無草木，澧（音禮）水出焉，東流注于余澤　其中多珠鼈魚。」

挺案：此當指狼林山脈東首之高峯曰東白山，高二〇九五公尺，東經一二七度二五分，北緯四十度二十分。其「東流」之醴水今曰城川江。「注于余澤」今城川江口之三角洲，昔爲沙澤，今成羽狀沙洲。「珠鼈魚」俗呼「蛋皮」，乃可食之傘狀水母。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餘莪之山，其上多梓柟，其下多荆杞，雜余之水出焉，東流注于黃水，有獸焉，其狀如兎而鳥喙，鴟目蛇尾，見人則眠，名曰犰狳，其鳴自訆，見則螽蝗爲敗。」

挺案：「餘峨之山」當卽今之白山，高一七二四公尺。東經一二六度五十分，北緯三十九度五十二分。「雜余之水東流」，合于今之龍興江。「注于黃水」，合于今松田灣及其外之永興灣。犰狳食螽蝗。故曰「見則螽蝗爲敗」。

「又南三百里曰杜父之山，無草木，多水。」

挺案：「杜父之山」當卽今杜霧山，韓音Tumu San 山高一一八六公尺，東經一二六度五十四分，北緯三十九度。吳越方言「霧」「父」同音，讀ㄨ Vu。今以「杜霧山」記作「杜父山」，

乃吳越語人之記錄也。從此山名，合上下文所記，可悟數事：㈠以上自「蔦山之尾」起，求各山川于韓半島，證明主張未錯。㈡此山川之探察人與記錄人，當出自吳越人或吳越人後。因其所用者爲吳越方言。㈢各處之勘察，除記錄其山川之方向道里外，並記錄其動植礦產，此與史記所載「騶衍列傳」中(在「孟荀列傳」中)所記，騶子之山川物產之調查項目全同，可知調查人出于騶子或其門人之指導與訓練。戰國策記騶子自齊入燕，燕昭王擁篲郊迎而師事之，作碣石宮于燕京之西山，而居之，躬親爲之灑掃。然則此入韓半島，及其後入各海島中及「東北陬」之作山川調查，皆燕昭王遣使之所爲。（「燕昭遣使」見于史記封禪書。又其海外山川之調查起于韓半島者，蓋自燕文公起，韓半島之朝鮮已爲燕屬也。㈣燕與齊爲世仇，而東山經之首，開始調查，起于齊都臨淄近郊之山川，可見其時燕師已入臨淄，下齊七十餘城，則在燕昭二十八年也。（公元前二八四年及以後）。

「又南三百里曰耿山，無草木，多水碧。」

擬案：因此前與此後之二山皆確知其處。故知此山當即今之德業山，在今江原道界上，高一一〇七公尺，東經一二六度四十五分，北緯三十八度四十分。

「又南三百里曰盧其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沙水出焉，南流注于涔水。」

擬案：「盧其之山」即今秀龍山，高七一七公尺，東經一二六度四十四分，北緯三十八度十分。「沙水出焉，南流注于涔水」。涔水乃今之臨津江，漢武帝曾建置「長岑縣」于此。其地今曰「長湍」。「湍」「涔」二字形似，則可推定爲其遺址也。故長岑之水即「涔水」。而今日臨津江之北支源名「沙川」。「川」「水」二字古文同形，則「沙水南流注于涔水」經文與今日地理若合符節。此更可證明以上各山川之解釋未錯誤矣。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

擬案：「姑射之山」當即今江華島。海內北經曰：「列姑射在海河州中」。所云「河」即「列水」，今稱「漢江」。「州」古同「洲」。其洲在漢江與海間，故稱「列姑射」，則今之「江華島」矣。

「又南水行三百里，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石。」

擬案：「北姑射之山」似是今禮成江口與漢江口以南之群島之總稱。海內北經曰：

「姑射國在海中，屬燕，列姑射西南山環之。」

以下各島，似皆「姑射國」之成份：

(甲)「大蟹在海中」今之喬桐島圖形似大蟹。

(乙)「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今之龍游島，音近而圖形似。

(丙)「大鯾（同「鯿」即「魴魚」）居海中」，今之靈興島，條形

(丁)「明組邑居海中」，似指今永宗島。

「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

擬案：「南姑射之山」不云「水行」，則在半島上也，試以今烏棲山當之。山高七九一公尺，東經一二六度三十八分，北緯三十六度四十分。似亦「姑射國」之一部分。

（以上各山島，似即莊子寓言「藐姑射之山」之所由來，蓋因其

在海島中，遂疑其居民爲神仙也。）

「又南二百里曰碧山，無草木，多大蛇，多碧水玉。」

挺案：試以今全羅道之西大山當之，高九〇四公尺，東經一二七度三十四分，北緯三十六度二十八分。「多碧水玉」待考證。

「又南五百里曰緱氏之山，無草木，多金玉，原水出焉，東流注于沙澤。」

挺案：「緱氏之山」當即今德裕山，高一五〇八公尺，東經一二七度四十分，北緯三十五度四十五分。「原水東流注于沙澤」合于今南江之東流，注于東江口三角洲，昔有之沙澤。

「又南三百里曰姑逢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挺案：「姑逢之山，似可以智異山當之，高一九一五公尺，東經一二七度四十五分，北緯三十五度二十六分。

「又南五百里曰鳧麗之山。又南五百里曰硜山，南臨硜水，東望湖澤。」

挺案：此山川下接尸胡，古之躭羅，然則「硜水」云者「耽津江」也。「東望湖澤」實城津也。然則「硜山」當即今月出山高八〇九公尺東經一二七度五分，北緯三四度四〇分。「鳧麗之山當即今斗崙山也，六三〇公尺。

第三章「東次三經」攷釋

「又東次三經之首曰尸胡之山 北望殍山……」

挺案：「尸胡之山」爲今之濟州島，殍山爲今之「珍島」。東次三經，乃燕昭王遣使入海，求「三神山」之探察踏勘紀錄，其事見于史記封禪書，而此其紀錄也。秦嘉彬謂濟州島可能爲傳說中之「方丈山」，甚可能。但挺之愚見，「壹岐」島爲更可能。說見次條。

「又南水行八百里曰岐山，其木多桃李，其獸多虎。」

挺案「岐山」即「壹岐島」倭語（即阿伊奴語）義爲「渡海島」（見John Batchelors Ainu-English- Japanese Dictionary。小島也。爲入日本本島之第一站。Gsustav Schlegel 謂居民鎮慣養虎，故多虎。愚意壹岐島當即先秦傳說中之「方丈山」，理由(一)「方丈」云者謂其小僅「方十尺」也。在各重要海島中，壹岐最小。(二)傳說以蓬萊爲仙山，而壹岐乃入蓬萊之第一站。(三)居民善養虎，又可爲「神仙島」之附會資料。四木多桃李，亦可附會爲「仙境」。（以下參看航空圖ONC-G11）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諸鉤之山，無草木多沙石……廣員百里。」

挺案：「諸鉤之山」當指九州島之西北部之諸港灣地，沿港有山，則所謂「鉤山」也。今試舉其最著名十處鉤山于左：(甲)唐津灣，(乙)伊萬里灣，(丙)佐世保灣，(丁)大村灣，(戊)長崎港，(己)千千岩灣，(庚)諫早灣，(辛)天草上島灣，(壬)天草下島灣，(癸)野間岳灣。若再舉唐津以東之港灣如松浦灣，系島灣，今津灣，博多灣。港灣之多而且美，並世無兩。探察者，以「諸鉤之山」名其島

隅，名義妙極。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中父之山，無草木多沙。」

挺案：此乃從天草灘或八代海南行繞鹿兒島灣更繞大隅向東北行而至霧島諸山高千穗峯等處之七百里也。因霧島諸山皆火山熔岩，故「無草木多沙」。于此再請讀者注意。前章韓國之杜霧山，「霧」字韓音作Mu。本章日本之霧島山，「霧」字日語訓讀作Kiri（吉利），而踏勘者之紀錄皆作「父」會稽方言讀Vu。何以在如此大異之二種土人語音，而皆以「父」字代「霧」字，蓋吳越方言「霧」「父」音，同作Vu故也。「父」字今文楷書四畫，古文篆書僅三畫作ㄆ。而「霧」字十九畫，若改古文篆書曲畫，頗為繁難。故吳越人經常以「父」代「霧」載入紀錄，乃以簡代繁也。即此一事，合南山經之各章觀之，可悟燕昭王之遣使渡海調查東南之山川，多任用琅邪海員，其理由顯然可見者為㈠琅邪為華北華中海上第一門戶。琅邪居民最富海上經驗。㈡其海員與海外居民接觸最多，最能譯解各地土人方言或有辦法覓人譯解。㈢琅邪介于齊魯文化之間又為越國都城近百年，其文化最高，最易覓出對于動植鑛物學識最高之人從事調查。㈣樂毅勝齊而琅邪與燕王領土為比鄰。且可能為其臨時屬地。故燕昭王之遣使入海調查，琅邪人乃其主要部分之踏勘人。

「又東水行千里曰胡射之山，無草木多沙石。」

挺案：「胡射之山」即今之富士山。倭奴（即「阿伊奴」）語Huchi or Fuji「火」也，「女火神」也。富士山乃火山，歷史時代曾數次噴火。例如寶永四年（公元一七〇七年）噴出一山，名「寶永山」，今存。火山熔岩，無草木多沙石。地球向東轉，故墨西哥灣煖流到西歐而使歐西溫暖。自日本九州南亦有海流東竄，稱「日本海流」，因而自霧島山下乘船赴富士山，順「日本海流」水行特速。故東行雖遙，而費時甚少。西行逆日本海流，故費時特多。普通舟行，日夜行假定為二百五十里。自九州中部東行至東京灣隨日本海流四日可達，則謂之「千里」。自東京灣西往九州中部，逆日本海流八日不能達，以時計程，則超過二千里。富士山高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八呎。東經一三八度四十至五十分。北緯三五度二十至二十五分。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孟子之山，其木多梓桐，多桃李。其草多菌蒲。其獸多麋鹿。是山也，廣員百里。其上有水出焉，名曰碧陽。其中多鱣鮪。」

挺案：「孟子之山」當即今木曾山脈。其最高峯曰「駒嶽」高一〇四六六呎，僅次于富士山。其地在東經一百三十七度四十分至五十分，北緯三十五至三十七度。「碧陽之水」當即木曾川，下注入伊勢灣。就所云「又南水行七百里」，可推知踏勘人曾由富士山東下至東京灣而後登船水行而南，出灣後然後折而西行。因其逆日本海流而行特遲，故有「七百里」之估計。伊勢灣為紀伊半島之東起點。「其魚多鱣鮪」，郭註郝箋均以為黃魚，一名鱘鱑。明治天皇，喜食鱘魚，日本人特製新漢字曰「鰉」（見服部宇之吉著「漢和大辭典」）。「其草多菌蒲」乃紀伊半島，得名之所自。因其蒲葦豐盛，倭奴語名其半島曰「紀伊」Kii「紀」Ki蒲葦也荒草也，「伊」i：荒地也。日本書紀稱之為「葦原」「豐葦原」。因其多「菌」類，而菌類之一種曰「芝草」者為其

特產。芝草者Agarick，其藥性爲溫和之淸瀉劑，故傳說謂服之則有延年益壽之效。琅邪舟子之因風飄入日本海中者，聞其傳說，遂有「蓬萊仙山產靈芝草服之而長生不死」之妄說。蓋「萊」謂草萊荒地，「蓬」乃滿蓬荒草之意，故「紀伊」之直譯語爲「蓬萊」山，而芝菌之妄傳爲仙人之「不死藥」也。然何以木曾山脈忽名之曰「孟子之山」？箋註山經者，往往疑其訛。但吾人若追溯燕昭王嗣王位而復興亡燕之歷史，則其疑團可以渙然冰釋。在孟子之七篇書中，記載「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齊宣王以問孟子。孟子主張「王速出令，返其旄（老人）倪（兒童）止其重器謀于燕衆，置君然後去之」。宣王當時不聽，而孟子去齊。燕人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昭王立，以伐齊而報國仇爲其首務。燕昭王立二十八年，樂毅以諸侯之師伐齊，齊城之不下者，僅餘莒與卽墨。燕師入齊都臨淄，而東山經之山川踏勘調査開始。戰國時人，英雄最重恩仇分明，有仇報仇，有恩報恩。昭王之燕師旣下齊而取其首都。而二十八年前孟子主張「謀于燕衆置君而後去之」之恩待報。頗似以蓬萊之第二高山，紀念孟子以報其德，乃昭王遣使入海時，使命之一。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行五百里，曰跂踵之山，廣員二百里。無草木多大蛇，其上多玉。有水焉，廣員四十里，皆涌，其名曰深澤，其中多蠵龜。」

擬案：此乃周遊紀伊半島之行也。自伊勢灣出而南水行，折而西南，約二日而至安宅崎。此亦逆日本海流之舟行，故亦稱「五百里」。自安宅崎而北，經過大小川流十四五而皆流沙。更自淀川口溯流而上尤爲積沙之平原。故「流沙行五百里」甚合實際。琵琶湖大，水深九十六公尺，約合三百英呎，可稱「深澤」。曰「廣員四十里」乃其最南段也。曰「皆涌」則因列山環繞湖身，而多涌泉也。「中多蠵龜」爲後來平安京時代多以「龜」名年名地之所由。此徐福在七十餘年後「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之近畿也。神武天皇之始建國，在此區之東南，宇陀郡之橿原，所謂「山止」邪馬臺也。今人勝井純作「神武天皇御東遷聖蹟考」，擴有該地所產生之芝草。故附後，可知日本雖非「仙山」，而「蓬萊」則確生「芝草」。

「又南水行九百里曰踦隅之山，其上多草木多金玉。」

擬案：「踦」與「蹊」通，謂足趾也。「隅」謂「岬」「崎」。自琵琶湖出而舟向西南行九百里，相當于豐豫海峽，亦稱「豐後水道」亦稱「速吸瀨戶」。雙方多岬崎，而九州島方面尤似足趾：自北而南，以國東半島爲大踦趾，地藏ク鼻爲二踦趾，楠屋鼻爲三踦趾，蒲戶崎爲四踦趾，鶴見崎爲小踦趾。如此觀察，則九州島東北之山嶺及岬崎，確可稱爲「踦隅之山」矣。日本考古學者，曾在備後國御調郡三原町附近，發現燕昭王時燕國通用之銅幣「明刀」錢（見森本著日本銅器時代地名表頁二一九）可見燕人之探險船隊，曾出明石海峽，西入瀨戶內海，行經岡山沿岸而西南至豐後，然後南循豐後水道而南出速吸水門也。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行三百里，又南水行五百里，至于無皋之山，南望幼海，東望榑木，無草木多風，是山也，廣員百里。」

「凡東次三經之首，自尸胡之山至于無皋之

山，凡九山，六千九百里。」

郝云，「今才六千四百里」，挺案：「無皋之山」，顯然是大琉球島。而上文當是「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行三百里，又南水行五百里至于無皋之山」。第一個「又南水行五百里」乃自鵜見崎起算至屋久島。「流沙三百里乃自屋久島起算至奄美大島，今文脫「行」字。第二個「又南水行五百里」乃自奄美大島起算至大琉球島之南端。大琉球島上無湖澤，故稱之曰「無皋之山」。「多風」，而「廣員百里」大體相當。森本之「日本青銅器時代地名表」，載那壩城外岳貝塚發現有「明刀」錢，則燕使探險船隊之所埋藏。可因此而證明此條紀錄之實在性矣。英國人種學家改慈博士Dr. R. R. Gates謂大琉球為倭奴人種最南之集中區。故海內北經所云「南倭北倭屬燕」「南倭在琉球，「北倭」在日本。

第四章「東次四經」攷釋

「又東次四經之首曰北號之山，臨于北海。……食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海。」

挺案：試以今鄂霍次克海為「北海」，以札格第嶺Khrebet Dzhagdy（清外興安嶺之南嶺）為北號之山。其高峯為七四七七呎，東經一三五度，北緯五十四度。其東北之次高峯四二八五呎即「臨于北海」。以今烏得河（清初各圖稱「索倫河」）River Uda 為所云「食水」，東北流注入烏得灣Udskaya Guba即鄂霍次克海最西南之海灣，則地理上一切情形與經文符合。（此地舊屬我吉林省，道光時割俄）。

「又南三百里曰蓷山，無草木，蒼體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展水。」

挺案：其「南三百里」有高邁七一五二呎之高山脈，今名土蘭那山脈Khrebet Turana，當即經中之「蓷山」，東經一三四度，北緯五二度三六分。其水當即「蒼體之水」，今名色林札河River Selemdzha，西流注于展水，今稱結雅河Zeya River，南流注入黑龍江Amur River。

「又南三百二十里曰東始之山。……泚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

挺案：「東始之山」當即今巴札爾山脈Khrebet Badzhalski 山高峯四九二一呎，東經一三二至一三六度，北緯五一至五二度。「泚水東流注于海」當即今安珲江River Amgun 注入混同江口入海。

「又東南三百里曰女烝之山，其上無草木，石膏水出焉，而西注于鬲水。」

挺案：「女烝之山」當即今布列因山脈Khrebet Bureinski峯高四六五三呎，東經一三三至一三五度，北緯四九至五一度。石膏水當即今之布列亞河River Burea「而西注于鬲水」，「鬲水」當即今黑龍江，Amur River。以「鬲」為名，義甚顯然。「鬲」、三足鍋也。黑龍江水自西向東流，成一東西平面。中經結雅水布列亞水皆自北而南，再加混同江水自南而北，對黑龍江恰成鬲之三足。故有「鬲水」之名歟？

「又東南二百里曰欽山，多金玉而無石，師水

出焉，而北流注于臯澤。」

挺案：「歙山」當卽完達山之南段滿洲語曰「歙台阿林」Kentai Alin。此亦古今同名之山也。其高峯二七九九呎，東經一三二度，北緯四六度。所謂「臯澤」當指今撫遠至佳木斯間之廣大澤藪區。「卽水北流注于臯澤」當指今饒河北流逕此臯澤區而東入于烏蘇里江北爲混同江而入海也。

「又東南二百里曰子桐之山，子桐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餘如之澤。」

挺案：「餘如之澤」今名興凱湖 Khanka Lake。其湖之東南有山高二七八〇呎，今名波頂嵯山 Gora Podinza，當卽「子桐之山」。司馬相如作「梓桐山賦」似卽此山。山在東經一三三至一三四度，北緯四三至四五度。其「梓桐之水」西流，注入興凱湖者今名「起海嵯溪」River Chikheza。

「又東北二百里曰剡山，多金玉……。」

挺案：所謂「剡山」當卽今巴士古山脈，Khrebet Bassgu，高三一五九呎東經一三四至一三五度，北緯四五至四六度。

「又東二百里曰太山……鉤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勞水。」

挺案：所云「太山」乃「悉和太嶺」Khrebet·Sikhote Alin，滿洲語之舊名也，其山脈甚長，凡數百里南起自海參崴沿海北行直至混同江之近海處。東經一三三度至一四〇度，北緯四三度至五十度。而在剡山東二百里之太山，則高五三六七呎。東經一三六至一三七度，北緯四四至四六度。「鉤水」云者今名「伊曼川」River Iman起于北緯四十四度終于四十六度而在四十六度附近轉向，由東向西流而成爲約九十度角之大鉤，至東經約一三六度處入烏蘇里江，卽經所云「勞水」也。

「凡東次四經之首，自北號之山至于太山，凡八山，一千七百二十里。」

挺案：此八山一千七百二十里，據海內北經，乃鉅燕之「東北陬」也。又案：全部之「東山經」據經中之統計如左：

㈠「凡東山經之首，自樕螽之山至于竹山凡十二山、三千六百里。

㈡「凡東次二經之首，自空桑之山至于䃌山，凡十七山、六千六百四十里。

㈢「凡東次三經之首，自尸胡之山至于無臯之山凡九山、六千九百里。

㈣「凡東次四經之首，自北號之山至于太山，凡八山、一千七百二十里。

右東經之山志，凡四十六山、萬八千八百六十里」。

而在燕昭王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在昭王殂以前，此全部東山經之四十六山一萬八千八百六十里地面，幾乎全部在鉅燕之控制下。此「鉅燕」之所以爲歷史上之一大帝國也。在公元前二七八年其不肖子燕惠王嗣位，聽讒毀樂毅而以騎劫代將，聽讒騶衍子而囚之。此二萬里之大帝國崩潰于一旦。今則除韓日自主外，而「東北陬」之二千里皆淪陷于俄國之白色赤色帝國手中矣。

本篇所用之參考資料備列于左：

㈠美國商部之航空地圖ONC-F9, F10, G10, G11, H12, H13, J12。

㈡美國地學雜誌社之「遠東地圖」Map of The Far East, by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㈢日本小川琢治著，「日本地圖帖」（包括朝鮮半島及琉球羣島）

㈣丁文江曾世英等著「中華民國新地圖」，（山東省與東三省）

㈤衞挺生著「燕昭王之（大帝國）鉅燕考」載「華岡學報」第三期

西山經地理攷釋

第一章 「西山經之首」章攷釋

「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其上多松，其下多洗石。」

挺案：下文云「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又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合而計之，「錢來之山，乃在「太華之山」之東一百零五里也。今察在現代地圖（丁圖及統正圖）太華山東（微錯東南）一百零五里之高山乃河南閿鄉縣與盧氏縣二縣之界山，其山乃與華山同一山脈而在其最東。或即所謂「華山之首」。張圖曰「橫山」。本編地圖第八圖（甲、乙、丙）

「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濩水出焉，北流注于渭。」

郝懿行曰，在陝西華陰縣東南二十七里（見「太平寰宇記」），李善注「西都賦」引此經曰「華首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又注「長楊賦」引此經作「松桑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濩水」水經注作「灌水」。水經云「河水又南至華陰潼南」注云「灌水注之，水出松果之山北流，逕通谷，世亦謂之『通谷水』，東北注于河」挺案：丁圖，華山之首有二水北流，一在東，入河，殆即水經注之「通谷水」。一在西，先入渭，然後隨之合流入河，當即西山經之「濩水」。（楊熊「水經注圖」潼關之西有『通潼水』即此水矣。）

「又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

丁圖，華山高二二〇〇公尺（美圖二八五六公尺。）挺嘗登其絕顚。其中峯、東峯、南峯、西峯四峯間廻旋約可六七里。北峯孤立，最低最遠，加算之可十餘里。

「又西八十里曰小華之山」

挺案：今稱「少華山」，美圖、高二三〇八公尺。（美陸軍部AMS Series 1301, NI 49）。

「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符禺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渭」

郝云「符禺之山，『禺』太平御覽或引作『愚』又作『遇』」。「符禺之水」，水經注云「渭水，又東合沙瀆水，水即『符禺之水』也。南出符禺之山，北流入于渭」。太平寰宇記云「符禺之山在鄭縣西南一百里」。

「又西六十里曰石脆之山……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禺水。」

郝云「水經云『渭水……又過鄭北注有石脆之山』水經注云『小赤水即山海經之「灌水」也。水出石脆之山，北逕蕭加谷於孤柏原西，東北流與禺水合。』」挺案：丁圖「二龍山爲赤水源。然則今之二龍山殆即經中「石脆之山」矣。又丁圖，「禺水」作「猶水」在今渭南縣西。楊水經注圖，猶水作「酋水」，亦作「沈水」。

「又西七十里曰英山，禺水出焉，北流注于招水」

水經注云，「禺水出英山，北流，與招水相得亂流，西北注于灌。灌水又北注于渭」。挺案：楊水經注圖，英山禺水招水皆在華縣西南。

「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丹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洛水。」

挺案：竹山，竹水，丹水，皆在渭南縣境，洛水起于雒南縣東經洛陽而北入河。

「又西百二十里曰浮山。」

郝云，在臨潼縣南。水經注圖，在臨潼縣東南。

「又西七十里曰羭次之山，漆(濊)水出焉，北流注于渭。」

郝云，漆水出杜陵。水經注作杜陽縣。楊水經注圖，漆水作「滻水」，下注灞水。據美軍廿五萬分一詳圖AMS. L500 Series NI 49-5 滻灞水相通，而仍分流。同入渭水。然則羭次之山，當即今藍田縣南之終南山也。潘岳「關中記」曰「涇、渭、灞、滻、灃、鎬(滈)、潦、潏、上林賦所謂『八川分流』也」

「又西百五十里曰時山，無草木，逐水(或作「遂水」)出焉，北流注于渭。」

郝云，疑「時山」乃「時山」之譌。地理志云「雍有五時」。吳承志曰「『逐水』當從或本作『遂水』，釋名釋水篇『滈，術也』。左氏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作『使遂來聘』。」故『遂』、『術』、『滈』三字古通。石鼈谷土赤不毛，與經『無草木』合。滈水乃今石鼈谷水，西北流合子午谷水北入渭水。經云『滈水出焉，北流注于渭』，乃以滈䟽灃。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乃舉灃以該滈」。臧勵龢「古今地名大辭典「滈水」註亦曰「沈水」關中八川之一，發源于長安縣秦嶺，西北流岐爲二。其一爲皁水，注于渭。一西南流合滈水注于灃。亦作「沉水」「泬水」。挺案美詳圖載「滈水」今俗稱「乾峪水」亦稱「甘遂」。蓋「甘」「乾」同音，「滈」「峪」同音，而「滈」「遂」相通，吳說是矣。

「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上多丹粟，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

吳云「南山」今佛坪東北火燒營西秦嶺。「丹水」今黑水，東北合東西醋源水，逕盩厔縣東南而入渭」。挺案，丁圖有「留䈜水」當即此水。

「又西，百八十里，曰大時(時)之山……涔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清水出焉，南流注于漢水。」

吳云「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引漢志釋褒、斜水，『斜水出右扶風武功衙嶺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嶺，至南鄭入沔』（即漢水）。『涔水』即『斜水』（今稱「綏陽溪水」）。『清水』即「褒水」（今稱「太白河」）。『大時之山』即武功之『衙嶺山』」（今通稱「秦嶺」）。挺案：大時之山即今太白山其水乃太白河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冢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沔(江)。囂水出焉，北流注于湯(渭)

水。」

挺案：水經注云「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入漢水）以西水皆西流』」（入嘉陵水）。郝云，郭本經文作「漢水……注于江」今本譌爲「注于沔」。水經注及藝文類聚引此經文並作「囂水」可能指大散關以西之水，「北流注于渭」。「渭」字譌作「湯」。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帝之山」

挺案：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本經上文，「嶓冢之山漢水出焉」，乃異代同義之文。假定其山之中心在今鳳縣（昔「鳳翔府」治）高五千尺，由此而西行三百五十里則天水縣之高山也（麥積山與馬蘭山山脈，高六千尺）。其山乃有「天帝之山」之稱呼，可知漢代于其地渭水上置郡乃因山以命名，名之曰「天水郡」今之天水縣也。

「西南三百八十里曰臯塗之山，薔水出焉，西流注于諸資之水。塗水出焉，南流注于集獲之水。」

挺案：自天水之高山脈西南行三百八十里，而有水西流並有水南流者，地圖上唯峪兒嶺山脈（丁圖）足以當之。其山亦高六千尺。岷縣屬。曰「薔水西流注于諸賁之水」，相當于駭嶺北之水西流而入于洮水支源。曰「塗水南流注于集獲之水」，似指漢江源岷江源之多源故稱「塗水」，集而成爲「漢江」與「岷江」，因而稱「集獲之水」歟？

「西百八十里曰黃山，無草木多竹箭。盼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

挺案：「赤水」乃今之洮水也。水經注「河水二」下「赤水城亦曰臨洮東城」其西北一百二十里爲臨洮西城，清稱「洮州新城」，亦曰「沙泥」城，今稱「洮沙」縣城。因洮水多泥沙，故先秦時代有「赤水」之稱也。「盼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當指今會川縣北山之水（盼水）至臨洮縣北而西流入于洮水也。然則臨洮縣東山卽「黃山」。其水卽「盼水」。

「又西二百里曰翠山，多椶枏。其下多竹箭。其陽多黃金。其陰多旄牛。」

挺案：「翠山」之方向與距離，約當于今之「小積石山」。其動植物產，亦多爲青海省之特產，故合。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騩山，是錞于西海，無草木多玉。淒水出焉，西流注于海。其中多采石，黃金，丹粟。」

挺案：山海經以青海爲「西海」，凡數見。「騩山錞于西海」而有水西流入海，則唯「日月山」及其下西流入青海之「倒淌河」恰可當之。采石，黃金，丹粟，可合于青海人之傳說。然則此「騩山」卽今「日月山」，「淒水」卽今「倒淌河」。

「凡西經之首(章)，自錢來之山至于騩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

挺案：「五藏山經皆燕昭王在其師騶衍子之主張，領導，訓練，組

織，與指揮之下，遣人分東、南、西、北、中五路作實地踏勘之調查紀錄。各路之調查報告，收歸各路之「藏」，故有東、南、西、北、中之五山經，是稱「五藏山經」。但在各藏之編纂成書時，編輯人非曾身臨其境地者，不知各路之分組調查報告之山川間相互之關係，所以編綴次第，往往甚不合理。今以「西山經」論，「西山經之首」章之各山川，自「華山之首」所謂「西嶽」開始，向西踏勘而至所謂「西海」即今之「青海」之「日月山」「倒淌河」西流入海爲止，是矣。此顯然出于西路山川踏勘人第一組之報告。以後各章之次第，其合理之編綴，應當先近而後遠。效察「西次四經」之山川，自陝北洛川縣之山川起，向西踏勘，而至青海海北之大通雪嶺，及其下西流入海之哈喇河爲止。此一路之山川，去首章之各山川最近，理宜次于首章。今改編爲「西山經地理考釋」之第二章。「西次二經」之山川，起于「華山之首」遙對之今山西省境之稷山及其隔河陝北韓城縣之濼水東流入黃河爲始，原可次于「首經」，但其以後斜行向西南踏勘，而在今青海省南部向西行而遠達于近西藏邊境之今烏拉山及近今祁曼山山脈之松巴山山脈實較「西次四經」之山川爲遠，今改編爲「考釋」之第三章。「西次三經」之山川，自今青海省中部之大積石山東之黃河第一大曲「石門」起，向西踏勘，經過昆侖山彙及其川流越葱嶺而達中亞之阿姆河與西洱河流域。此路之調查所及最遠，故以改編爲「考釋」之第四章。

第二章「西次四經」攷釋

「西次四經之首曰陰山。……陰水出焉，西流注于洛。」

「北五十里曰勞山……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

「西五十里曰罷父之山，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

擬案：此三水皆「西流」而皆「注于洛」，而其間距離爲各五十里。在今世地圖上，顯然爲今洛川縣與白水縣間西入洛之三水。其最南者，今稱「石門河」當即經中之「陰水」。其水源之東山，今稱「將軍山」高一二八〇公尺（見美陸軍廿五萬分一詳圖）當即本經文之「陰山」。

其北五十里西注于洛之水，今稱「黃連河」（見張圖及美陸軍詳圖）又稱爲「黃粱河」（見丁圖及日本統正社圖），其水當即經中之「弱水」。其水源之東山，今稱「婁險山」高一三三一公尺（見美陸軍廿五萬分一詳圖AMS, Series L500 HI49-2）當即經文「勞山」。

其西五十里之山，今稱「原婁險山」高一〇八〇公尺（見上圖），當即經中「罷父之山」。其山北之「幕府溝」，其「幕府」二字疑即「罷父」二字之音轉。其水西流入于洛者，今稱「仙宮河」，當即經中之「洱水」也。

「北百七十里曰申山……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北二百里曰鳥山……辱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又北百二十里曰上申之山……湯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又北百八十里曰諸次之山，諸次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又北百八十里曰號山……端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又北二百二十里曰盂山……生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西二百五十里曰白於之山……洛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渭。夾水出于其陰，東流注于生水。」

擬案：此七處之山川地名中，有「白於山」「洛水」「渭水」「河水」四地名，經中名稱至今未改變。因而可由此四已知地名，推知其餘未知今名之六山七水。

白於山之北所出之水，今名「紅柳河」，當即經文中之「夾水」。「夾水東流注于生水」，則「生水」乃今之「無定河」。今無定河東流注于黃河，合于經中「生水……東流注于河」。而經中生水所自出之「盂山」，今名「橫山」，高一五〇〇公尺。（各圖同）。

在無定河之南而東流注入黃河之大水，今名「清澗河」，當即經中之「端水」。經云其水出自「號山」當即今之高柏山高一五〇〇公尺（參詳圖）。

在清澗河南而東注入黃河之大水，今名「延水」或「延河」，當即經中「諸次之水」。其水出自今之「梁山」高二千公尺，當即經中「諸次之山」。

在延河之南而東流注入黃河之大水，今名「雲岩河」，當即經中之「湯水」。其水出自今之「嵯峨山」，高一五〇〇公尺，當即經中「上申之山」。

在「雲岩河」之南而東流注入黃河之大水，今名「仕望川」。其上流名「銀川」，當即經中之「滹水」，出自「大盤山」高一五〇〇公尺，當即經中之「鳥山」。

在「仕望川」南而東流注入黃河之大水，今名「白水川」，當即經中之「區水」。其水出自今之「黃龍山」高一五〇〇公尺，當即經中之「申山」。

「西北三百里曰申首之山，申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

「又西五十五里曰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渭。」

擬案：涇水出自今「六盤山」之「水溝梁」，高二八三〇公尺（張圖），當即經中「涇谷之山」。其東五十五里，今有「虎頭山」及「蒲河」（張圖）當即經中「申首之山」與「申水」。

「又西百二十里曰剛山……剛水出焉，南（誤作「北」）流注于渭。」

「又西二百里，至剛山之尾，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

挺案：自涇谷之山西行二百里之「剛山」有「剛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涇谷之山在北，渭水遠在其南，故知「北流注于渭」乃「南流」之誤。又「剛山之尾」有「洛水北流注于河」，疑此所謂「剛山」者，今稱「屈吳山」，所謂「剛水」者；今稱「葫蘆河」。所云「剛山之尾」所出之「洛水」今稱「祖厲河」。曰「北流注于河」恰合于祖厲河北流至靖遠縣而入于黃河。葫蘆河南流注于渭，亦合。（以上各圖一致）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鳥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濫水出于其西，西流注于赤水。」

挺案：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與此紀錄同。但本條在今本山海經，誤編在「邽山」「濛水」之後，「崦嵫」「苕水」之前，一切全非。此正如南山經之誤編「句餘之山」之例。今改編之于此，而與東西之山川道里全合。又今本山海經，將本條之「赤水」誤作「漢水」而曰「濫水出于其西，西流注于漢水」。渭源之西，絕對不可能有水「西流注于漢水」。水經注云「濫水注於洮水」是矣。但在本經之前後各章，今之「洮水」經中皆稱「赤水」。故此亦照其例，改寫爲「赤水」。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英鞮之山……涴水出焉，而北注于陵羊之澤。」

挺案：稽各地圖，甘肅省靖遠縣或渭源縣之西三百五十里有水北流而注于澤者有二。其大者今稱「白塔河」，下游今稱「白亭河」，北流注入今「白亭海」又一分支東北注入「白海」皆出于烏鞘嶺（高三〇一三公尺）之北麓。然則經中「英鞮之山」，乃今之「烏鞘嶺」也。其「涴水」，今之「白亭河」也。其「陵羊之澤」今之「白亭海」（以上看丁圖）。據臧勵龢「地名大辭典」乃漢之「休屠澤」也。

「又西三百里曰中曲之山。」

挺案：自白亭河西行約百里，至今天梯山（在「河西走廊」之南），沿山嶺西行一二百里至平羌口。其兩嶺橫亘二三百里，今稱「雪山」。以平羌口爲中心，其南嶺「雪山」較長，而北嶺「天梯山」較短，合成「卜」字形之長鉤。經曰「中曲之山」象其形也。（詳見丁圖）

「又西二百六十里曰邽山……濛水出焉，南流注于洋水。」

挺案：「邽山」當即今之「燕麥山」（丁圖）在浩亹河之南，山南出水，爲大通縣之北川河，當即經中之「濛水」，南流注于今「湟河」，則經中之「洋水」也。

「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苕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

挺案：青海四周之水，可稱爲「西流注于海者」僅有二水。其一在青海海東日月山下之倒淌河（見張圖）已見上章章末騩山濛水之考釋。其次爲青海海北之水西流注海之「哈倫烏蘇」（見日本統正社圖）出于哈拉山口（見丁圖，美航空圖）則本經文之「苕

水」也。經中「崦嵫之山」當即其西既高且長之「大通」靈山長嶺也。

「凡西次四經自陰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三千六百八十里。」

郝云，今（實）三千五百八十五里。

以上二經主要之參考圖書爲：

1. 郝懿行　山海經箋疏
2. 吳承志　山海經地理今釋，西山經
3. 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合著　中華民國新地圖，又中國分省新圖（合稱「丁圖」）
4. 日本統正社　精密世界地圖帖，亞洲之部篇
5. 美國陸軍部　廿五萬分之一詳圖 AMS, L500, NI49
6. 又　百萬分之一軍用圖 AMS, 1301 Series, NI45
7. 美國商部航空及軍用之航空地圖（百萬分之一）ONC
8. 楊守敬等　水經注圖

第三章　「西次二經」攷釋

「西次二經之首曰鈐山。（或作「玲」，或作「筌」）」

挺案：當即今之「稷山」，與西山經之首錢來之山隔河汾遙遙相對。

「西二百里曰泰冒之山……浴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挺案：「泰冒之山」乃韓城之西山，有靈梯、中峙、西峙、等名。「浴水」即「濼水」音轉。郝疑其爲「洛水」之訛，非也。蓋洛水入渭，而浴水入河也。

「又西一百七十里曰數歷之山……楚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渭。」

挺案：在涇水入渭水處之東，今有「石川河」在交口入渭當即經中之「楚水」，其各支源出于同官縣耀縣之靈山中，與經中所謂「數歷之山」也。

「又西百五十里曰高山……涇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渭。」

挺案：涇水發源在今六盤山北段之水溝梁，高二八三〇公尺（八四九〇市尺）故曰「高山」，此即西次四經所稱之「涇谷之山」。其水下注而東南流至今涇陽縣東南，注入渭水。

「西南三百里曰女牀之山。」

又西二百里曰龍首之山……苕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渭（今本譌作「涇」）水。」

挺案：六盤山山脈，乃自北而南而東南之高而且長之山脈。其山脈北起于固原縣之白馬山，南迄于華亭縣之隴山。其山脈以西，有渭水而無涇水，並且無注入涇水之支源。今日在六盤山西南三百里又西二百里之地而有之「苕水」「注于涇水」乃絕對不可能，故知其爲「東南流注于渭水」之誤。郝云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引三秦記曰：「龍首山長六十里，頭入于渭水」，可證。然則經中之「苕水」當即今之「通渭水」亦名「散渡河」，而「龍首之山」當即甘肅定西縣與通渭縣之高山，高二六〇〇公尺（實五千二百尺）。

「女牀山」在其東二百里，而在涇谷之山之西三百里，約相當于今甘肅靜寧縣之「文峯山」，高二〇四〇公尺（丁圖張圖）。

「又西二百里曰鹿臺之山。」

「西南二百里曰鳥危之山……鳥危之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

挺案：今之洮水，先秦時代稱「赤水」，已見前。「鳥危之山」當即甘肅岷縣之東山，今稱「分水嶺」高三八〇〇公尺（實一萬一千四百市尺）。「鳥危之水」即岷縣之東河，西流注入洮河。「鹿臺之山」在其東北二百里，乃隴西縣南之蓋疆山高二七五二公尺（實八千餘市尺）。

「又西四百里曰小次之山。」

「又西三百里曰大次之山。」

挺案：自甘肅岷縣而西行七百里之大次之山，相當于今之岷山，高四五〇〇公尺（實一萬四千七百六十市尺）。其東三百里之「小次之山」相當于今之旗堡寺山。

「又西四百里曰薰吳之山。」

「又西四百里曰厎陽之山。（挺藏經本）……其獸多犀兕虎豹（「豹」屬）㸲牛。」

挺案：岷山之西四百里，相當于今青海省之「郭羅山」（亦作「郭洛」Gorgan Mtns）東經 101° 至 102°，北緯 32° 至 33°。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衆獸之山。……其獸多犀兕。」

「又西五百里，曰皇人之山。……皇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

挺案：自岷縣之水西流注于洮水曰「赤水」，至此已西行二千二百五十里之遙距離，又進「赤水」，發「鳥蘭烏蘇蒙古語意即「赤水」。「鳥蘭鳥拉」蒙古語爲「赤山」，烏拉山與西藏毗連，有水源大小百餘合稱「赤水」集滙爲「通天河」主流，是即揚子江上游之金沙江之上游，黃河源河首附之西南分水嶺有水向西流入通天河，則本經文所云「皇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而河首附之西南分水嶺，即現代地圖之「巴顏喀喇山」高二萬一千至二萬二千呎西坡，當即本經文所云「皇人之山」也。東經 95°-96° 北緯 35°-35°。其高二萬一千至二萬二千五百呎（美航空圖）其東五百里經名「衆獸之山」東經 97°-99° 北緯 33°-34° 者，丁圖曰「察布柏爾拉」山高二萬一千至二萬四千五百呎。其東二百五十里經名「厎陽之山」者，丁圖曰「察賓鄂山」山高一萬六千至二萬二千呎，東經 99° 至 101° 北緯 33°-34° 現代地圖三山統歸入巴顏喀喇山脈。

「又西三百里曰中皇之山。」

挺案：「中皇之山」當指在今巴顏喀喇山脈之西三百里之「鳥蘭鳥拉山」（蒙古語譯曰「赤山」）東經 $92^{\circ}20'$—$94^{\circ}20'$ 北緯 $34^{\circ}20'$—$35^{\circ}10'$ 山高二萬一千至二萬二千呎，爲揚子江上游初源，凡百餘支源，之所環繞。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西皇之山。」

挺案：「西皇之山」按方向里程當指烏拉山長嶺而言，高二萬二千五百呎，東經 90°-92° 北緯 $33^{\circ}30'$—$35^{\circ}25'$，乃揚子江初源之最西界山，西南起西藏邊而東北行，長數百里。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萊山。」

挺案：按照方向道里，「萊山」當即今西人所稱爲「馬可波羅山脈」東經 90°-93°，北緯 $35^{\circ}45'$—$36^{\circ}25'$ 高二萬一千至二萬五千四百呎，而穆天子傳中所稱「黃山」之西南段也，有「乃奇水」（丁作

「納赤」）出于其陰，北流注于渤布遜湖。（在柴達木盆地中改）。

「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鈐山至于萊山，凡十七山，四千一百四十里。」

郝云，今四千六百七十里。

第四章 「西次三經」攷釋

挺案「西次三經」之編纂順序，頗見凌亂。蓋調查在先，編輯在後。編輯人僅能將每一路所得之報告編入一章，而不知各組間山川之相對關係。故其先後錯亂，須加整理。今按現代之地理與地圖，重新改定其原分各組間之自然順序如次：

一、甲組報告　積石之山至翼望之山
二、乙組報告　崇吾之山至不周之山
三、丙組報告　峚山至軒轅之丘
四、丁組報告　泰器之山至昆侖之丘及四大水系

玆按照上列順序，考證于次：

第一節（甲組報告）自積石之山至翼望之山

此乃自大積石山，穿柴達木盆地而繞出其西北之路線

「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焉。」

挺案：「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乃指大積石山之東首，與西傾山之西南，兩山之間有一峽，甚狹隘，所謂「有狐河一躍而過」者，當即經所謂「石門」。自河源星宿海，河水東流，經過石門以後，折而西流，即經所謂「河水冒以西流」此乃黃河九曲之第一曲也。曰「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焉」，稱其「富」也。河源之北爲大積石山，其南爲「巴顏喀喇山」，乃蒙古語，「巴顏」者，「富」也。「喀喇」者，「黑」也。新舊唐書吐蕃傳，劉元鼎使吐蕃，歸奏曰，「其南有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山形如鐵，河源在其間」。故居人謂之「紫山」。蒙古人謂之「黑山」而加一「富」字，以說明其爲「萬物無不有焉」。

「又西二百里曰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實惟員神磈氏之宮，主司反景。」

郭璞注，「日西入，景反東照，主司察」。郝箋，「『長留』或作『長流』，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於祀主秋』」。

挺案：「長流之山」或稱「長留之山」當即今布爾汗布達山東北之無名山，北緯 35° 20′ — 36° 40′ 西經 98° — 100° 之間，在現代地圖上無其山名，其地在柴達木盆地之東南。因其面對西北千里之盆地，故爲司日入反景神宮之所在。因其山四面有多數之溪流注入盆地，而其最大者爲柴達木河，故名之曰「長流之山」，甚當。因其在青海省中，東部山地之西，在「五德」之玄學系統學說中，以五帝中之少昊，配五方之西，五行之金，五采之白，五時之秋，故稱少昊之神降此主秋。「員」即「圓」，日將入時既大且圓，故圓神司反景有宮在此。

「又西二百八十里曰章莪之山，無草木多瑤碧。」

挺案：此當即今都蘭縣北，東西橫亘之長嶺 adirgan Ula 其地實待考。

「又西三百里曰陰山，濁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蕃澤。其中多文貝。」

挺案：蕃澤，當卽今巴嘎柴達木湖 Baga Tsaidam。濁浴之水，當卽塔塔稜河 Tatalyn River，而陰山則其南之無名高山也。山高約二萬一千尺。巴陰河繞其北、東、南三面。水南曰「陰」，故稱「陰山」。

「又西二百里曰符惕（符陽）之山，其上多椶枏，下多金玉。神江疑居之。是山也多怪雨，風雲之所出也。」

挺案：此當卽陰山西北之高山。祁連山長嶺山高約一萬九千至二萬餘尺。其三面爲盆地，正南與西南爲大盆地，西北與東南爲火盆地，多水澤。東北長嶺橫阻風雲。故此多怪雨風雲。又「符惕」二字當原是「符陽」二字，謂其在「萑苻」澤藪之「北」也。古者水北曰「陽」，故其命名乃與前條之「陰山」對稱。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員百里。」

畢沅曰「三危之山有三，而此三危山，括地志云『在敦煌縣東南三十里』」。挺案：曰「廣員百里」，故數百里之東南長嶺不在其內。

「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騩山，其上多玉而無石，神耆童居之。」

郭注：「耆童爲（即）老童，顓頊之子。」畢沅曰「文選爭賦云『耆老童于騩隅』」。挺案：三危之山西一百九十里，當卽今「當金山」口之東山。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湯谷。」

挺案：據經文上下，則此所謂「天山」者並非今日地圖上之天山，而乃今「阿爾金山脈」之北段，自「當金山口」以西南三百五十里地，皆經所謂「天山」也。其地在「哈拉穆丕」之東「昆帖依泉」之北。其最高峯一萬三千餘尺（四、四一九公尺航空圖一萬七千八百餘英呎）有水向西南流，而注入「白楊泉」當卽經所謂「湯谷」也。

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泑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之所司也。」

挺案：「泑山」當卽泑澤之山，乃「阿爾金山」之南段，「羅布淖爾」之東南。其高處高達萬餘尺（三、四五六公尺）此乃「阿爾金山」自上文所謂「天山」分界崛起，而西至「庫爾汗山口」皆此山也。曰「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圓」者，乃因「蒲昌海」之水蒸氣及沙漠上空之微塵，使將夕之日映成絕大之球體于空中。故曰「西望之所入其氣圓」也。

「西水行百里，至于「翼望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挺案：自「庫爾汗山口」西南行，有水道直通「台特馬湖」Ka-

ra Buren Kol及「婼羌」。其水東南之山，即今「木蘭」之東南山，高一萬餘尺（三、六五三公尺），長百里，當即「翼望之山」也。蓋自「木蘭」遠望之，其山形似一蝙蝠張其兩翼，故有此名。（閱地形攝影圖便知）。

以上甲組之報告終

第二節（乙組報告）自崇吾之山至不周之山

此乃自柴達木盆地之西南，沿沙漠之南山下之路線

「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岳之澤，西望帝搏獸之丘，東望蠕淵。」

「崇吾之山」，挺案：當即今「婼羌」「且末」之南，「昆侖山系」中之「祁曼大山 Chimen Tagh 山脈。其山脈東自青海省「布輪台」之「楚拉可阿坎河 Chula-Koa-Kan River 東流北轉處，注入柴達木盆地湖沼之線起，西至新疆省且末縣之卡巴山安得悅水止，共長七百五十公里。其山之各高峯多在一二萬英呎上下。（據美攝影地圖航空地圖及英實測地圖）。

「在河之南」 挺案：此「河」乃稱「黃河」實指今車爾成河。蓋山經輒查人誤以今昆侖天山諸水皆入羅布淖爾（「泑澤」）者，乃黃河水之上游。總稱之曰「泑水」（即今「塔里木水」）注入「泑澤」（即「羅布淖爾」），潛流地下，至大積石山西南而重出，謂之「河水重源」。此謬誤之說法，自戰國時代起以迄清末，爲中國地理學上之正統思想。故爾雅、漢書，下至清紀昀等編之「河源紀略」徐松編「西域水道記」均祖述其說。清末歐美學者來到新疆、青海，挾其近代儀器作實地之測量，而發現青海省之河源區曰「星宿海」者其拔海之高度，實高于羅布淖爾數千尺。水能潛流地下，但不能自低地流向高地。若果有潛流相通，則星宿海之黃河潛流當倒灌入羅布淖爾。至此而「河出昆侖」之謬說始得更正。山海經中以今新疆省之南疆水爲黃河上源者多處，此乃其一耳。

「北望冢遂」 挺案，「冢遂」乃指今阿爾金山 Astin Tagh 之山中峽道而言。爾雅釋詁「冢大也」，又釋山「山頂冢」。「遂」乃「隧」之假借字亦其原字。穆天子傳亦作「隊」謂山間峽也，回語謂之「達坂」Davan 或作 Dawan。自青海往南疆之山間孔道，必經之地爲托喀克 Tokak 約帕克里克 Yopaklik 巴格托卡 Baghtoka 庫爾奎達坂 Gulcha Davan，巴什基其克 Bash Kichik而至且末。

「南望岳之澤」 挺案：祁曼山脈南，西有阿次克湖 Achchik Kol 其拔海爲四、三六五公尺，東有阿雅格沙湖 Ayaka Kum Kol 海拔三、八一七公尺是即雪克甘莊之西湖，其水東南流，注入楚拉可阿坎河，最後注入柴達木之湖沼。

「西望帝搏獸之丘」 挺案：本章經內所稱之「帝」皆謂黃帝軒轅讀下文自明。自崇吾之山西望而可見之山今曰「白山長嶺」（回語 Aka「白」，Tagh「大山」）其嶺東南直達西藏邊境。其嶺之東北麓海拔一八、五七三英呎，乃在托古玆達坂山口。

「東望蠕淵」 挺案 當指今柴達木盆地西北隅之柠孜湖 Ghaz 而言。海拔約一千公尺。自五千公尺以上，忽降至約一千公尺之深淵，故稱「淵」。蠕，「蠕蠕」，蟲名。其湖在阿爾金大山及祁曼大山二嶺之間，柴達木盆地盡處，岸曲如蟲背形有深淵在其下，故稱「蠕淵」。

「西北三百里曰長沙之山，泚水出焉，北流注于泑水。」

挺案：當在白大山西北長三百里之長嶺，東起哈喇木蘭水之主流，西迄玉隴哈什水之主流，沿沙漠而西行之長嶺也。「泚」通「紫」。泚水，據航空圖ONC-G 7乃今和闐河也，北注塔里木河經所

謂「泑水」。

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嶽崇之山。東望泑澤，河水所潛也。」

按案：在長沙之山西北三百七十里，乃自今和闐縣白玉河起，西北至今葉城縣庫庫雅爾卡止，中間山脈之大約距離也，「不周之山」郭注「此山形有缺不周匝處，因名」。郝箋，「大荒西經云，『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水經注引此經云『不周之山北門，以納不周之風』」綜上諸說，所謂「不周之山」，乃一不周匝之冰雪山環而有納風之北門也。據此以求之，果然。

察美國國會圖書館所收藏之中國新疆青海地形之高空攝影，及美空軍之航空用中國新疆西藏地形詳圖（ONC G-7）及美陸軍之軍用地圖（AMS, Series 1301, Sheet 43,44），果詳載有一「瓜」字形之冰雪山環，橫亘于新疆省之南山中，而爲昆侖山案中之最龐大山系，西起于今葉城縣屬之庫庫雅爾卡 Koko Yar，東盡今和闐縣南之札瑪達 Jamada，南迄一長約四百餘里之冰雪長嶺。其「瓜」字之首南北之廣約二百餘里，其「瓜」字之底，南北亦廣三四百里。首在西而底在東。如此特殊山形，除山海經外，爲自漢迄今，古今任何地理圖說之所未及。玆篩模其略形于次：

不周冰山環略形可擬「瓜」字

玆詳細說明之。

不周之山之首，起于葉城縣治縣河向左方登「黑昆侖」主峯 Kara Koram Range K2，及赴西藏之大道，至庫庫雅爾卡 Koko Yar Station 起而山脈漸高，至「白昆侖山」Ak Koram Davan 以上漸見冰雪，再上至可卡提山口 Kok Art Davan（意即「青翠山口」），嶺上有萬古積雪。自可卡提嶺北望，左有波隆溪 Polung Ustang 下稱可可雅爾溪，右有沓那溪 Dana Ustang 二溪下注葉城縣城東。而二溪上游中間寬六七十里之長嶺與可卡提嶺連成「瓜」字之首橫撇「ノ」，是成不周山環之環首。高達二萬餘尺由此向東而分爲本山環之南北二長嶺。

不周山環之南嶺，由可卡提嶺向東南分爲桑蓋提嶺，越山口（桑蓋提達坂 Suget Davan）繼稱桑蓋提山脈 Suget Range，經察嶺乙品山，而達多拉山 Mtn Dora 與不周山環之東嶺聯合，此山環之南嶺，形成「瓜」字之左立撇「丿」，南嶺之各山多高在二萬尺以上。

不周山環之北嶺，由可卡提嶺向東北分爲向東接連不斷之長嶺。而其長嶺向東行時，其嶺之北面則連有敷個北行之短嶺，有玉拔山、伯什鐵列克山、克里雅山、桑株山、雅阿里克山、杜哇山、帕爾嘎山等名目。而北嶺之主要長嶺則爲八沙拉嶺 Bazara Range，桑株嶺 San ju Range 越桑株山口（桑株達坂 Sanju Davan）而有瑪雜爾長嶺 Mazar Range，直至東北之北嶺盡處。此一山環北嶺，形成「瓜」字之右立捺「㇏」。北嶺各山，在本山環五嶺中爲較低。西高而東下，自西高一萬八千餘尺，至東高一萬二千餘尺。其東北盡處曰「烏拉達坂」Ula Davan「山口」，是卽經中所謂「不周之山北門，以納不周之風」者也。

有不周之山中嶺，自東楔入山環南嶺與北嶺之間，今稱「普下大山」長亦敷百里，中成三節，其山高亦二萬尺上下。形成「瓜」字之中心「丨」。有墨玉河，其兩源遙起于不周山環之南敷百里外，由在昌器利渝嶺與阿拉克山之間，北流逕敷山下而達乙品山與多拉山之間，而注入不周山環之內，東受多拉山北之水而在南

嶺下向西流經山環之首山，可卡提嶺下之東，而受其西來之水，遂立克其草湖，（各圖志所謂可供屯軍畝師之水草燃料者也）轉而傍北嶺下東流。故墨玉河在不周山環中環繞不周之山中嶺之南、西、北、三面，而後流出「不周之山北門」稍一繞繞小山而北趨墨玉縣城，北流而注入和闐河。

更有不周之山山環之東嶺，南起于冰山（各圖志稱「尼蟒依山」又稱「哈朗歸山」）玉湖之大冰川 Kash Kul Glacier 高六八〇四公尺（二萬餘尺），北行于白玉河與墨玉河兩河流域之間，逐漸低降至一萬二千餘尺最終至墨玉山 Langhru 在和闐城南，高僅四五千尺。此東嶺補足「瓜」字底之一橫畫，中曲如腳底「 」。有山區爲瓜字下最奇之一點。如此完成頗多神話之「不周山環」。

不周之山系中各山，多在二萬尺上下，因其高，故能望見千數百里外之山澤。曰「北望諸毗之山」，乃今天山山脈之高山也（詳北山經）曰「臨彼嶽崇之山」，「嶽崇」者，謂黑昆侖山脈之最高峯，被祀爲昆侖山彙中之嶽也，其高二八、二五〇呎，曰「K₂」，即黃穆峯。本高于不周之山數千尺，然而此云「臨彼」者，則因其距離尚遠，反而現爲較低也。曰「東望泑澤，河水之所潛也」。「泑澤」即泑水所歸之澤。漢以後稱「蒲昌海」亦稱「鹽澤」。本經下文又稱「蕪遠」，西域記稱「阿耨遠」，「阿耨者」「蕪」也。今曰「羅布淖爾」，「羅布」同語 Lop「停瀦」也「淖爾」Nor 蒙古語「湖泊」也。因其在一方數千里之沙漠中水被蒸發而消失，山經之踏勘人，遂誤以爲其潛入地下流至星宿海而重出地面，謂之「河水重源」。但其說不可能，前文已說明。

第三節（丙組報告）自峚山至軒轅之丘（改編）

「又西四百二十里曰峚山，其上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其中多白玉，是爲玉膏，其原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爲良。堅栗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自峚山至于鍾山四百六十里，其閒盡澤也……」

擬案：畢沅「山海經新校正」曰，「郭注穆天子傳及李善注文選引此經並作『密山』。『峚』即『密』字之譌」。丁謙釋穆天子傳「攀玉之山」，曰「山海經作『峚山』」，今稱「密爾岱山」。顯實亦同意其說。但擬案今之「密爾岱山」乃指英艾奇鍛山北麓勒濮上之玉山，而山經之峚山，則曰「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而「稷澤」之所在，綜合各經各條文，可確定其在今葉爾羌西北，英吉沙爾東南，昔爲大澤，今多乾爲沙磧；僅餘其東北角厩不過約十餘里長約六十餘里之葦湖。（丁圖稱「故海」）而山海經踏勘人所見之「稷澤」乃甚大之大澤，曰「自峚山至鍾山四百六十里其間盡澤也」。故今謂，峚山與今所謂密爾岱山同屬于此一山脈則可，若謂經中之「峚山」即今所謂「密爾岱山」則其距離似尚差二百餘里也。此相差之二百餘里中，有海立雅山，鐵格山皆在今之密山與經中之峚山之間，曰「其原沸沸湯湯」一經文「沸」即「湯」之本字）玉河之水上游有溫泉英人戈登爵士遊記，載其近支源曰潟吉格士河上游有溫泉三、四。又俄人，康穆才甫斯基（俄地理學會調查人）亦有遊記謂喇斯庫穆河，有一支源

近伊里蘇山口處亦有溫泉，但水不堪飲用。山經調查人在學術蒙昧時代，居民思想幼稚，將動植礦物合為一談，所記者殊為民間俗傳之民謠韵語。

「又西三百七十里曰樂游之山，桃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是多白玉。」

擬案：今本山海經，此條在「昆侖之丘」條後。今就其水系與產玉情形移此。上條「峚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今中國公私地圖多不著其山。美國國會圖書館高空地形攝影，美航空地圖，美陸軍軍用地圖，皆有其山，且甚顯著，而不具其山名。今擬暫稱之曰「葉城西山」，東方學會宣統元年新疆省地圖之第四圖則曰「協坦耿山」。

本條「樂遊之山」情形相同，今擬稱之曰「黑子爾莊之南山」而東方學會同圖，稱之為「黑子爾山」（回語「黑子爾Kizil」譯「赤色」）然則「桃水」之桃色水，亦即譯「紅色水」，亦即「黑子爾水」矣。「黑子爾」者，丁圖曰「甲子爾」。本山之水曰「桃水」峚山之水曰「丹水」，顯然此一帶皆赤山，故其水挾泥沙而色赤也。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鍾山之東曰瑤崖。」

擬案：鍾山為一重要產玉山脈，在美製各地圖中形甚顯著。而我國現有各地圖中多無記錄。今不得已暫稱之曰「英吉沙爾南山」其山脈越黑水（喀喇烏蘇Kara Usu）而面對峚山山脈者，有十餘山嶺，與玉山（今之「密爾岱山」）相對。瑤崖在其北，且在黑水之北，故有「黃帝取峚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之神話也。

「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于嬴母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石而無水。」

擬案：此「西水行四百里」當指自英吉沙爾溯赤水而西行四百里，又西陸行二百里也。其「嬴母之山」約相當于今疏勒府西北之烏鲁瓦特山King Ata Tagh，似由雅滿雅爾河西進而在其北登山也。

「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丘，無草木，洵水出焉，南流注于黑水。」

擬案：「軒轅之丘」，張圖曰「公格爾山」山高七五六九公尺（實二二、七〇七尺）東方圖稱「科可山」。在美製各圖及攝影中，此一山脈長七百餘里南與黑昆侖山脈，在其最高峯K$_2$前會（譯「穆考」改命名為「黃穆峯」，在青海與南疆之昆侖山處中有「三高」，㈠昆侖之丘及其黑昆侖山脈㈡軒轅之丘及其南之軒轅山脈㈢不周之冰雪山環也。

第四節（丁組報告）自泰器之山至昆侖之丘及四大水系

「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觀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

擬案：「泰器之山」當即今之瑪爾瑙喀克山脈所關西一百八十里，乃自「不周之山」之首計算，即由葉城登山大道之左起算而言也。「觀水西流注于流沙」當即指白昆侖口二水西流，合為離雜阿布水Tiznaf 還葉城西，而北注入流沙也。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

，而北流注于泑水，其中多蠃母。其上多青雄黃，多藏琅玕，黃金，玉。其陽多丹粟，實惟帝之平圃……南望昆侖，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也。其中多玉……北望諸毗。……東望恆(垣)山四成。……爰有淫(瑤)水其清洛洛。……」

挺案：「槐江之山」當即今「英艾奇盤山」「丘時之水」當即今之喇斯庫木水及其本山之支源。「泑水」乃與黑水合流後之葉爾羌河。「帝之平圃」當指「葉爾羌地方」。「南望昆侖」，因「昆侖之丘」最近英艾山而在其正南方。「西望大澤，后稷所潛」已詳于「峚山」釋文。「北望諸毗」已見前。「東望恆山四成」此不可能爲「北岳恆山」愚見以爲「恆」字可能爲「垣」字之誤。曰「垣山四成」，可能指東望不周山環之有西、南、東、北四嶽在四方圍繞而成垣。則所謂四成也「淫水」當即「瑤水」之訛，指玉山之有闐勒水 River Pil。因其過山玉石，故「其清洛洛」無泥沙也。曰「西三百二十里」似由不周之山之首計算。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

挺案：西三百五十里，似亦由不周之山之首計算，玉山去槐江之山約三十里之距離，其關于西王母之傳說乃出于民間之臆傳。竹書紀年記周穆王十七年西王母來朝居于昭宮。或于來時曾過「羣玉之山」。玉山乃其山之一耳。

「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是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于無達。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大杅。……」

挺案：此西南四百里，亦自不周之山首計算。此丘乃祀昆侖之最高峯即今黑昆侖之最高峯 K. Peak of Kara Koram 英人名之曰 Mount Godwin Austen 以紀念其始往探險者。我則改命之曰「黃穆峯」以紀念其始作宮之黃帝與千餘年後來居其宮之周穆王。名從主人也。因黃帝建宮于此，以祀昆侖，故世人目之爲黃帝之下都。其上都則在崇嶺也。

「河水」乃今之塔里木河，南麓諸水匯集于今塔里木河，南流東注而入今羅布淖爾及台特馬湖，經沙漠之蒸發而移，所謂「無達」無所達也。山經之纂者人誤以此水與黃河水通，故稱之曰「河水」也。漢唐人則稱之曰「西域河」云。「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東南流之赤水乃由疏勒府之西，流經疏勒府，而東南流，匯衆水于喀巴克阿克集，在葉爾羌南之大沙漠中，殆即所謂「氾天之水」也。

「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洋水」今稱「阿姆河」，發源于帕米爾高原之東南，流經帕米爾之西北，然後流出高原，向西南流爲今蘇俄與阿富汗之界水，終達二國邊境之大澤，塗泥方百餘里東經 68° 5'至 69° 20'北緯 37° 20'至 37° 45'，當即經所謂「醜塗之水」也。

「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大杅」新疆省境內之以「黑水」爲名之水，無西流者。唯一可能爲昆侖山麓所出之「黑水」，而西流者乃自新疆省西北之界山向外流。綜上文已指出，嬴母之山相當于今之烏魯瓦特山 King Ata Tagh 在東經 74°-75°北緯 30°-39°30'。其北爲赤水 Ulan Usu。赤水之北有大山曰「青大山」Kok Tagh（同經度，北緯 39° 40'－40° 20'）其山西北麓處爲中國與蘇聯之邊界界山。自此界山西出之溪流數十處皆西流，集而成川

日Kara Su 黑水（並有市鎮以「黑水」Kara Su 為名）其流逕費爾干省爲錫洱河，過 Begovat 即周穆王休息園囿樂之文稱所在，是當即本經文之「大秆」，「秆」沿盆也，池沼之謂，過此則錫洱河向西北流，注入鹹海 Aral Sea。

從昆侖山之四大水系，後二者皆超越禹貢「九州」之外鳳皆止于周穆王西巡狩之途中。而今「穆天子傳」之文，乃隨術子及其門人自東周之史藏錄出。可悟燕昭王在其師鄒衍子之指導下，遂使向西出略勘之山川，隱然以穆王西征往返之路線為其導嚮，而有時稍作超越其路線之短程稠查也。

後二章所用之參考圖書，除前二章後所已列者外，又有左列各要籍：

1. 乾隆欽定皇輿西域圖志
2. 又欽定新疆識略
3. 上樹枬　新疆山脈圖志及「新疆山脈圖」
4. 王樹枬　新疆國界圖
5. 徐松　西域水道記
6. 張其昀　中華民國地圖集第二冊　中亞大陸邊疆
7. 東方學會　新疆全省輿地圖（五十八幅）
8. 美國國會圖之新疆青海地形高空攝影曰 Sinkiang

不周山環地形之高空攝影

請讀者注意其瓜字之外形

卷四

北山經地理攷釋

第一章 「北山經之首」章攷釋

「北山經之首曰單狐之山。……逢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水。其中多芘(茈)石文石。」

郝箋云「單狐」玉篇廣韵並作「嶧孤山」，「芘」乃「茈」古通「紫」。「東方學會宣統元年重印新疆全省輿地圖」(下稱「東方圖」)「單斯渾山」(「渾」或作「洪」)上爲東西嶺，下分爲南北嶺，計有五大幹嶺，十數分枝小嶺，大小水南流者不下十水，皆注入「烏蘭烏蘇河」(「烏蘭」譯言「赤」，「烏蘇」「水」也)而西流者，其三支源也。此云「逢水西流注于泑水」殆指此三支源之入赤水。而赤水，至下游則入泑水，即今「烏蘭烏蘇河」之下入「葱嶺北河」，再下則入「塔里木河」也。王樹枬云「疏附迤烏蘭烏蘇河左右一帶山內，長三四百里，產銅，則「紫石、文石」也。

挺案：下文凡言「又北」者多實「東」或微向「東北」凡言水「西流」者多實南流或微向「西南流」也。

「又北二百五十里曰求如之山……滑水(或作「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諸毗之水。」

挺案：「西次三經」云「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又云「槐江之山北望諸毗在和闐皮山二縣南之高山所能「北望」之高山，當即千里外溫宿烏什伽師以北之一帶之高山，是即天山主脈之天可汗嶺 Khan Tengri 及其西之青沙嶺 Kok Shaal (音譯或作「闊克沙阿」嶺)等連綿不斷之高嶺之總名也。然則諸嶺下集合而東流之水，亦即今之喀什噶爾河也。故求如之山之「滑水」(或「滑水」)西流注于「諸毗之水」，當即今庫爾郎克河西流注于喀什噶爾河。而「求如之山」即今之「蘇渾(「洪」)山」也。疏附鄉土志云「蘇渾山，西南距縣城二百七十里」乃謂是矣。

「又北三百里曰帶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碧……彭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芘湖之水。」

挺案：「芘湖」即「茈湖」即「紫湖」，當即因紫石而得名。曰「紫石」「青碧」「玉」皆銅之礦石也」。(詳見本今考之「礦物御考編」)「帶山」當即今柯坪縣北不甚高之一長嶺今曰「哈拉鐵克塔山 Karatek Tau」在青砂嶺及蘇渾山嶺之二嶺間，東西甚長如帶，因名。彭水西流注于紫湖，即柯坪縣北水注入城西之上六村及下六村湖水也。

「又北四百里曰譙明之山，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是山也無草木多青碧。」

挺案：譙明之山當即今之青砂嶺，即烏什縣北之高嶺。其水下注入阿克蘇河，而最後入于葱嶺河，經所謂「西流注于河」也。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涿光之山，䲃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

挺案：「涿光之山」當即今之天可汗山之西南嶺及其下南行各分支嶺之總名。「䲃水」當即今之阿克蘇河。嶺高而水下注，其聲

如設置．故稱其水曰「雷穴」。英國學者 Sir Aurel Stein 詳考新疆地理云，回語稱該雷鼬水曰「白水」Ak Su（音譯「阿克蘇」）其水入塔里木河故曰「注于河」。曰「三百五十里」乃其山長也。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虢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鐵。伊水出焉，西流注于河。」

挺案：此「又北」仍是「又東而微偏北」。所云「多玉」者銅鑛也。「多鐵」者鐵礦也。所謂「虢山」者，乃今拜城之北嶺，自哈雷克套山．西至木素爾山一帶之長嶺及其南下行諸分嶺之總名也。據王志山脈二：(甲)「塔爾奇山」（在拜城西北一百六十里）(乙)「牙色里敏山」（南距拜城一百三十里）(丙)「提札哈依胡山」（南距拜城一百二十里）(丁)「明布拉克山」（西南距拜城二百三十里）以上四分嶺皆在拜城北，皆產鐵，其水皆流入木札拉提河。(戊)鄧爾曬山在拜城西南，產銅。有三銅廠。近者一百三十里，遠者二百五十里。

有藍銅鑛，世稱「藍石」、「紫玉」、「藍玉」。有綠銅鑛世稱「孔雀石」亦稱「綠玉」、「碧玉」。故經文所云「其陽（山南）多玉，其陰（山北）多鐵」。其紀錄甚正確。「木札拉提河」之上源向西南流，繞銅山而折向東流入「渭干河」合于「伊水出焉，西流注于河」之紀錄。山經語簡，限于所見之一段，多爲其首段及其最後歸宿非如「水經注」之詳記曲折也。此云「西流注于河」而實先向西南流改向東南又改東流先入渤水終入渤澤所謂「河潛源」。

(己)「額什克巴什山」常有火，多硫礦、銅、鐵。

此山在拜城東北境上，在庫車縣北二百里。水經注云：

「屈茨（即「龜茲」即今「庫車」）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則但烟，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鐵，恆充（西域）三十六國用」。

此可見此地產鐵一度之盛況。據張其昀圖，拜城及庫車之山產銅、鐵、石油、石炭、石膏、及鉛。硫礦泉水及煤硫礦皆作烟，則晝日作烟之解釋，煤硫礦夜則見光，則所謂「夜則火光」之說明也。山海經之作，雖在地理思想之啓蒙時代，而其山水礦產之調查，乃有相當正確之紀錄如此。可見清代編纂「四庫全書」之學者，列山海經於「小說類」，其謬妄甚矣。而且啓鄰國之貪心。

「又北四百里，至于虢山之尾，其上多玉而無石。魚水出焉，西流，注于河。」

挺案：虢山之東北，可稱爲有「水西流注于河」者，僅有一水，今曰「伯什克勒克河」。此水當即經中之「魚水」。然則所云「虢山之尾」，即由此向東北及東南急遽下降之嶺也。察其今名爲「秀得爾山」與「帖爾斯克山」，並在輪臺縣北境。

「又北二百里曰丹熏之山，其上……多丹雘熏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棠水。」

挺案：此「又北」仍是「又東」。察東方「新疆圖」第三十四及三十五圖，及王著「新疆山脈圖」之「天山第四圖」，在庫爾勒與焉耆之間有紫泥泉驛，其上之高嶺，曰「多羅嶺」及「白拉起嶺」（丁圖則曰「波羅哈丹山」）其上有「紅石疊山」（亦曰「紅石合疊山」）。曰「紫泥」曰「紅石」曰「丹」，顯然示其山之上下「多丹雘」之明證，當即經中「丹熏之山」也。而曰「熏水西流注于棠水乃不入河之水」。然則「棠水」當即今庫爾楚之草湖或哈拉里克草湖，「熏水」即其湖上之諸水也。

「又北二百八十里曰石者之山。其上無草木多瑤碧。泚水出焉西流注于河。」

挺案：此「又北」乃「又東北」。猶「丹熏之山」之東或東北而有「西流注于河」之水獨一無二，惟「孔雀河」當即經中之「泚水」。然則「石者之山多瑤碧」當即今焉耆東之庫爾泰山。王志引勘鑛公牘庫爾泰山在焉耆府城東三百五十里有銅鑛由西而東鑛苗浮現寬三十丈長里許。然則經所云「多瑤碧」者乃「孔雀石」「紫石」類之銅鑛苗也。自庫爾泰山至庫拉山，水皆向西南流入于「孔雀河」然後轉入「泑澤」則所謂「西流注于河」也。然則所云「泚水」乃今之「孔雀河」也。可知「泚水」乃因「茈石」而得名，「孔雀河」亦因「孔雀石」（銅綠鑛石）而得名也。

「又北一百一十里曰邊春之山，……杠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

挺案：「杠水」「西流注于泑澤」，試以今之「珠勒都斯河」及其下游之「海都河」（亦作「開都河」）當之，似可以解釋。然則「邊春之山」云者，當即今「薩阿明烏拉山」（亦作「烏拉達坂」）一系之羣山也。（自西而東曰「烏蘭嶺」，曰「達蘭嶺」，曰「察罕烏生嶺」，曰「哈哈爾嶺」曰「丹布山」曰「海都山」）。

「又北二百里曰蔓聯之山，其上無草木。」

挺案：此山似可以今「珠勒都斯山」當之。

「又北一百八十里曰單張之山，其上無草木。櫟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杠水。」

挺案：經云「櫟水」「注于杠水」，而上文已推定「杠水」爲今之「海都河」。然則「櫟水」云者，乃今之「塔拉斯河」也。然則「單張之山」云者當即今自哈布嶺以西至于博羅蘿山之一帶山嶺也。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灌題之山，其下多流沙多砥。匠韓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其中多磁石。」

挺案：「磁石」鐵鑛也。有鐵鑛之山而其水「西流注于泑澤」則唯今之「天格爾山」，（即廸化之南山）足以當之。其山之北爲「準噶爾大沙漠」，合于「其下多流沙多砥」之紀錄。「砥」者細沙所漾之砂石也。當即今之「巴倫哈布齊垓水」也（東方圖「天山第四圖」）逕海都山下入「海都河」逕「孔雀河」而入「羅布淖爾」。

「又北二百里曰潘侯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鐵。邊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櫟澤。」

挺案：此所謂「潘侯之山」乃今「博格多山」Bogdo也。山高五四〇〇公尺。其山南產銅，山北產鐵。銅鑛鑛苗稱「玉」，其說明已見上文所考。經中「櫟澤」乃今吐魯番之「覺羅浣」也。「邊水」今曰「白楊河」，南流逕托克遜而入「覺洛浣」，與經中之紀錄完全符合。

「又北二百三十里曰小咸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雪。」

挺案：此今巴爾庫山也（「巴爾」Bar者「虎」也「庫」Kul「湖」也亦音譯曰「巴里坤」）在今鎮西縣（即「巴里坤」，舊曰「惠寧城」）嶺高多在一萬二千至一萬四千餘呎之間，故常年積

雲。（參閱國立中央大學製廿五萬分一地圖第二十七，及高空地形攝影）

「又北二百八十里曰大咸之山，無草木，其下多玉。是山也，四方不可以上。」

挺案：此今「喀爾雷克山」（張圖譯名）Karlick Tagh山高多在一萬四千呎上下，四方險峻故「不可以上」。其山在今哈密縣之東北，鎭西縣之東南，伊吾縣南。是即周穆王所遊經之「文山」。「穆天子傳」云「伊吾山中有九色石」，「穆天子傳」謂之「文石」，即經文其下多玉」之正解。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出于昆侖(之虛)之東北隅，實惟河原。」

挺案：敦薨之山之水，乃漢「敦煌郡」之所由命名也。易「薨」爲「煌」，因「薨」字下从「死」，漢人忌之，故同音而易其字，如「東越」之改稱「東冶」例。此山在「大咸之山」之東南，而曰「又北」，因此章皆以「東」爲「北」也。其山爲今「遙稅山口」南北之連山，北段今稱「白塔山」，南段今稱「馬鬃山」（詳見張其昀「大陸邊疆圖」甲一七）其山東起酒泉北，西訖玉門關北。「敦薨之水」即今東起玉門縣西經玉門關更西經今哈拉湖而西入流沙之水也。是乃禹貢「弱水既西」之「弱水」。又曰「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之「弱水」也。今人誤以北入「居延澤」之水爲禹貢之「弱水」。而誤稱此水曰「疏勒河」。又因其西有「哈拉湖」，雖誤指此爲「黑水」，而謂禹貢「雍州」之「黑水西河惟雍州」之「黑水」即此水。此一誤認，誤盡蒼生！因其不知「黑水」「西河」爲自帕米爾之黑水東行而注入葛羌河額泑水，流經數千里而入泑澤長數千里之黑水也。遂將禹貢雍州最大部分包括自黃帝以至于周太王之「懸圃」（即「八帕米爾」）黃帝迄周穆王禋祀昆侖虛之宮（在K₂峯下）黃帝之平圃，（即莎車平原）后稷所葬之稷澤，軒轅之丘，黃帝狩獵之山，帝俈帝堯之臺，西方爲周太王守土之寶雍氏數千里之天山兩麓之地，均劃出「禹貢雍州」之外，而忘卻「任土作貢」之雍州以球琳琅玕爲土貢，而赤烏臘泊舂山之「球琳」乃全世界中最特殊而無附之產品。清光緒二十一年，竟極其愚妄而名此五千年來之中國舊疆曰「新疆省」，而一任英俄帝國私自攘奪其地焉，皆此誤認山川爲之害也。「河原」者「黃河源」也。山經誤認西域長數千里之「黑水」（即「葱嶺南河」「葱嶺北河」合而爲一之「泑水」，是即雍州「黑水」，今曰「塔里木河」）以爲中國黃河之遠源，曰「實惟河原」。其誤前已詳解。

「又北二百里曰少咸之山，敦水出焉，東流注于雁門之水(居延澤水)。」

挺案：「少咸之山」當即今庫庫推赫爾山，與「小威」「大威」之山，同一山系，而在「敦薨之山」之山脈之北。其山有水流向今居延澤而中竭。「雁門之水」四字，當即「居延澤水」四字之譌。其水名曰「敦水」，則示其出于「少咸」與「敦薨」二山脈之間矣。

「又北二百里曰獄法之山，瀤澤之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泰澤。」

挺案：「泰澤」云者，謂「甚大之澤」也。就地望觀之，當即謂今之「貝加爾湖」其長千餘里，廣約二百里。今「杭愛山」及唐努烏梁海諸山之水之入「貝加爾湖」者皆向東北流，是即所謂「

滾澤之水」、「滾」字在字書，義爲「北方之水」。故「滾澤」二字之意義，乃「北方之水澤」也。「獄法」二字當卽「嶽法」之訛。「北山經」之踏勘者，既以今「阿爾泰山」爲「北嶽之山」，故同稱「杭愛山」曰「嶽法」、「法」者「式」也，謂其與阿爾泰山形式相同也。此所指者，乃今之「西庫倫山」也。

「又北二百里曰北嶽之山，諸懷(滾)之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囂水。」

「又北百八十里曰渾夕之山……囂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海。」

挺案：今「阿爾泰山」有「水西北流注于海者」則今「鄂畢河」Ob 西北流入于「北冰洋」則經中之囂水西北流注于海也。其山南百餘里有水西北流注于鄂畢河者，今之「伊爾濟河」Irtish R.也。然則所謂「北嶽之山」乃謂「阿爾泰山」之中峯也，其二高峯今曰「吉奇吉尼山」之「烏里鄂博峯」高約三千八百公尺（卽約一萬二千尺）及「木孜得套山」亦四千公尺卽一萬二千餘市尺所以稱「北嶽」也。（可資比較者，東嶽泰山之高僅一五九〇公尺，卽四七七〇市尺）。

「囂水」出于「渾夕之山」而今「鄂畢河」之數源，皆出自「阿爾泰山脈」中之「比魯哈山」，高一六、一〇五呎（美航空圖）然則今之「比魯哈山」卽經中之「渾夕之山」矣。「伊爾濟河」（西北流注入鄂畢河）乃經中「諸懷之水」矣。(「懷」當作「滾」)

「又北五十里曰北單之山，無草木多蔥韭。」

挺案：此乃嶽法之山北又五十里也。

「又北百里曰羆差之山，無草木多馬。」

「又北百八十里曰北鮮之山，是多馬。鮮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涂吾之水。」

「又北百七十里曰隄山……隄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泰澤。」

挺案：「隄水」，「東流注于泰澤」。今察「屯金山」高一二、八二一呎，長嶺橫亘，遙望如長隄，則經中之「隄山」也。有水東流注于「貝加爾湖」者，是卽經中之「隄水」也。

「北鮮之山」，相距百七十里，有水「西北流注于涂（或作「余」）吾之水」相當于今「薩彥嶺」其嶺南北之水，皆西北流注于葉尼塞河。然則今之「薩彥嶺」乃經中「北鮮之山」也。今之「葉尼塞河」乃經中「余吾之水」也。今之烏魯克穆河及喀孜爾河乃經中之「鮮水」也。

「北單之山」在「渾夕之山」北五十里，則今「比魯哈山」之東北之「賽留格穆山」也。

「羆差之山」又北百里，則今之「唐努烏拉山」也。

「凡北山經之首，自單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

郝云，今五千六百八十里。

挺案：燕昭王之遣使在鄒子之組織、籌劃、指導下，而踏勘宇內外之山川，北知有北冰洋，南達印度洋之孟加拉灣，東達日本東京灣，西越帕米爾高原而達阿富汗之阿姆河中流之澁澤及浩罕之

鄱泙河中部之玄池，此種驚人之成就，却在公元前第三世紀之初，早于可侖布之發現美洲」千八百年。而歸子之實驗主義及歸納法之研究法早于羅傑培根 Roger Bacon」千五百餘年，此在實驗科學之成就中華民族先民之成就舉世無兩。偉哉！

第二章 「北次二經」章攷釋

「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

挺案：「管涔之山」今地圖上仍名「管涔山」，俗稱「蘆芽山」，在今山西省寧武縣南長數百里之長嶺，爲汾水北源之所在。汾水南流而西折逕河津縣注入黃河。

「又北二百五十里曰少陽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赤銀。酸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汾。」

郝箋：「元和郡縣志」，交縣有少陽山，在縣西南九十五里。吳承志云「酸水」今「文水」，有二源，一出交城縣西北少陽山北，一出少陽山西文水縣。今「文峪河」即「酸水」。

「又北五十里曰縣雍（同懸甕）之山，晉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汾水。」

吳云，「晉水」即今太原縣「輔村水」。水經云「晉水」出晉陽西「懸甕山」。輔村水，自縣北折而西南與晉祠鎮水會而折東，今引爲渠，已堙」。

「又北二百里曰狐岐之山……勝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汾水。」

挺案：郝氏吳氏均以「狐岐之山」爲孝義縣山，但察孝義縣遠在太原縣南，而非「又北」，且其水非「東流注于汾水」，故二人說皆非。今察太原縣又北二百里而有水東（北）流入汾水者，乃今嵐縣之「嵐河」，此乃呂梁山中白龍山東流之水，東北流注入汾水。然則經中「狐岐之山」即呂梁山中之白龍山，其「勝水」即今之「嵐河」矣。（見丁圖）。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梁渠之山，無草木多金玉。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雁門。」

挺案：此條今本在「北囂之山」之次，然自「水經注」以來，學者多以「脩水」即「㶟水」，而「雁門」即句注山上之雁門關。然則其編綴錯誤，而當改編于此。然則「梁渠之山」當即「句注之山」矣。

「又北四百里曰爾是之山，無草木無水。」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白沙之山，廣員（同圓）三百里盡沙也。鮪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

挺案：右二山之次序，今本之原編綴倒置，致與今地皆不合。今改正其次第，則一切全合。（此與「南次二經」「句餘之山」之編綴錯誤例同）改編以後，「爾是之山」當即今山西陽高縣之老爺嶺（晉綏界山）「白沙之山」乃今察哈爾省沙漠中之「沙山」。白「鮪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謂此沙山所出之水，流入「阿爾察汗淖爾 Artsagan Nor」而停豬也。然則「鮪水」云者，即此淖爾之東溪也。在今張北縣北。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狂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狂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浮水。」

挺案：按其方向道里，此乃熱河省林西縣之西山，即大興安嶺之南尾。山高六一〇九公尺（即二萬一千餘市尺）故「多夏有雪」，即公吉爾河等水（丁圖）西流先入于達里泊 Tari Nor，更西而注入「阿爾察汗淖爾」故稱之曰「浮水」也。（比較張圖）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諸餘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松柏，諸餘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旄水。」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敦頭之山，其上多金玉無草木。旄水出焉，而東流注于印澤。」

挺案：合二者共七八百里，相當于由阿爾察汗淖爾至庫倫買賣城東之巴顏山之距離。旄水東流注于印澤，相當于克魯倫河東流注入呼倫池。然則今之「巴顏山」經中之「敦頭之山」也，今之「克魯倫河」，經中之「旄水」也。今之「呼倫貝爾池」，經中之「印澤」也。今之「都爾倫嘉山」，經中「諸餘之山」也。其山東南流諸水，經中「諸餘之水」也。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鉤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

挺案：按方向及里程，「鉤吾之山」當指今「大興安嶺山脈」中段。

「又北三百里曰北嚻之山……涔水出焉，而東流注于卭澤。」

挺案：按方向里程推察，則「北嚻之山」當即今之「小興安嶺」。「涔水東流注于卭澤」當指烏蘭山以東諸水。（即「梧桐河」等水流經樺川縣北澤藪區而後入松花江也。「卭澤」即樺川北澤。

「又北四百里曰姑灌之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

挺案：此康（孔）鵜毛山也，其高八六六一呎，因其緯度已高故多夏有雪。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湖灌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碧。湖灌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海中。」

挺案：此山大小三湖在其三面可稱「三湖山」，其湖水，南曰「包羅」，中曰「艾夫湖」，北曰「翅茶」，多瀆入湖水下流，東流合混同江入海。

「又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洹山。」

挺案：此「水行五百里」，乃由混同江行至海口之距離。「流沙三百里」，乃自黑龍江口跳海峽而至洹山之距離。所謂「洹山」，當即今「麥法虔山 」Mevachan 之山岬。

「又北三百里曰敦題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是錞于北海。」

按案：「敦題之山，當即烏蘭邦岬之高山，在鄂霍次克海南岸正中間之高岬，故曰「錞于北海」，其山出銅鐵，故曰「多金玉」。

「凡北次二經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題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

郝箋，今六千一百四十里。

第三章 「北次三經」章攷釋

按案：「北次三經」一章，原經文之次序紊亂特甚，今根據各山在地圖上之天然顯序，澈底改組之，庶讀者易于明瞭，如左：

第一組 晉中橫斷諸山（離「北次二經」之晉北山，自西而東）

(1)孟門之山・(2)平山・(3)京山（太嶽）・(4)謁戾之山・(5)丹林草山・(6)發鳩之山・(7)少山・

第二組 中條山脈諸山（自晉西南而東北）

(1)景山（一鹽澤）・(2)陽山（一留水）・(3)賁聞之山・(4)王屋之山・(5)教山・(6)天池之山（底柱、析城）・

第三組 太行山脈西南段（自西而東）

(1)歸山・(2)龍侯之山（一決決之水）・(3)馬成之山・(4)咸山・

第四組 太行山脈南段（自南而北）

(1)蟲尾之山・(2)彭毗之山・(3)沮洳之山・(4)小侯之山・(5)神囷之山・(6)錫山・

第五組 太行山脈中段（自南而北）

(1)敦與之山・(2)景山・(3)題首之山・

第六組 滹沱水系諸山（自東南而西南而東北）

(1)白馬之山・(2)石山・(3)空桑之山・(4)泰頭之山・(5)泰戲之山・(6)軒轅之山・(7)高是之山・

第七組 京西諸山

(1)錨山・(2)松山・(3)柘山・(4)維龍之山・

第八組 京北諸山（自西北而東北）

(1)陸山・(2)沂山・(3)燕山・(4)饒山・(5)乾山・(6)倫山・(7)碣石之山・

第九組 更遠西北諸山（自南而北）

(1)雁門之山・(2)梁渠之山・(3)帝都之山（泰澤）・(4)母逢之山・(5)鶉號之山・(6)幽都之山・

第一節 晉中橫斷諸山（自西而東）

「北次三經之首，曰孟門之山。」

按案：康熙山西通志云「孟門山在吉州黃河上」，此說合于本經下條云「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曰平山」之方位，「孟門山」即「壺口山」，禹貢「冀州，既載壺口」，其「壺山」即自此開始。

「又東三百二十里曰平山。平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

吳承志曰「今臨汾縣西南有平山，平水出于其麓，東流至縣，潴為平湖，故曰「潛」」。

按案：今臨汾縣，昔稱「平陽府治」，府在平水之陽故曰「平陽」。「平山」今丁謙各地圖皆作「火焰山」。

「又東二百里曰京山……其陽有赤銅（銅礦）其陰有玄礵（鐵礦）。高（京）水出焉，南流注于河。」

吳承志曰，「京」大也，今稱「梁山」，又稱「朱砂嶺」。「高水」乃「京水」之訛，即「滄水」今稱「離水」。太平寰宇記曰「滄高山出五色玉」（銅礦）。唐書地理志云「翼城縣有銅源，有滄高山有銅有鐵」與經合。按案：「朱砂」乃鐵礦，「五色玉」乃銅礦。「京山」當即「霍山」，據各記載，似全山脈有銅礦

嶺，不限于翼城縣山也。

「又北二百里曰謁戾之山……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

挺案：漢志，「謁戾山一名『羊頭山』。世靡谷沁水所出」。今其山屬沁源縣。山下有沁水三支源即「紅沙崖」、「沙灘底」及「澗崖底」，總稱「世靡谷」下流集更多支源而入沁水縣逕陽城縣，入河南省沁陽縣逕武陟縣入黃河。

「其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嬰侯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氾水。」

挺案：丹林羣山，多支水源，東流注入丹水而入黃河。其山後多支水源流入太谷平遙之「塗水」，殆即經中「嬰侯之水北流注于祀水」也。其水入汾水（「氾水」乃「祀水」之訛。見「水經注」。）

「又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郭注在長子縣）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名曰精衛……（民謠省去）漳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挺案：嘉慶長子縣志（卷首及卷一）漳水源出發鳩山，在縣西五十里。其山不高大。山南今爲「申家溝」溝南有分水嶺。嶺南之水南流入沁水。嶺東嶺北之水東流入于漳水，是謂「濁漳」。逕鄴（今臨漳縣，清屬彰德府）之「東達嶺」折，與清漳合，東注衞河

「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少山……清漳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濁漳之水。」

挺案：其水源在今昔陽縣西南三十里「沾嶺」下。沾嶺即經中「必山」。

第二節　中條山脈諸山（自晉西南而東北）

「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南望鹽販之澤，北望少澤。」

郭注，「鹽販之澤，即鹽池也」挺案，郭注是也。郭引外傳曰「景霍以爲城」是景山乃與霍山並稱之高山也。鄭樵，「太平寰宇記」云「山在聞喜縣東南十八里。」「北望少澤」，當謂鹽池北（今姚暹渠北之「苦池」）。

「又東三百里曰陽山……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

挺案：水經注河水，下云「河水，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春秋公羊傳「晉敗茅戎于大陽」（漢置「大陽縣」，應劭曰，「城在大河之陽，或者地名大鮮與曰「故城在今山西平陸縣東北十五里」。水經注繼曰「河水又東沙澗水注之。水北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傳說隱居室前，東北十餘里即巔軨坂也。巔軨橋之東北山溪中有小水西南注沙澗亂流，逕大陽城東，沙澗水南流注于河」。然則經中「陽山」，即「虞山」、亦稱「薄山」，而其「留水」即「沙澗水」矣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賁聞之山……」

挺案：經中「賁聞之山」在「陽山」之東三百五十里，在「王屋之山」南「百里。察地圖，此乃垣曲縣之東南山，今曰「岱嵋山」也，山高一千二百一十公尺。

「又北百里曰王屋之山，是多石，𣲰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泰澤。」

郝箋：「水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引此經，『𣲰』『沇』聲近」。挺案：郝箋是也。斫云「河東垣縣」即今「山西省垣曲縣」。王屋山載辭典云今跨河南（省）濟源縣與山西（省）陽城縣及垣曲縣三縣之地。

「又東北三百里曰教山，其上多玉而無石，教水出焉，西(南)流注于河。是水冬乾而夏流，實惟乾河。其中有兩山，是山也廣員三百步，其名曰發丸之山，其上有金玉。」

郝箋指出，「教山」「教水」均見于水經注，云「教水南入于河」，則經中「西流注于河」乃「南流」之誤。挺案：郝此說是也。「教山」在「王屋山」東北三百里，當即今圖中歷山山脈中之山。美軍用詳圖歷山山脈「南流注于河」之水爲數七八。其在王屋山東北三百里之水，當即其最東北之水。惟此水去聞喜縣甚遠，故與郝云「聞喜之乾河」無關。曰「其上多玉」曰「發丸之山其上有金玉」皆似爲銅礦之產地。

「又東北二百里曰天池之山。……澠水出焉，潛于其下……」

禹貢導山曰「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霍山）。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

康熙「山西通志」卷五，「陽城縣」云「厎柱山在縣南五十里，山有三峰，中峰高大最秀，其下惟土，絕峰獨惟石，若石柱然，故名（「厎柱」）。登其顚，俯瞰「黃河如線……西南五十里爲王屋」。又，「析城山在縣西南七十里，山峰四面如城，高大而峻，迤出諸山，幅員四十里……四峰林木茂盛，上有成湯廟，廟前有二龍湫，亢旱不竭。又，「王屋山在縣南八十里，其西南跨垣曲縣境，秀麗極高，廣三十里。」

乾隆「河南通志」（「山川上」）云「仰天池在濟源縣西、王屋里、其池四面高而中低凹」。又，「太乙池，在濟源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天壇山上（美國省撰作「天台山」），濟水出此」。

挺案：據右各紀載，則析城山上之二「龍湫」，王屋里之「仰天池」，天壇山上之「太乙池」，皆可被稱爲「天池」。惟本條經文云「澠水出焉，潛于其下……」則可知其決非「濟水所出」之天壇山上之「太乙池」。而「仰天池」在王屋里，乃在王屋山前。但王屋山經中下文另有一條專載，故知其亦非王屋里之「仰天池」。惟經中無「析城山」之紀載。然則此條殆指「析城山」，其「天池」殆即指成湯廟前之二「龍湫」歟？

第三節　太行山脈西南段諸山（自西而東）

「太行之山，其首曰歸山。其上有金玉，其下有碧。」

臧勵和「地名大辭典」曰，太行山，南起于河南（省）濟源縣，北迄于京兆昌平縣。吳承志引「述征記」云「太行首始河內，北至幽州，凡八陘。「陘」者連山中斷之謂。第一「軹關陘」（在今河南濟源縣），第二「太行陘」（在今河南沁陽縣境，亦稱「丹陘」），第三「白陘」（在河南輝縣）第四「滏口陘」（在今河北省磁縣），第五「井陘」，（在河北獲鹿縣）第六「飛狐陘」（今山西省蔚縣），第七「蒲陰陘」（在河北易縣）第八「都陘」

（在河北昌平縣），然則「太行山之首曰歸山」，當在濟源縣境或其西尋覓。

「又東北二百里曰龍侯之山，決決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吳承志曰「決決之水」即「決水」，引「太平御覽」文爲證。又曰「決水」即「溴水」，引禮記「月令」篇「仲夏之月鵙始鳴」，而大戴禮「夏小正」篇作「鴂」，可證「臭」、「夬」古通。因謂「決水」即河南濟源縣之「溴河」。其水有三源，其南源之一出縣西之五指山東麓，是即「龍侯之山」。擬案：乾隆「河南通志」「山川下」章，「懷慶府」下云，「溴水，源出濟源縣琮山，俗呼爲『白澗水』，春秋『公會諸侯于溴梁』即此地。」察美陸軍用二十五萬分之一詳細地圖（AMS, Series L500, NI49-3）「白澗水」出自「胡圪塔頂」，山高一二二六公尺，當即「琮山」亦即經中「龍侯之山」矣。

據此，而向其西南二百里尋覓經所謂「歸山」有高山今曰「大葉嶺」其山高一八四五至一八五五公尺，高于東岳泰山者三百餘公尺，乃山西省陽城縣與河南省濟源縣二縣之分界山，當即「太行山之首」曰「歸山」矣。（張圖曰「三盤山」）今濟源縣東南有「東軹城」，當在「軹陘」之首，或其近地矣。

「又東北二百里曰馬成之山。」

「又東北七十里曰咸山，……條菅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長澤。」

擬案：太行山脈之南段，水多向東南流。獨晉城縣東八十里，有「赤土坡山」高一四三六公尺（AMS, Sories L500, NI49-4）有水出「大水峪」向西南流經行六十餘里，過「十二會村」偏後，注入長數十里之長寬溝澤沼地，當即經中「條菅之水……西南流注于長澤」也。若然，則今之「赤土坡山」當即經中之「咸山」矣。

然則，經中「馬成之山」在「咸山」之西南七十里，當即今河南博愛縣北之「張嶺山」其高一〇八二公尺，是在晉城縣之東南。

第四節 太行山脈南段諸山（自南而北）

「又東二百里曰虫尾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碧。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河。薄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黃澤。」

擬案：此「蟲尾之山」當即今陵川縣南之山，其流向西南之水入于丹水，丹水先入沁水，而沁水入黃河，此曰「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河」，蓋指其爲丹水之一支源，而其最終之歸宿爲黃河也。其流向東南之水爲「薄水」今曰「波河」（「薄」、「波」音似）合「峪河」「石河」之水而爲「北流河」下入「衞水」，東北過內黃縣而入澤藪區，則經中之「黃澤」也。

「又東三百里曰彭毗之山，其上無草木多金玉。其下多水，蚤林之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河。肥水出焉，而南流注于牀(淇)水。」

吳云「三百」當作「三十」。「彭毗之山」當即今陵川縣東之「三雍山」。「蚤林之水」今之「蚤水」，東南流合「淇水」折而東北而入河南省林縣淇縣，東南流入衞水。「牀水」乃「淇水」，「淇」之古文「丌」訛作「牀」，「肥水」乃詩經衞風之「肥泉」。

「東三百里曰沮洳之山，無草木有金玉。濝（郝云即淇）水出焉，南流注于河。」

郝箋，水經云「淇水出河內隆慮縣（今河南「林縣」）大號山，（郭註同）又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地理志曰，「至黎陽入河」。挺案：自黃河東徙後，淇水不入黃河，今淇水入衞水入運河。

「又東百八十里曰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于黃澤。」

吳云，「水侯之山」，今涉陰縣西山。「明漳之水」今湯河，東流至縣東界，合衞河，終注黃澤」。光緒內黃縣志云「黃澤在縣西北，方數十里」。

「又北三百里曰神囷之山……黃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洹。滏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歐水。」

挺案：「黃水」東注于「洹」今稱「安陽河」。過安陽內黃，入衞水。滏水為磁縣河，「東流注于歐水」，乃今「滏陽河」。「神囷之山」明一統志云「神麕山在磁州（今曰「磁縣」）城西四十里，以形得名，亦名「石鼓山」。

「又東北二百里曰錫山，其上多玉，其下有砥，牛首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滏水。」

吳曰「二百里」承發鳩之山而言也。「錫山」漢志「趙國邯鄲堵山，牛首水所出」。「牛首之水」今「牛照河」。挺案：俗呼「牛蚪河」東北流入滏水。「錫山」今仍稱「堵山」，在邯鄲縣西。

第五節　太行山脈中段諸山（自南而北）

「又北百二十里曰敦與（太平寰宇記作敦輿山）之山。其上無草木，有金玉。溹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泰陸之水。泜水出于其陰，而東流注于彭水。槐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泜澤。」

挺案，此承錫山「又北百二十里」也。自山西省和順縣境以東至河北省內邱，臨城，贊皇，欒縣間有長嶺名稱繁多。有夜地嶺嶺南今之「小馬河」即經文「溹水出于其陽」也。其嶺北今之「泜河」即經文「泜水出于其陰」也。更北「槐水」今仍名「槐河」。禹貢之「大陸澤」後分為較小之泊。「溹水」注入「南泊」，經中所謂「泰陸之水」也，在今任縣與鉅鹿縣間。「槐水」、「泜水」注入「北泊」，經中所謂「泜澤」也。

「又北二百里曰景山……景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海澤。」

挺案：「景山」今贊皇縣之「贊皇山」（高一一八五公尺）。其東南流之水，今稱「洨水」當即經中「景水」，流而東南，過柏鄉縣而東入「侯澤」，當即經中之「海澤」。「海」「侯」雙聲音轉。

「又北百里曰題首之山，有玉焉，多石，無水。」

挺案：此山相當于今獲鹿縣北之黃花嶺。

第六節　滹沱水系諸山（自東南而西南而東北）

「又北百八十里曰白馬之山，其陽多石玉，其陰多鐵多赤銅。木馬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滹沱。」

郭云：山在今山西省盂縣東北六十里（見「元和郡縣志」）

挺案：山在六嶺關南。「木馬之水東北流」與平山縣之治河遙對，平行入滹沱河。「又北百八十里」乃承「題首之山」而言也。

「又北三百里曰石山，多藏金玉。濩濩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滹沱。鮮于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滹沱。」

挺案：「又北三百里，承「白馬之山」而言也。「石山」合于今五臺山之中臺南臺山脈。「鮮于之水……南流注于滹沱」，合于五臺山南麓諸水匯爲「清水河」而南入滹沱。「濩濩之水東流注于滹沱」，合于五臺山東脈南段諸水，在今平山縣境內西部注入滹沱。

「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滹沱。」

挺案：「又北」當作「西北」。「空桑之山」當指今之「繫中山脈」，高處七八千尺，故多夏有雪。「空桑之水……東流注于滹沱」當指繫中山諸水，北起崞縣之「陽武河」，南迄定襄縣之「牧馬河」，皆「東流注于滹沱」也。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泰頭之山，共水出焉，南注于滹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

挺案：此上承崞縣繫中山之「空桑之山」之北端而言也。此「泰頭之山」當卽五臺山之北臺山，「共水」卽其水，而南注于清水河之水而入滹沱。

「又北三百里曰泰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滹沱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漊水。液女之水出于其陽，南流注于沁水。」

挺案：此承「空桑之山」而言也。「泰戲之山」當指恒山東北阜南今平型關山，乃滹沱水之發源地。本條自「而東流注于漊水」以下，皆未親自踏勘而妄報之紀錄，皆不可能。

「又東北二百里曰軒轅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竹。……」

挺案：此自北臺山至恒山東北阜之里程也。情形亦合。

「又北三百里曰高是之山，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滹沱。……滱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挺案：此亦承「白馬之山」而言也。郭注「在北地靈丘縣」，郝云「水經注作『高氏』，今地圖作「靈邱縣」。元和郡縣志云，「滱水出靈丘縣西北高是山。滋水出縣西枚廻山，與高是山連麓」。「滋水」晉世作「泒河」（「泒」从「水」，「瓜」聲，切勿

訛作「派」)今作「沙河」。其下游注入豬籠河，逕白洋淀，入大清河。現代地圖（張圖及丁圖）「滋水」不入滹沱河。但楊守敬著「水經注圖」之「滹沱河篇」，滋水在無極縣與藁城縣間入滹沱河。殆因皋澤區各水道古今有改變歟？「滱水」在現代地圖曰「唐河」，亦下注白洋淀，入「大清河」，經所謂「東流注于河」也。

第七節　都門西太行山脈諸山

「又北百里曰繡山，其上有玉青碧。……洧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吳承志曰此「又北百里」承「維龍之山」而言也。「繡山」乃今房山縣西南「大安山」，「洧水」乃今「胡良河」，有二源：南源逕涿州（今「涿縣」）分二派，南派合拒馬河，逕雄縣合易水入西淀。東派合琉璃河，又東合永定河，入東淀。古時拒馬河正流及易水俱入督亢澤。惟拒馬河支流別出，合此河入徒駭河。今淶水正流合滱水滹沱水。所行之瀆，即徒駭故道也。

「又北百二十里曰松山，陽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河。」

吳云，此「松山」今房山縣西北大房山。「陽水」乃今「琉璃河」上源。「防山」即陽山。「防水」即「陽水」。「房山」又因「防水」而得名。陽水下入徒駭河道，故云「注于河」。

「又北百七十里曰柘山，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歷聚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洧水。」

挺案：大房山之西北百七十里有山其水「北流注于洧水」，乃今齊堂西長城外橫嶺子之一八二三公尺之高山，有水南與淶水合流東入涿縣拒馬河過涿縣南，而北流入琉璃河之胡良河，殆即經中所云「歷聚之水北流注于洧水」。

「又北三百里曰維龍之山，其上有碧玉，其陽有金，其陰有鐵。肥水出焉，而東流注于皋澤。其中多礨石。」

吳云，此上承「題首之山」而言也。「維龍之山」，今易州（今曰「易縣」）西紫荊嶺，嶺甚高大，北界長城，南至龍華店。「肥水」即漢志「出涿郡故安至范陽入淶」之濡水（即今「徐水」）今徐河東南流入白洋淀，經中之「皋澤」自淀出北流，至今新城縣南合易水，注拒馬河。

第八節　京北諸山(自西北而東北)

「又北三百里曰陸山，鄴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挺案：此「又北三百里」乃承「高是之山」而言也。其山相當于今山西省天鎮縣之大山曰「虎窩山」。「鄴水」當即今「南洋河」。其東流，下注于永定河，下入黃河下游，禹貢播為九河之「北河」。漢書溝洫志，河隄都尉許商曰「九河所在，徒駭最北」。今曰「海河」蓋「駭」「海」聲同音近，俗轉稱也。永定河下入「海河」，是即經所謂「東流入于河」也。水經注謂古代「北河」入海處在碣石。故此下述六山之水皆云「入于河」。

「又北二百里曰沂山，般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挺案：「沂山」當即今張北縣之馬尾圖山。（張圖）「般水……東流」當即今「東洋河」水，東流入永定河。

「又北一百二十里曰燕山……燕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挺案：自今獨石口內至懷來縣之長山多嶺包括今所謂「燕然山（張圖）皆「燕山」也。今「燕然山」之得名可能爲「燕山」之譌轉。「燕水，東流注于河」當指今白河黑河水之東入「潮白河」下入永定北河也。

「又北山行五百里水行五百里，至于饒山。歷虢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挺案：自赤城縣山北行五百里入上都河水行五百里而至多倫北山，（高五五七一公尺）是即「饒山」。黑風河水先冊流入上都河而轉向東流當即經中「歷虢之水」。上都河先入灤河之西支源，再東入灤河主流入北河，此所謂「注于河」也。

「又北四百里曰乾山，無水。」

挺案：去碣石山千里而無水之山，今地圖上有熱河經棚縣之西大山，及阿嘎巴王避暑山，未知孰是。

「又北（當作東南）五百里曰倫山，倫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挺案：「倫水」即「灤河」。其多源出自「七老圖山」（張圖）之長嶺，即「倫山」。

「又北（當作東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挺案：「碣石山」古今同名。有水東流今日「滿河」當即經中之「繩水」。

第九節 更遠西北諸山

又北水行五百里，至于雁門之山，無草木。」

挺案：曰「又北水行五百里」當自燕京上溯永定河水五百里而至今雁門關山。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梁渠之山，無草木多金玉，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雁門。」

挺案：此條原誤編在北次二經「湖灌之山」前，今改編于此。「又北三百五十里」當改作「一百五十里」。朔縣轄山高六七千尺，有水東流今稱「恢河」當即「脩水」。在濃頭山前與其「富水」（今稱「灰河」）合，東流而爲「桑乾水」其東去之下游即今永定河也。

「又北水行四百里至于泰澤，其中有山焉曰帝都之山，廣員百里，無草木多金玉。」

挺案：過雁門山（山西省）後「又北行水四百里至于泰澤」，其水行路線似是泝今桑乾河水經過大同，轉航御河入綏遠省豐鎮縣境而至今「岱海」，即經中「泰澤」也（「岱」「泰」同音互轉）。中途越過一末名山，高一千五百餘公尺（東嶽「泰山」高一五四五公尺）在長城寧魯口外。長城爲廻避此高山而屈曲向內或

半島形阯雖中「帝都之山廣員百里無草木多金玉」也。其山之左方爲「右玉」縣城所在，似即因此山多金玉而得名也。

「又北五百里曰錞于毋逢之山。北望雞號之山，其風如飇。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

挺案：經中前例，凡言「錞于」皆臨海，或臨大湖之山，或半島。今曰「錞于毋逢之山」可知其地濱瀚海。「毋逢之山」情形，頗合于綏遠省「四子王府」南之「銀鑛山」（高二一三〇公尺）。曰「北望雞號之山」則百里內之「斯波山」也（高一六二五公尺）。曰「西望幽都之山」，則「陰山」也。「浴水」郭註「即黑水」，則今「塔爾河」之北注也。其最兩源今曰「哈拉溝」。蒙古語「哈拉」黑也，意即「黑水溝」。名之曰「浴水」，「浴」字形從「谷、水」意即「溝水」也。

「北次三經凡四十六山。」　挺案：今實五十山也。

中山經地理考釋

第一章　中山經之前七經攷釋

（今山西河南近畿）

第一節　「經首」薄山及霍山等十五山攷釋

「中山經薄山之首。」

郝箋：漢書地理志云「河東郡（今山西省）蒲坂雷首山在南」。括地志云，「薄山亦名襄山，一名雷首山……玆山凡十餘名，以州縣分之」。水經注引此山作「蒲山……在蒲關（黃河）北十餘里」。

挺案：中山經之首經，山分兩系。薄山山系在今地圖上成為「中條山脈」之西段。霍山諸山為大岳山脈之南段。在此兩段羣山所及之區域，乃唐虞夏都城之所在，故編者以為中山經之首經。「薄山」即「蒲山」乃舜都「蒲坂」及清「蒲州府」之所由命名。

今其經中，自西而東分名之諸山如左：

1. 甘棗之山（共水西流注于河）
2. 歷兒之山（東二十里，帝舜躬耕處）
3. 渠豬之山（又東十五里，渠豬之水南流注于河）
4. 葱聾（疑「蘢」字訛）之山（又東三十五里，多大谷）
5. 脫扈之山（又東七十里）
6. 金星之山（又東二十里）
7. 泰威之山（又東七十里有谷曰「梟谷」多鐵）
8. 橿谷之山（又東十五里，谷中多銅）
9. 吳林之山（又東百二十里）

郝箋：括地志云，以上諸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即「吳林」「吳山」）隨地異名，大體相屬。（吳山在山西平陸縣，與北山經之「陽山」接壤。）

以上九山連貫，共長二百八十餘至三百餘里。分屬于永濟，虞鄉，芮城，解縣，平陸，夏縣，其在周貫，則總稱「雷首山」（最高峯一八九九公尺）在現代地圖，則可觀為「中條山脈」之西段。自次山以下為太岳山脈諸山。

「又北三十里曰牛首之山。勞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潏水。」

郝云，「牛首之山在霍太山之南，在浮山縣。太平寰宇記云「黑山在縣東四十四里，一名『牛首』。今名烏嶺山」又曰「澇水，源出烏嶺山，俗名『暴溝水』，西北逕高梁城北，西入汾水」。

「又北四十里曰霍山。」

挺案：在今霍縣東南，山高八四〇〇呎，又名「太岳」，「京山」。（見北山二經）

「又北五十二里曰合谷之山，又北二十五日陰山，少水出焉。」

水經注云「逕沁水縣故城北，春秋之「少水」也……少水今沁水」。

挺案：美空軍地圖ONC-G-9在霍山北，陰山高七六七四呎，有水東南流入沁源「謁戾之山」，則「少水」也，其山在綿山之東。

「又東北四百里曰鼓鐙之山，多赤銅。」

挺案：陰山之東北四百里有山高七三〇〇呎，當即經中「鼓鐙之山」也，在平遙縣東百里，約當今馬陵關，黃花嶺。

以上六山皆屬於太岳山系。

「凡薄山之首至于鼓鐙之山，凡十五山。」

挺案：此十五山有與「北山三經」之山同其區域而重見者。（航圖ONC, G-9）。

第二節　「中次二經」地理攷釋（伊水流域諸山）

（ONC, G-9）

挺案：中次二經迄中次七經，皆周都洛陽邑左方之各山系中之諸山，故以繼中山首經。

「濟山之首曰煇諸之山。」

挺案：山在今登封縣境今稱「五寨山」，高一四六六公尺（四一三二英呎）。

「又西南二百里曰發視之山……即魚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伊水。」

挺案：「發視之山」相當于黃城八風山等山，「即魚之水」西流入伊水，當即今「江左水」（亦稱「大狂水」）。

「又西三百里曰豪山，其上多金玉而無草木。」

挺案：按圖，當即今「狼嗥山」高三一六九呎。「豪」「嗥」同音互轉。

「又西三百里曰鮮山，鮮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

挺案：此伊川縣南之山也。以下五山皆水北流注于伊水，乃伊川嵩縣之水。

「又西三百里曰陽山……陽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

挺案：陽山以下四山，皆今地圖「外方山脈」之諸山，與楊著「水經注圖」同。

「又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

挺案：此亦「外方」高山，高五二五〇呎。

「又西百二十里曰葌山，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

挺案：此亦「外方」高山，高七六九〇呎上有「響川亭」。「葌水」一名「響水」亦名「交水」。（「葌」同「蕑」，皆「蘭」之別名）

「又西一百五十里曰獨蘇之山，無草木而多水。」

挺案：此伊水南之一外方山阜。

「又西二百里曰蔓渠之山……伊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

挺案：現代地圖不見有「蔓渠山」名。伊水之最西支源今名「核桃岔」「美陸軍詳圖廿五萬分一（L500, NI-49-11）」由此而東，各支源有「鯖石溝」、「石寶溝」、「指北溝」、「竹園溝」諸水，皆南流入伊水。「頭道溝」、「小亂水溝」、「磨石溝」諸水，皆北流入伊水。後自屯陽山至嵩縣南復有多支水源，注入伊水。伊水始大。河南府志云，伊水源出盧氏縣東南百里，熊耳山悶頓嶺。然則自「核桃岔」至「磨石溝」皆志所謂「悶頓嶺」歟？郭注，伊水至洛陽縣入洛。

第三節　「中次三經」地理攷釋（萯山山脈在穀水

之北黃河之南，今地圖總稱「五鳳山」(ONC G-9))

「萯山之首曰敖岸之山。」

擬案：在黃河與洛水之間，有一平行而東流之水，曰「穀水」亦稱「澗水」。其水西源出自崤山，東流至洛邑近郊注入洛水。穀水之北山脈，即「萯山」山脈。本節乃萯山山脈之踏勘紀錄。（注意，「穀水」「穀城」之「穀」原字下从「木」不从「禾」乃「構樹」之「構」字）其樹與桑樹同科。今世用「構」字代「穀」字。而「穀水」則用从禾之「穀」字矣。

1 敖岸之山爲其山脈之西端。

2 青要之山（又東十里）南望墠渚（陝方十里）畛水出焉北流入（黃）河。（在新安縣境）

3 騩山（又東十里）正回之水出焉，北流注于黃河。（俗謂「疆川水」）

4 宜蘇之山（又東四十里）滽滽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河。（其水北流分爲二水，其一北入河，其二東北入河）

5 和山（又東二十里）「實惟河之九都」。山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入河。（水經以此爲「東首陽山」）

「凡萯山之首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四百四十里」（郝云「今才八十里」）

擬案：四百四十里，乃萯山山脈之西總長也。郝箋「才八十里」，乃此連續之五山，山與山間距離之總和也。山脈今總稱「五鳳山」，而「鳳」「萯」雙聲，乃「五萯山」之聲轉也。

第四節 「中次四經」地理攷釋（此洛水南伊水北之山脈，今總稱熊耳山脈經中稱「釐山」山脈）(ONC, G-9)

「中次四經釐山之首曰鹿蹄之山……甘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

擬案：今甘水出處曰「石佛寺」，在伊川與宜陽二縣間。至「韓屯」入洛水。(L500, NI 49-7)

「西五十里曰扶豬之山……虢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

擬案：「河南府志」云，虢水入洛，在宜陽縣城東十里，虢水源分東西二股南起「五里坡」及「楊家溝」。今其山稱「牛坡山」（見前圖）當即經中「扶豬之山」也。

「又西一百二十里曰釐山……滽滽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伊水。」

擬案：按方向及里程，「釐山」略當今之「王莽寨山」高一四三五公尺。楊著「水經注圖」作「王母祠」山。「莽」「母」雙聲，故訛轉。兩支源水南流，逕盤龍嶺下合流，逕前嶺入伊水。過此往西，入熊耳大山彙。伊水之發源處，今土名：最西源曰「核桃岔」，次東曰「鏡石溝」，再次東曰「指北溝」等源。山高一二四二公尺當即經中之「箕山」。在熊耳山彙之南麓（NI 49-二）其山名，河南府志稱爲「悶頭嶺」。

「又西二百里曰箕尾之山……其上多瑤琈之玉。」

擬案：今名「神靈砦（寨）山」，高一五六五公尺。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柄山……滔雕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

擬案：當即今「巧女寨山」高二〇三九公尺，山北五水北流，曰「滔瀧之水」當即其總名也。

「又西二百里曰白邊之山。」

擬案：山高一千五百公尺。

「又西二百里曰熊耳之山……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

擬案：熊耳山彙之中，水西流入洛者察有今「葡萄山」山高二二二五公尺，山南有「乾娘河」、「大石河」、「通河」諸水，曰「浮濠之水」當即其總名也。

「又西三百里曰壯山。」（壯又作「杜」又作「牡」）

擬案：「中次五經之最後五山，屬于此山系，及縞羝山系乃洛水北之山脈，但「尸山」至「陽虛之山」皆自西而東行，凡六十二里之距離。其總長約二百餘里，乃壯山與熊耳山中間之羣山也。

「西三百五十里曰讙舉之山，雒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玄扈之水。」

水經注「洛水又東至陽虛山，合玄扈之水」擬察（L500, NI 49-6）「潼關圖，洛水最西源出陝西省洛南縣秦嶺山脈之「老牛山」以東十餘支源。入河南境後東流入盧氏縣，以後東北流。、

「凡薄山之首自鹿蹄之山至于玄扈之山，凡九山千六百七十里。」

擬案：此乃自洛水中途抵達熊耳山脈最東鹿蹄之山之總距離也。

第五節 「中次五經」地理攷釋（ONC.G-9）

擬案：中次五經，中多不可理解之處，各山之紀錄，顯然不但有重複，而且次第紊亂，今試改組之如左：

「中次五經薄山之首曰首山（下文原厚文）」

擬案：「當首山」亦稱「首山」，亦即中山首經「甘棗之山」。

「又東十里曰歷山」（舜耕之「歷山」，中山首經「歷兒之山」）

「又東三百里曰苟林之山」（是即中山首經「吳林之山」）

（左列各山，因無川流定其方向位置，不能確知。）

「又東三百里曰縣斸（屬斸）之山，無草木多文石。」

「又東三百里曰蔥聾之山，無草木多摩石。」

「東北五百里曰條谷之山，其木多槐桐，其草多芍藥、虋冬。」

「又北十里曰超山，其陰多蒼玉……」

「又東五百里曰成侯之山，其上多櫄木，其草多芃。」

「又東五百里曰朝歌之山，谷多美堊。」

「又東五百里曰槐山，谷多金錫。」

以上八山，唯一可論者乃「朝歌之山」，可能即因淇縣舊稱「朝歌」而即以稱其山。若然則此段之「中山經中次五經」所紀錄者，乃中條山脈與太行山脈各山之重複的勘察紀錄也。何爲而有此重複的勘察紀錄，殊難瞭解。其總長爲二千四百一十里。

「又東十里曰尸山(戶山)……尸水(戶水)出焉，南流注于洛水。」

郝云「尸」水經注作「戶」，曰「戶水南注于洛水」。

擬案：「尸」字確是「戶」字之訛。察「中次六經」末段「橅華之山」與本山連續，形同一山。其「北流注于河」之水曰「門水」，今本山「南流注于洛」之水曰「戶水」恰在桃林之塞之門入口，故知「戶山」「戶水」乃其未訛之原文也。「戶山」在「山」之東數十里。

「又東十里曰良餘之山……餘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河。乳水出于其陽，而東南流注于洛。」

擬案：「良餘之山」，山北之水入黃河，山南之水入洛河，則編翘山脈之西端也。今察美軍聯群圖：

(1)自「牛王岔」往東十里有「黑山溝」、「楊坡」、「崔家嶺」、「鐵嶺」、「塔石山」而至「碭家山」爲止之一帶山岡，經中總稱爲「良餘之山」。

(2)其山東南流之支水源共二十六處下爲九溪皆注于洛水，經中總稱「乳水」。

(3)其山北流之支水源，共十一處下爲兩溪全在靈寶縣皆注入黃河，經中總稱「餘水」。

「又東南十里曰蟲尾之山……龍餘之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擬案：自「高崖」、「石大山」至「將軍山」(自東北而西南)之一帶山皆有水向東南流注于洛水。其山之總名，經中稱「蟲尾之山」。其水總名經中稱「龍餘之水」。

「又東北二十里曰升山……黃酸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

擬案：「升山」當即今之「三角山」，山高一八五八公尺又一峯二三〇四公尺，有水北流至陝縣入黃河，當即經中「黃酸之水」。

「又東十二里曰陽虛之山，多金，臨于玄扈之水。」

擬案：「陽虛之山」當即洛寧縣西北山，有「郭魁山」、「尖山」、「鞍橋山」等山名。「陽虛」乃經中之總山名。「玄扈之水」當即繞流各該山北東兩面之長溪，今名「石門川」。逕「三鄉鎮」西而東南入洛水。「玄扈之山」當即「西大山」「居家嶺」東至「鳳凰嶺」之總名也。

「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至于陽虛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九百八十二里。」

擬案：本節經文勘察紀錄與編纂，兩不幸。「首山」「歷山」「

苟林」已早見于本經（中山經）之首段。「縣斸」以下七山，屬于「北山三經」之範圍。最後五山，乃次經連續之山，應屬次節之範圍。

第六節　「中次六經」地理攷釋（穀水南與洛水北之東西山脈，及其西段之「楊華」「陽虛」乃在同一山脈）

「中次六經縞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東望穀城之山。」

挺案：「縞羝山」乃其山系之總名。「平逢之山」乃今「新函谷關」之山也。高「一二三〇呎」。「穀城之山」郝云，謂今洛陽縣西北郭山也。

「西十里曰縞羝之山。」

挺案：此乃「平逢山」西北之小山，即以名其山系。

「又西十里曰廆山……交觴之水出于其陽，而南流注于洛。俞隨之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穀水。」

挺案：美陸軍詳圖之「洛陽」圖（L500, NI 49-7）示其今水名「七里河」，其山當即「廆山」。

「又西三十里曰瞻諸之山……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少水出于其陰，而東流注于穀水。」

挺案：前圖「石人凹」南山，高四一四公尺，有水東流入穀水，當即經中「少水」。其南有水東南流入洛水，當即「谢水」。其山當即經中「瞻諸之山」。

「又西三十里曰婁涿之山……瞻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洛。陂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穀水。」

挺案：前圖「小石坡」南山有水東流注于洛，當即「瞻水」。其陰有水北流注于穀水，當即「陂水」。其山當即經中「婁涿之山」。

「又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惠水出于其陽，而南流注于洛。澗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穀水。」

挺案：今「曹家坡」南山，有「李溝」水南流入洛，當即「惠水」。有「劉拜溝」水北流入穀，當即「澗水」。其山當即經中「白石之山」。

「又西五十里曰穀山，其上多穀，其下多桑。爽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穀水。」

挺案：今「上略河」水西北入穀水，當即經中之「爽水」。其山高五六五公尺當即經中之「穀山」。（「穀」字皆从「木」，不从「禾」。與「構」字同。構與桑同科，即「桑皮紙」之原料）由此可知其水原非从「禾」之穀水乃从木之「構水」其城原亦同名然而後世皆誤用从「禾」之字曰「穀水」「穀城」。

「又西七十二里曰密山……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洛。」

挺案：今「龍坡頭」南山當即經中之「宜山」，有水南流入洛水，當即「豪水」。

「又西百里曰長石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谷焉名曰共谷，多竹。共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洛。」

挺案：今「張大池」「楊大池」「西天池」之間山當即經中「長石之山」，多漢南流當即「共水」。

「又西一百四十里曰傅山……厭染之水出于其陽，而南流注于洛。」

挺案：「傅山」乃今澠池西山。

「其西有林焉名曰墦冢。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

挺案：此乃「穀水」之初源也。今之「馬頭山」當即經中之「墦冢」。穀水今稱「澗水」。

「又西五十里曰橐山……橐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

挺案：「橐山」今曰「草積山」，在今陝縣東九十里，其水北入黃河在陝縣城西。

「又西九十里曰常烝之山，潐水出焉，而東北入于河。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

挺案：「常烝之山」今名「乾山」（「干山」）。「潐水」今名「乾頭河」。「菑水」今同名。

「又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

挺案：「夸父山」今曰「秦山」，「湖水」今名同。山北有桃林寨，廣員三百里，周初放野馬牛處。

「又西九十里曰陽華之山，楊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洛。門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河，緡姑之水，出于其陰，而東流注于門水。」

挺案：「門水」今曰「宏農河」又稱「宏農澗」「陽華之山」與「戶山」連麓而在其西北。

「凡縞羝山之首，自平逢之山至于陽華之山凡十四山七百九十里。嶽在其中。」

郝云「嶽，當關華山也。郭以爲中嶽蓋失之。中嶽在下文。」挺案：郝說是也。本章經終于「陽華之山」，就其所在地而論，殆因其在華山之陽而命名也。

第七節 「中次七經」地理攷釋（此沿洛伊自西而東返洛邑所經中嶽山脈之踏勘紀錄也）

「苦山之首曰休與之山。」

郝箋：劉昭郡國志，宏農桃林，引博物志曰「休與之山在湖縣」。臧著地名辭典，「湖縣，漢置，在今閿鄉縣東四十里」假定爲今楊家寨山。

「東三百里曰鼓鍾之山。」

擬案：閿鄉縣東二百六十里，約相當于今嵩縣境地。郝箋，在河南陸渾縣是即在嵩縣西南三十里。是其距離相當。玆假定其爲今盤龍嶺（高四七九公尺）。

「東二百里曰姑媱之山。又東匚十里曰苦山。」

擬案：自古陸渾縣即今嵩縣之西南三十里而至其東二百二十里，則苦山之所在地相當于今伊川縣西北之「上十二嶺」。

「又東二十七里曰堵山。」

擬案：今伏睹嶺。

「又東五十二里曰放皐之山，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

擬案：「放皐之山」今作狼皐（嗥？）山。明水出廣成澤，故曰「放皐」，俗稱「名水」。

「又東五十七里曰大𧯄之山……其陽狂水出焉，西南流注于伊水。」

擬案：大𧯄狂水在貢城舊址北，在登封縣西境。（「𧯄」或作「苦」）。

「又東七十里曰半石之山。……來需之水出于其陽，而西流注于伊水。合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洛。」

擬案：楊著水經注圖加經文。

「又東五十里曰少室之山……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

擬案：「休水」北注于伊汭之北，在伊洛合流之下游，故曰「注于洛」。少室乃嵩山之西高峯。

「又東三十里曰泰室之山。」

擬案：是即中嶽嵩高山（亦單稱「嵩山」或曰「崧山」）之主峯高二千餘公尺。

「又北三十里曰講山。」

擬案：今名「青龍山」，高一〇六二公尺。

「又北三十里曰嬰梁之山。」

擬案：今名「將軍嶺」高五九五公尺。

「又東三十里曰浮戲之山。汜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

擬案：楊圖，「浮戲之山」今作「方山」。郝箋，「汜」音「似」。擬案，河南人皆讀「汜水」音如「范水」楊圖作「氾」丁圖作「汜」，張圖作「汜」。楊丁是而郝張吳圖皆誤其音。「浮戲之山」今土名「五支嶺」其東之「關口」有水北流下匯七枝水合流北至汜水縣而入黃河。

「又東四十里曰少陘之山……器難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役水。」

郝箋：「少陘山」見水經注。太平寰宇記曰「滎陽縣嵩渚山一名「小陘山」俗名「周山，在縣南三十五里」。

挺案：郝箋是也。「役水」今名「索水」「索河」。此其最西支源也，源出今「三山坡」。

「又東南十里曰太山……太水出于其陽，而東南流注于役水。承水出于其陰，而東北流注于役。」

「又東二十里曰末山……末水出焉，北流注于役。」

「又東二十五里曰役山……役水出焉，北注于河。」

挺案：「役水」即今「索水」，在今鄭縣北入黃河。以上四山自西而東。其水皆先入役水而後入黃河。最東者爲「役水」本身，其源自「役山」，乃密縣北數十里楚村之南山。其西南今爲王家坡山而經中之「末山」也。其水曰「末水」北注于河（黃河）其西「趙莊」山，乃經中之「太山」。太水出于其陽，則其東南之支源也。承水出于其陰，則其西北石坡口之支源也。其西北最遠之支源，經中稱「器難之水」已見上文。

「又東三十五里曰敏山。」

郝箋：郡國志云「密，有大騩山，有梅山」。敏山即梅山。

「又東三十里曰大騩之山。」

郝箋，地理志云「河南郡密縣有大騩山，潩水所出」，「潩水」即「溽水」，「大騩」即「大隗」。水經注曰，「大騩山即具茨山，在滎陽」。莊子徐無鬼篇云「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

挺案：「大騩之山」乃嵩山山脈之最東大山。

「凡苦山之首，自休與之山至于大騩之山，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

挺案：以上中山經之前七經以唐堯虞舜夏禹建都區及周王之東都區爲中心而遣使踏勘之山川紀錄也。其山川皆在中原之黃河流域。

第二章　中山經之後五經攷釋（此乃中華之中、長江流域之山川）

挺案：中山經自「中次八經」以後之五經，乃今河南、安徽、江西、兩湖、四川、甘肅省近長江山川之踏勘紀錄也。原編之次第不佳。今改編其次第如下：

㈠「第八經」、「第十一經」、「第十二經」，所記者爲長江流域中段之山川。今改編爲「第二章之第一、二、三節」考釋。

㈡「第九經」、「第十經」所記者爲長江流域上段與接近長江上段之山川。今改編爲「第二章之第四、五節」考釋。

第一節　「中次八經」之山川攷釋（南條荊山以東）

「中次八經荊山之首曰景山……睢（「沮」）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

郝箋，「在今湖北房縣西南二百里，俗名『馬塞山』，荊州圖記云「沮縣西北半里，有『雁浮山』，是山海經所謂『景山』，沮水之所出也。高三十餘里。雁南翔北歸，循經其上，土人由茲改

名焉。水經云「沮水東南過臨沮縣界，又東南過枝江縣，南入于江」。

擬案：鄖陽府志「山川」章云「左傳『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水經注云，『沮水出沮陽縣西北。景山卽荊山首也。又南（過南漳），過遠安入當陽與漳水合流，經枝江縣境，注于江』。查各志均以「睢水」爲「沮水」從左傳也。「沮水」訛作「睢水」當卽踏勘人紀錄之誤。因「左傳」之時代在前，「山經」之時代在後也。

「東北百里曰荊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沮。」

擬案：襄陽府志「南漳縣，山川」下云「漳水，縣南一百里，源出荊山，自眠羊洞發源，……流入當陽，逕河溶鎮會沮水合流。王粲（在當陽）作登樓賦云『挾清漳之通浦，倚曲沮之長洲』，卽指此。」湖北通志，「南漳縣山川」云「荊山在縣西八十里，禹貢之「南條荊山」「荊州」取名于此。」

「又東北(南)百五十里曰驕山……神蟲圍處之，恆遊于睢漳之淵。」

擬案：「東北」乃「東南」之訛。「驕山」當卽今之「紫山」，右爲漳水，左爲沮水，「睢漳之淵」之所在。

「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女几之山。」

擬案：此不言川流，不能確定其所在。今試以荊門之勝境山當之。

「又東北二百里曰宜諸之山……洈水出焉，注于漳。」

擬案：湖北通志「當陽縣山川」云「洈水出縣東北宜諸山南流入漳」。

「又東北三百五十里曰綸山。」

擬案：按方向及里程「綸山」當卽棗陽、鐘祥、京山、隨縣間之大洪山脈。

「又東北二百里曰陸郈之山。」

「又東百三十里曰光山。」

擬案：自大洪山而東北行二百里，過山後繼續東行一百三十里，略相當于河南省光山縣之光山。寰宇記云，「山映長淮，每有光耀，因名『光山』」。陸郈之山在大洪山與光山之間，略當桐柏山脈南段之一山。湖北禮山縣之北高山高八六七公尺。自光山以東，東行東北行，數百里皆在大別山脈之羣山中。山脈長數百里，而踏勘山川人不走直線。故自岐山至于龍山六百八十里，皆可視爲大別山脈內之探察。但因各山皆無川流之紀載，故不能確知所言者必爲何山，而僅可擬其近似。

「又東百五十里曰岐山。」

「又東百三十里曰銅山。」

「又東北一百里曰美山。」

「又東北百里曰大堯之山。」

擬案：今按所記之方向及里程而擬：以「岐山」爲今大別山中之「天台山」、「銅山」爲今「石門山」、「美山」爲今「大同尖山」、「大堯之山」爲今「天柱山」高一九九二公尺，是卽舊山之高峯。

「又東北三百里曰靈山。」

「又東北七十里曰龍山。」

挺案：今試擬以大別山脈之東北尾爲「靈山」，而以其山系外之廬江縣屬之北峽山爲「龍山」。似可通。蓋自北峽山以東，皖北縣北千餘里無山更無可名之山。而本經下文自衡山以迄琴鼓之山，其總距離爲八百六十里。外加山長則千餘里也。是乃自皖南迄浙西境之羣山也。玆分別考釋之于左：

「又東南五十里曰衡山，多黃堊白堊。」

挺案：此「又東南五十里」乃自大別山尾之靈山起算。今察其山相當于今廬江縣屬之礬山（多黃堊白堊故有「礬山名」）

「又東南七十里曰石山。多金多青䨼。」

挺案：此「又東南七十里，乃過江而東南之七十里也。此山乃今銅陵縣屬之銅官山也。曰「金」曰「青䨼」皆銅礦也。

「又南百二十里曰若山。其上多㻬琈之玉，多赭多封石。」

挺案：按方向及里程，若山相當于今之九華山。曰「玉」屬銅礦，曰「赭」殆鐵礦也。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彘山。多美石……。」

挺案：按方向里程，彘山當指今之黃山。

「又東南一百五十里曰玉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碧鐵。」

挺案：玉山當即今績溪縣東之玉山。此山古今同名，又證明所擬踏勘路綫之正確而未錯。其產品，「金」「玉」「碧」，皆銅礦也。

挺案：此當即歙縣前之問政山等一帶山，乃皖浙二省之界山也。

「又東南七十里曰讙山。多封石，多白錫。郁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砥礪。」

挺案：徽州府志曰「湖田山浙江之水出焉」「讙」字徐讀爲「湖田」，徐讀爲「讙」。曰「郁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謂浙水初源既出，而流入新安江之儲水泊也。新安江下游稱「徽江」入浙稱富春江，之江，浙江錢塘江。

「又東北百五十里曰仁舉之山。其陽多赤金，其陰多赭。」

挺案：此相當于績溪縣東北一百五十里之大獒山，其陽爲銅礦，其陰乃鐵礦。

「又東五十里曰師每之山。其陽多砥礪，其陰多青䨼。」

挺案：此似指今叢山關之一帶山。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上多白珉，其下多洗石。」

志云：此玉山又名「大鄣山」，乃古代徽州命名「鄣郡」之所由來。又別稱「三天子鄣」山。

「凡荆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里。」

郝云：「今三千有一十里」。挺案：此所謂「南條荆山」也，起自湖北房縣之雁浮山，終于皖南浙西之界山。

第二節　「中次一十一山經」之山川攷釋（「北條荊山」自伏牛山脈而東南迄大別東北）

「荊山之首曰翼望之山，湍水出焉，東流注于濟（清字之誤）貺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漢。」

擬案：此昔人所謂「北條荊山」也。翼望之山又名「芬山」、土名「馬山」，在伏牛山脈之東南麓，今河南內鄉縣北。「湍水」今曰「湍河」，「貺水」乃其西北支源，入湍後逕鄧縣新野縣而入白河，是即經中之「淸水」也。今白河入唐河逕襄陽縣屬張家灣，分南北二股水，北股逕樊城入漢水，南股逕東津灣入漢水，則經所謂「東南流注于漢」也。

「又東北一百五十里曰朝歌之山，潕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滎。（「汝」字之誤）」

擬案：經中「朝歌之山」今名「扶予山」乃舞陽縣之西南山也與方城縣之羅漢山連麓。「潕水」今曰舞水舞陽縣由之得名，東南流逕舞陽，西平、上蔡、新蔡等縣而注入于汝水。

「又東南二百里曰帝囷之山，其陽多㻬琈之玉，其[illegible]多鐵。帝囷之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

擬案：此東南二百里乃自扶予山起算之二百里也。察美詳圖，今土人稱之曰「大山」，高九〇三公尺，地屬舞陽縣，曰「帝囷之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謂其水出山後入水堰也。察其山之東有小水堰東南流山南乃有大水堰在今沙河店西。

「又東南五十里曰視山，其上有井，名曰「天井」，夏有水而冬竭。」

擬案：山高三〇三〇呎，在航空圖中乃一無名山，在王店之北在沙河店之西南。

「又東南二百里曰前山。」

擬案：原睹勘之紀錄，此山在朝歌之山（即「扶予山」）之東南四百五十里，按方向里程，當爲桐柏山系中之一山，察信陽縣屬有「尖山」又稱「豎山」，志稱其高聳入雲，「尖」「豎」「前」同韵而近乎雙聲，當即此山。

「又東南三百里曰豐山。」

擬案：河南通志及南陽府志，均載有「豐山」，山在南陽府城東北三十里，然則「又東南三百里」云者，乃自翼望之山東南行三百里也。

「又東北八百里曰兔牀之山，其陽多鐵……」

擬案：自南陽之豐山東北行八百里，乃嵩山區之山川，見于中山七經不屬本經範圍，誤編于此。

「又東六十里曰皮山，多堊多赭……」

「又東六十里曰瑤碧之山……其陰多青雘，其

陽多白金。」

「又東四十里曰支離之山，淯（今本並作「濟」）水出焉，南流注于漢。」

挺案：此記淯水之發源。水經云，「淯水出宏農盧氏縣攻離山，南過鄧入于沔。」沔者、漢水也。攻離山即「支離山」。水經乃漢代地志，與今異名。「淯水」今稱「白河」丁圖，白河發源于外方山脈，今考美陸軍拼圖（L500，NI-49-11內鄉，南召，-12襄城南陽，-15老河口，鄧縣襄陽，-16棗陽，唐河，泌陽）白河之發源各處，在老界嶺之東段，土名(1)楊樹嶺，(2)雞角尖，(3)朱園山溝，(4)跑馬嶺龍池曼（高二〇八二公尺）水東南流（此分水嶺之水東北流者入伊洛水。出終入黃河）(5)西童河，(6)東童河皆入白河。(7)又東黃鴉河水入之。皆在南召縣境，白河始大。自此而東南流又收入大小數十水，逕南陽府城而南而西南，逕新野縣北，湍河自西北來逕鄧縣而東南入之。過新野南流，逕雙溝鎮，兩河口，唐河水自東北來入之。唐白河合流，逕張家灣分南北兩股注入漢水。

今案經中「支離之山」當即外方山脈中楊樹嶺跑馬嶺龍池曼（「龍池」非「滮池」）一帶高山之總稱。經緯縱度（東經 111°50′-112°40′北緯 33°15′-30′）

其西四十里曰瑤碧之山，當即今青銅嶺至木扇嶺之一段高山（高二三四四公尺）乃今老灌河（「睨水」）之發源山。經緯東經 111°00′，100°50′北緯 33°，30′，34°00′。

其西六十里曰皮山，當即今之赤麻岩（高一二六三公尺）北緯 33°32′東經 111°01′

「又東北五十里曰祑簡之山。」

挺案：此山當在嵩縣南。

「又西北一百里曰堇理之山。」

「又東南三十里曰依軲之山。」

「又東南三十五里曰即谷之山。」

「又東南四十里曰雞山。」

「又東南五十里曰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臺之漿也。飲之者不心痛。其上有金。其下有赭。」

挺案：高前之山，見于河南通志及南陽府志之「山川志」，古今同名。云山在內鄉縣西南十一里。經緯北緯 33°東經 111°45′。「雞山」今名，「雞頭山」，在內鄉縣西一百里。東經 111°15′北緯 33°01′。

其餘即谷之山，依軲之山皆內鄉縣西北，而堇理之山在其東南。

「又東南三十里曰游戲之山。」

挺案：在內鄉縣南二十里。東經 111°50′北緯 30°00′。

「又東南三十五里曰從山……從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

挺案：在內鄉縣南五十五里。

「又東南三十里曰嬰硜之山。」（硜音真）

又東南三十里曰畢山，帝苑之水出焉，東北流注于視。」

擬案：察美陸軍群圖 L500 NI-49-12，當眞仙砦山東北之太白嶺。「帝苑之水東北流注于視」，當即大沙河水東北流入汝河、洪河，而在張家灣安徽界上入淮水。

「又東南二十里曰樂馬之山。」

「又東南二十五里曰蔵山，視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汝水。」

擬案：「蔵山」在「畢山」東南四十五里，高二二五〇呎，乃今洪河水源所自出。察美陸軍群圖（L500, NI-49-12）舞陽縣與遂平縣間，自西北而東南，有水源數十處，總集合流稱「洪河」。其間岡陵連麓，經中總稱「蔵山」。山長東西南北各五十餘里在舞陽縣城二十至七十餘里，山經所稱之「視水」，自洪河發源處起，乃指洪河而言。但自洪河注入今淮河後，經中所稱之「視水」，乃現代地圖所稱之「淮水」。山經中未見有「淮水」名。「莽莽長淮」，竟不見于山經，僅有「視水」。可見燕昭王在其師騶衍子之主張下，分隊派遣之名山踏勘人，事前對于禹貢地理之訓練，並不徹底，而不知「導淮自桐柏」也。水經注之溵水，乃自蔵山出源迄于注入汝水爲止。蔵山東經 113° 30′ - 45′ 北緯 33° 06′ - 14′。

「又東四十里曰嬰山。」

「又東三十里曰虎首之山。」

「又東二十里曰嬰侯之山。」

又東五十里曰大孰之山。殺水出焉，東北流注于視水。」

擬案：大孰之山當即今確山縣駐馬店附近之大樂山。山高 809 公尺，北緯 32° 50′ 東經 113° 50′-52′。「殺水」今名「斗河」又稱「沙河」（「殺」「沙」同音互轉）東北流入汝水。視水下與汝水合流，故經以「入汝水」爲「注于視水」。

「又東四十里曰卑山。」

「又東三十里曰倚帝之山。」

「又東三十里曰鯢山，鯢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

擬案：鯢山當即今明港之西北山，下有小湖泊，山水入之，故曰「潛于其下」。經緯北緯 32° 30′ - 33° 00′ 東經 113° 31′ - 114° 00′

「又東三十里曰雅山(即雉衡山)澧水出焉，東流注于視水。」

郝箋：「說文云『澧（音「禮」）水出南陽雉衡山』郝云『雅山』當即『雉山』後漢書「馬融傳注」，引此經正作「雉山」。

擬案：張圖作「七峯山」當即「雉衡山」之音訛傳。山高二二五〇呎，東經 112° 45′-113° 10′ 北緯 33° 20′-30′ 在方城縣與南召縣間。

「又東五十五里曰宣山，淪水出焉，東南流注

于視水。」

擬案：「宣山」當卽今之「老鼠山」一帶山。「淪水」當卽今之洪河，東南流，至新蔡與汝水合流，至固始縣河南省與安徽省交界處之三河尖洪汝合流之水乃與淮水合流而東爲「淮水」。

「又東四十五里曰衡山。」

郝箋：「水經注『醴水道源于雉衡山』卽此，非南嶽」。

「又東四十里曰豐山。」

「又東七十里曰嫗山。」

「又東三十里曰鮮山。」

「又東三十里曰章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美石。皐水出焉，東流注于澧水。」

擬案：「章山」當卽今之羊頭山一帶山。「皐水東流注于澧水」當卽今之乾江河。

「又東二十五里曰大支之山。」

「又東五十里曰區吳之山。」

「又東五十里曰聲匈之山。」

「又東五十里曰大騩之山。」

「又東十里曰踵臼之山。」

「又東北七十里曰歷石之山。」

擬案：自此以上二百五十五里之六山，因無川流，不知確在何縣。」

「又東南一百里曰求山，求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中有美赭，其陽多金，其陰多鐵。」

擬案：自正陽以東，入皖北平原，千里無山，而經文自求山以下，有山千里，且有珍禽奇獸竹木及礦物多種，而且其水入湖入淮，顯然鄂豫皖間之大別山脈，又被另一隊之踏勘人重新踏勘記錄一次。今就其可能，擬訂如次：

假定此「東南一百里」爲自桐柏山頭而東南行之一百里，則此「求山」乃大別山脈西南之第一山，卽湖北省黃陂縣之木蘭山，其水下入湖水，所謂「潛于其下」。

「又東二百里曰丑陽之山。」

擬案：試擬羅扶縣之東南山，高一〇〇八公尺。

「又東三百里曰奧山……奧水出焉，東流注于視水。」

擬案：安徽立煌縣羊頭嶺高一〇六一公尺，史河出焉，東北流注入淮水。

「又東三十五里曰服山……其上多封石，其下多赤錫。」

擬案：寬在嶺高五九四公尺。

「又東百十里曰杳山。」

擬案：當山縣北山，高六一四公尺。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几山。」

擬案：盧江縣之小關山可以當之。

「凡荊山之首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凡四十八山，三千七百三十二里。」

鄭云，今四千三百二十里。

擬案：此乃北條荊山諸勸之總紀錄也，因多同義面異名之小山各別諸勸紀錄，而其總里程遂多，實際上，言山脈則熊耳、外方、伏牛、桐柏、大別、五大山系，言水則漢水系淮水系之入長江之兩大水系而已。

第三節　中次十二經地理考釋（自洞庭湖附近至鄱陽湖附近）

「中次十二經，洞庭山之首曰篇遇之山。」

擬案：篇遇之山，按方向及道里推之，當即洞庭七澤之西北湘鄂界上湖北五峯縣與湖南石門縣間之壺瓶山。

「又東南五十里曰雲山。」

擬案：此當即石門縣之大同山高一〇二五公尺。

「又東南一百三十里曰龜山。」

擬案：此當即石門縣之五雷山。

「又東七十里曰丙山。」

擬案：此當即湖南澧縣之大盖山。

「又東南五十里曰風伯之山……其東有林焉，曰莽浮之林……」

擬案：此山相當于湖北石首縣與湖南安鄉縣間之長石嶺，高四六四公尺。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夫夫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青雄黃……神于兒居之……常遊于江淵出入有光。」

鄭云：「本作大夫之山，見黃道等引此，秦釋山碑及漢印篆文「大夫」皆作「夫夫」然則二字古通。」

擬案：此山當即湖南華容縣之東山，高三六五公尺，曰「分水嶺」。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出入必以飄風暴雨。」

擬案：此乃湖南岳陽縣之「君山」也，實一半島，隔水與岳陽城遙對，其上有斫嶺後嶺等丘陵，此山關于帝堯之二女娥皇女英之民間神話最多，此錄文見其一斑。

「又東南一百八十里曰暴山。」

擬案：君山之東南一百八十里，相當于湖南臨湘縣境之大雲山。

「又東南二百里曰卽公之山。」

挺案：按圖此山相當於今湖北通城縣之梧桐山。

「又東南一百五十里曰堯山。」

挺案：此山相當于湖北崇陽縣之白巖山。

「又東南一百里曰江浮之山。」

挺案：此山相當于湖北通山縣之九宮山。

「又東二百里曰真陵之山。」

挺案：此山略相當于湖北陽新縣之幕府山。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陽帝之山，多美銅……」

挺案：此相當于江西瑞昌縣之珉山。

「又東南九十里曰柴桑之山，其上多銀，其下多碧多泠石赭……」

挺案：此今之廬山也。挺曾發現其開先寺瀑布上之鋁鑛。鋁色白，舊無「鋁」名，故踏勘人謂之「銀」。

「又東二百三十里曰榮余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銀……」

挺案：此當即江西湖口彭澤二縣間之石門山。其山東西長，富于鎢鑛。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凡十五山，二千八百里。……」

挺案：此一東西山脈，介乎兩荊山山脈首尾之間，而爲其補充山脈。是爲「華中」之山，皆在長江中游之流域中。

第四節 「中次九經」地理攷釋（自川西迄鄂西）

「中次九經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洛水出焉，東流注于江。」

吳云：水道圖說曰「今雒水出四川什邡縣之章山，東南流曰雁水，至清堂縣與清白江合。

挺案：「清堂縣」今曰「金堂縣」；「洛水」今稱「石亭江」（見張圖）其水出自九頂山，當即經中「女几之山」也。石亭江與清白江合流後，同入沱江，轉入大江，則經所云「東流注于江」也。

「又東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海。」

吳云「江有三源，岷居中央。（即嶓山）海內東經曰，「岷三江首」：㈠大江出汶山，即岷山。㈡北江出曼山。㈢南江出高山。輿地紀勝引圖經云：「岷山在茂州羌之列鵝村，其紺曰「羊膊」，則江水所自出也。曰「東北流注于海」謂江水逕崇明島而入海也。

臧著地名大辭典謂，胡渭禹貢錐指云岷山最大。陸游曰「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薛季宣曰「自岷、洮、松疊以南，其大山峻嶺，班班可考者，皆岷山之隨地立名者耳。」

岷江亦曰汶江，源出西北松潘縣西北岷山之羊膊嶺，南流經茂縣、汶川縣、至灌縣歧而爲三：(1)南出者俗稱「南江」。(2)東出者爲沱江，俗稱「外江」。(3)正渠俗稱「內江」，東南流。內江兩江分爲若干灌溉渠，至彭山縣而復合。南流至樂山縣，青衣江大

渡河入之。南流至宜賓，金沙江入之。東流過瀘縣沱江入之。東北流過重慶，嘉陵江合三水爲北江入之。東流過涪陵、黔江入之。東過江陵，漳、沮之水入之。又東岳陽，湖南諸水入之。又東過漢口漢水系今諸水入之。又東過九江，江西諸水合流入之。又東皖蘇多水入之，東夾崇明島而入海。

「又東北一百四十里曰崍山，江水出焉，東流注于大江。」

據辭典云「崍山卽邛崍山，在四川省榮經縣西，邛水所出。東流入青衣水爲南江。」

挺案：右說出于畢沅注乃今各地圖之所本。若然則經文之「又東北」當作「又西南」，今本經文譌也。但可能經文未譌、經中之崍山乃今張圖之「金雞嶺」，若然則所稱之「崍山」乃在今之甘肅省文縣，所云「江水出焉」非邛水乃嘉陵江水。果「東流注于大江」。但此項翻案，徒在學術上增加糾紛，並無利益。故姑仍前說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崌山，江水出焉，東流注于大江。」

挺案：按張圖金雞嶺東一百五十里乃今之牛頭山，其水乃燕子河。下注入嘉陵江，終入大江。

「又東三百里曰高梁之山……」

吳曰，今南部縣大山，其山西北起劍閣，東南盡萬縣乃據太平寰宇記。尋江源記云，高梁山尾東跨江，西首劍閣東。數百里山嶺長峻崔巍。挺案：崌山東三百里，約當米倉山，長數十里。

「東四百里曰蛇山……」

挺案：據張圖，約在今平昌縣南之鹹山一帶。

「又東五百里曰鬲山，蒲鸏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江。」

挺案：此相當于今開縣與開江縣間之觀面山。其臨江河小河之水。當卽經中「蒲鸏之水」。

「又東北三百里曰隅陽之山……徐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江。」

挺案：今試以蜀及山當隅陽之山，雲陽縣東湯河水當徐之水，似可解釋。

「又東二百五十里曰岐山……減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

挺案：「岐山」合于今奉節縣（「夔府」）之橫斷山（「橫斷嶺」）。今分水河合于減水之東南入江。

「又東三百里曰勾檷(柅)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黃金。」

挺案：可說以奉節縣之白帝城山當之。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風雨之山……寧余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江。」

挺案：此巫山縣之巫山也。「寧余之水」今名「大寧河」。

「又東北二百里曰玉山，其陽多銅，其陰多赤金。」

挺案：今試以巫溪縣之鳳凰嶺當之。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熊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白金。」

挺案：「熊山」約相當于湖北巴東縣境之珍珠嶺。

「又東一百四十里曰騩山，其陽多美玉赤金，其陰多鐵。」

挺案：「騩山」約相當于鄂北秭歸縣之將軍山。

「又東二百里曰葛山，其上多赤金，其下多瑊石。」

挺案：此山約相當于興山縣之香爐山。

「又東一百七十里曰賈超之山，其陽多黃堊，其陰多美赭。」

挺案：此山約相當于湖北遠安縣之鳳陽山。

「凡岷山之首，自女几之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

郝云，今三千六百五十里。挺案 直線距離一千五百餘里，曲勘路線三千餘里。

第五節 「中次十經」地理考釋

「中次十經之首曰首陽之山，其上多金玉，無草木。」（在隴西縣西四十六里首陽鎮南）

挺案：山在今甘肅隴西縣西首陽鎮，五帝時代名山，出銅，相傳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于荆山下。

「又西五十里曰虎尾之山……其陽多赤 其陰多鐵」

「又西南五十里曰繁繢之山。」

「又西南二十里曰勇石之山……多白金多水。」

「又西二十里曰復州之山。」

「又西三十里曰楮山。」

「又西二十里曰又原之山。」

「又西五十里曰涿山。」

郝云，郭注引世本云，顓頊母濁山氏之子名昌僕，大戴禮記帝繫篇作昌意娶于蜀山氏女「濁」「涿」「蜀」三字古通。

「又西七十里曰丙山。」

凡首陽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

挺案：此九山在渭源與江源區間，而亦編入「中山經」，殆因其在黃帝顓頊之傳說史中，偶有傳說及之。丙山約在今臨潭縣境（即洮州）其東七十里之涿山即蜀山乃顓頊母之蜀山。今稱「蓮花山」（張圖）。

中國自古言地理者，大抵溯源於禹貢，以其平實通達，合乎常情也。至於山海經一書，所述多離奇怪誕，不合實情，以是四庫全書列之於小說異聞之屬。降及今世，一面因古史研究之進精，一面由西來民俗學與考古學觀念之指示，山海經之地位始漸增高，而禹貢則反降爲僞書矣。蓋原始人類之地理知識，大抵以其與生活有利害關係之事物爲中心，而其所認爲奇事異物者，不僅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又多非親見親聞，每憑十口相傳之故事，卽認爲眞實。故山海經之離奇怪誕，正可以窺見

初民意識形態之眞面目而禹貢之平正切實者，乃爲後世地理知識進步之結果，非復原始之形態矣。是以山海經與禹貢之時代，今雖未易確定，但若辨別二書之先後，則山海經自較禹貢爲早也。顧頡剛先生論山海經中之山經所以早於禹貢之故有四，其說頗中肯綮，茲特撮述如下：（見北京大學潛社史學論叢中五藏山經試探。）

（一）「山經作者確認四方有海，凡其所道之五方，皆居一大洲之上。」「古之人屢稱四海者以此，知實爲甚古之地理觀念。禹貢作者，則已知惟東方有海，故靑、徐、揚各以海表州，其結尾全曰東漸於海，舍南西北而不言。此眞地理學識之大進步，突破古代之幻想者也。」（按古代四海觀念或非全出幻想，疑因原始時代黃河下流多洲渚藪澤之故而形成，與下述「流沙」之觀念相一致。）

（二）「山經流沙之名，原不專屬於某方。」「此種觀念，即承四方有海而來。蓋海濱皆有沙洲，所謂流沙者，即沙洲之異名耳。禹貢作者，既已打破此舊觀念，遂以流沙之名專歸於沙漠而屬之西方。故曰：『弱水既西。……餘波入於流沙。』其結尾亦曰：『西被於流沙。』海與流沙，在山

經本爲四方公有之名，至禹貢而一歸諸東，一歸諸西，各爲專名，勿復相濫。此修正之名詞，遂至於今不變。試思禹貢作者之學識之進步爲何如乎。

（三）西次三經言河水、赤水、洋水、黑水，同出崑崙，「黑水與赤水爲類」而南次二經與西次二經言英水、烏危之水及皇水，均西南或西流注於赤水。「具見其確認此水爲西南方之大水，其地位與黑水相埒。禹貢作者乃取黑水而捨赤水。黑水凡三言，而赤水不一舉。是其心目中以黑水爲事實，而視赤水爲神話。雖未達一間，亦可見其判別眞僞之心矣。」

（四）「禹貢荊州之南界爲衡陽，其取以表州界之四山爲岱、荊、衡、華。衡山地位之重要如此。山經作者對東方雖極模糊，而猶知有泰山。又西山經以華山爲首，中次八經以荊山爲首，與禹貢之以華分雍梁，荊別豫荊者，其觀念甚相似。獨衡山則既不見於南山經，亦不見於中次十二經，何也？予因以推知禹貢南之衡山，蓋楚拓南境之結果，當作山經時，河漢間人猶未嘗聞其名也。此四者，均可視爲禹貢後於山經之證。至若山經體裁，自某山至某山，方向道里，井然不紊。禹貢導山一章之山脈觀念，或即啓發於此。總而論之，禹貢若出於戰國之季，則山經之作，其在戰國之初，或

春秋之末乎。抑古人著書，恆不出於一手，成於一時。山經定形之期，或未必遠早於禹貢。至其胚胎之期，則斷斷高出數百年也。」

此僅說明山經之早於禹貢。而山海經中尙有海經與大荒經，則據陸侃如先生之考證，尙較禹貢爲晚出。海經爲西漢人作，而大荒經爲西漢以後人所作。其理由爲：（一）大荒經及海內經篇末無劉秀字樣，而郭注云：「進在外」，漢志亦僅十三篇，足證出劉、班後。（二）海內經襲淮南地形訓而加詳，至述崑崙西王母，又較山經爲增多枝葉，顯由山經與淮南演繹而出。海內西經，又多漢代地名。（三）史記大宛傳，稱「山海經」，然漢書張騫傳贊全襲其文，而作「山經」。論衡談天篇引史記原文亦作「山經」，足證最初惟有山經也。（文見新月雜誌第一卷五號。原文未得見，茲即由五藏山經試探轉引。）惟無論其述作時代之先後如何，其爲原始地理知識之遺留與傳說則一。近世科學日進無已，而民間之迷信舊俗，仍可流行不絕，亦此理也。

* * * *

關於昔日學者對山海經之觀念及其書之篇目，則閱四庫提要所述可以得其槪略：

四庫全書提要小說家類三：「山海經十八卷，內府藏本，晉郭璞注。卷首有劉秀校上奏，稱爲伯益所作。案山海經之名始見史記大宛傳。司馬遷但云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而未言爲何人所作。列子稱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似乎卽指此書，而不言其名山海經。王充論衡別通篇曰：禹主行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所不至，以所見聞作山海經。趙煜吳越春秋所說亦同。惟隋書經籍志云：蕭何得秦圖書後，又得山海經，相傳夏禹所記。其文稱異。然似皆因列子之說，推而衍之。觀書中載夏后啓、周文王及秦、漢、長沙、象郡、餘暨、下嶲諸地名，斷不作於三代以上。殆周、秦間人所述，而後來好異者又附益之歟？觀楚詞天問多與相符。使古無是言，屈原何由杜撰？朱子楚辭辨證謂其反因天問而作，似乎不然。至王應麟王會補傳引朱子之言，謂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曰東首，疑本因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云云；則得其實矣。郭璞注是書，見於晉書本傳。隋、唐二志，皆云二十三卷，今本乃少五卷。疑後人併其卷帙，以就劉秀奏中一十八篇之數，非闕佚也。隋、唐志又有郭璞山海經圖讚二卷。又其讚猶載璞集中，其圖則宋志已不著錄，知久佚矣。舊本所載劉秀奏中，稱其書凡一十八篇，與漢志稱十三

篇者不合；七略卽秀所定，不應自相牴牾，疑其履託。然郭序已引其文，相傳旣久，今併錄焉。（按關於山海經篇目，有日人小川琢治氏之山海經篇目考述之甚詳，商務出版江俠庵譯先秦經籍考中有中譯本可參。）書中敍述山水，多參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部競字號中。究其本旨，實非黃、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難考據，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眞。諸家並以爲地理書之冠，亦爲未允。核實定名，實則小說之最古者耳。」

後世以地理知識進步之目光觀山海經，誠有如提要所謂「百不一眞」之概。然吾人試設想原人心理之態度以觀山海經，則彼離奇怪誕，模糊恍惚之事，在古人心目中，實皆深信而不疑。且其所述事物，雖非全出親見親聞，實皆有相當根據與來歷，非若小說家之空中樓閣，多憑想像者可比。今觀其文字平板質實，不僅與封神、西遊之成一故事系統者迥乎不同，卽與文詞豐麗之神異、十洲諸記，亦不可同日而語焉。（按神異經、十洲記、隋志等入地理類，而四庫均歸諸小說類。）

西人希勒格(Schlegel)氏著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由馮承鈞先生迻譯漢文（商務尙志學會叢書之一。）其中國名，多見於山海經，如小人、大人、君子、黑齒、玄股等國，後之學者，殆皆視若

稗官，小說之不足憑信者，及經希勒格氏之考證，乃知此類傳說，雖未必完全切於事實，而皆有實事爲依據。惟因其經民間十口相傳，轉輾訛變，未免有違本眞耳。故希勒格氏即以山海經爲「世界中最古之旅行指南」（據馮譯本扶桑國考證）近今江紹原氏著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亦認山海經爲旅行指南，殆即本希勒格氏之說。惟山海經之作者未必專爲旅行者設法，故其所述事實，多有與旅行無關者，故私意不如稱之爲原始之地理圖志，較爲概括而切近也。（參大公報圖書副刊一百三十四期，或圖書季刊三卷一二期拙評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惟江氏以民俗學之方法研究山海經中之神異事物，以及各種禮俗迷信，則固不僅爲研究山海經之正當途徑，即研究神異、十洲以及拾遺、博物諸書者，亦當由此道也。蓋此等述作，雖出學者之手，而其異物故事，大抵來自民間傳說，與山海經相類。惟其著者不過因事爲文，未必全以爲眞，與山海經之作者未免稍異耳。

考山海經之內容，約有三種主要成分：其一，爲記山川、道里、民族等含有地理性質者。此其所述雖未必眞確無訛，而大多可於後世之地理求其連帶關係。近人吳承志氏著山海經地理今釋，即以後世地理證山海經之地理者。惟古人地理知識幼稚，即著述者親歷之地，亦未必完全眞確。彼時諸

傳聞與轉錄者更無論矣。故今人欲考究上古地理，當抱可解則解，不可則存疑之態度，不可存「古書所言皆眞」之先入觀念，而以後世地理曲就古說。如是則往往愈求確解而愈不可解也。山海經一書，自來以神怪之書目之，故此種後起之糾葛，反較禹貢爲少。而今而後，山海經之地位增高，治學方法亦較前爲進步，研究山海經之地理者，宜可以免於治絲而棼之弊歟。

其二，卽所記各地物產，以及各種藥物之巫醫作用。其中自不乏眞實之記載以與後世事實相質證。卽其怪誕不經者，亦往往有淵源可考。至其所述藥物之功用，則中國本草醫藥之學之原始狀態也。此等事雖至瑣雜，而關係於吾國古代文化者甚大。苟有學者，以之與後世本草巫醫等載籍相比勘，理董而考明之，其有助於中國古文化之研究，豈曰小補之哉！

其三，卽爲各種祭祀巫醫等原始風俗，與前項藥物頗多關係者。是則研究吾國民俗學者之重要材料，且有一部分故事傳說，頗與古史有關者。靜庵先生之考王亥，雖以甲骨文字爲主，但又證之山海經、竹書而相合，（見觀堂集林卷九，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因謂「山海經一書，其文不雅馴，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虛烏有視之。紀年一書，亦非可盡信者，而王亥之名竟於卜辭見之。其事雖

未必盡然，而其人則確非虛構。可知古代傳說，存於周、秦之間者，非絕無根據也。」此種態度，不僅爲研究山海經之正當途徑，亦考證古代史籍者應有之態度焉。

總之山海經一書，大體雖爲原始地誌性質，而內容複雜，方面至多。自郭璞以下，考證注釋者，頗不乏人，而發明蓋鮮。及畢沅作校正，考訂地理，郝懿行作箋疏，注重訓詁，對於山海經之研究，均多貢獻。但爲時代所限，其中當有不少事實，可以利用新知識以作新解者。並世學人，苟有博通吾國古代文字史地以及禮俗古物之學者，參稽羣籍，比勘異同，删舊注之蕪雜，創平實之新解，作一山海經集釋，則其有功學術，當不在書詩新疏之下也。（關於山海經之版本與箋注，除前述小川琢治之山海經篇目考外，尚有賀次君山海經之版木及關於山海經之著述一文可參閱，見禹貢半月刊第一卷第十期。）

* * * *

穆天子傳一書，其體裁爲旅行記性質，而其事實之荒唐，似又過於山海經。惟此書內容，頗有作僞之嫌。其時代或後於山海經與禹貢。童書業氏穆天子傳疑贊同姚際恆之定爲漢以後作之說，其

所舉可疑之點凡四雖不詳備而甚簡明茲節述如次以見一斑。

其一，即山海經中之西王母，爲面目猙獰之怪神，司馬相如大人賦所言，猶近於山海經。史記趙世家言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已趨人化。及穆傳而言其賓主唱酬事，漢武內傳竟言西王母天姿絕世，儼然美人矣。是則文人想像，故事演變之跡顯然也。

其二「膜拜」之禮晚出，而穆傳屢見「膜拜」之禮。郭璞注云：「今之胡人禮佛，舉手加頭，稱南膜拜者，即此類也。」是膜拜爲胡人禮佛之禮。「案佛教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後，始傳至中亞一帶。其時約在中國六國將亡之時。即西元前二五九年以後，而本書之撰成時代，則最遲不得過西元前二九九年。作者又安得知佛教之禮乎?」

其三爲皇后一名之可疑。「尙書顧命云『皇后憑玉几。』此皇后謂天子也。后者，爵位；皇，形容詞也。皇后，猶言大天子也。穆傳所謂皇后，則儼然秦、漢以後之皇后焉。考古天子之妻稱王后，無稱皇后者。天子之妻之稱皇后，與皇帝配者也。而人王之稱皇帝，始於始皇。則本書固不能成於秦代以前矣。」

其四，則紀事與史漢之體例同。「案古稱天子多曰『王。』金文、尙書等可以爲證。詩經雖較多稱『天子』，然亦屢稱『王』；其稱天子，蓋多因協字與韻耳。左傳國語等戰國書，稱周王亦多曰『王』，罕稱『天子』者。漢世以後，始多以『天子』或『上』稱皇帝。如史記漢書記武帝事之體裁，每與穆天子傳合。取武帝紀、封禪書、郊祀志等與穆天子傳對勘，可以發見甚多之相同點焉。」

「綜上四點，吾人疑穆天子傳爲晉人雜集先秦散簡附益所成。其間固不無古代之材料，然大部分爲晉人杜撰之文。如周穆王見西王母一節，以山海經等書校之，可決爲晉人所造無疑也。」

夏禹治水之事，其眞實性究竟如何，今尙未易斷定。惟禹貢所述，非夏禹時代之狀況，則似爲近今新史學家所公認矣。竊謂夏禹及其治水之故事，當非全屬虛構。其有不合本眞者，至多不過如王亥等故事，因傳說而演爲神話性質耳。實則此問題之糾紛，無非因禹貢作者及其時代不明而起。否則古代典籍，以今託古，本無足怪。內經託諸黃帝，本草託諸神農，學者固鮮以爲眞。晉裴秀所製圖，既稱爲禹貢地域圖，南宋時與華夷圖同時刻石之禹跡圖，皆非繪記禹時版圖，而亦託之於禹。乃未聞

有人以晉宋地圖爲禹跡，亦未聞有人辨裴氏等之託古作僞者，蓋無非因其作者與時代本極明顯之故耳。是以禹貢之作者與時代，若一如禹跡圖之曉然明白，則其眞僞之辨，固可以不成問題也。

禹貢之著作時代，至今未能十分確定。據顧頡剛先生之推定，大抵當在戰國之世。因擬作禹貢作於戰國考一文。其預定大綱如次：（據古史辨第一册，論今文尚書著作時代書。）

「一、古代對於禹的神話，只有治水而無分州。

二、古代只有種族觀念，而無一統觀念。

三、古代的『中國』地域甚不大。

四、戰國七雄，疆域開闢得大了，故有一統觀念。交通便了，種族雜糅得多了，故無種族觀念。因

此九州之說，得以成立，而秦始皇亦得成統一之功。

五、騶衍大九州之說，即緊接九州而來。

六分野之說，亦由九州之說引起。

七、九州州名，及各地名之初見在於何時何書？

八、九州州名之來歷（取義）。

九、九州疆域與七國疆域之比較。

十、九州州名未嘗統一；貢賦服屬之說，亦未嘗統一。故呂氏春秋爾雅周官（逸周書）與禹貢之說均不同。

十一、所以考定禹貢爲戰國時書而非秦、漢時書之故。（1.禹尙是獨立而非臣於舜。2.每州尙無一定的一個山鎭。3.不言南交。）

凡此諸端，多爲中國上古地理之基本問題，其內容至爲複雜。欲求解決，頗不易易。且爲史料所限，恐有一部分問題，一時無從解決者。惟假定禹貢爲戰國時之作品，則與事實不甚相違耳。近人鍾道銘氏又因秦孝公十四年始爲賦而禹貢言「厥賦」，遂明定禹貢爲秦孝公以後作品焉。（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中國古代地理學之發展）

至於禹貢所言地理，其主要成分，約有五端：其一，卽爲九州。關於此點，因周官職方與爾雅諸書之參差，頗有異說。惟此九州之劃分，大抵爲學者依據當時之地理知識而劃分者，非若漢代州郡，爲

實際政區者可比。故其劃分之法，並不一律。張其昀先生曾言九州之劃分，略與近世所謂自然區域相彷彿。如兗州之間於濟、河，徐州之在淮北濟南，而雍、梁二州，約以秦嶺爲界，其大較與自然區域不相違忤也。是說若確，則其與政治區域之不顧自然形勢，而以政治經濟上之人事爲依據者，性質判然矣。

其二，爲託夏禹治水之故事，而言山川之方位與「脈絡」。其所涉地域雖至廣大，但仍詳於冀、豫、雍三州間中原之地。可見禹貢作者之地理知識，因愈遠而愈疏，至爲明顯。惟其言山川之方位源流，則較山海經平實多多。所言水道，今大抵可考。惟黑水、三江及漢水入海等不甚明確耳。至於導山之說，雖尙無山脈之系統觀念存於其中，但後世言中國山脈者，當以禹貢之說爲其遠源也。

其三，爲各地物產之分佈。此事雖亦較山海經爲平實，而缺少神話迷信之成分。惟所述各物產地，多甚籠統。後人固未易考定，卽禹貢作者恐亦不甚詳悉耳。

其四，爲關於各地之土壤性質及其貢賦。此則疑多出於作者之理想，所據事實，大抵亦甚模糊。吾人欲加以研究，尤不能以後世之事實與知識曲爲之解。然當時學人，已注意於土壤之辨別，不可

謂非地理知識之一大進步也。

其五，則爲服之區分。是與九州之說更多紛紜。因亦有周官職方康誥、酒誥及國語等參差異同之說耳。但其非當時政治上實際之區分，則較九州爲尤顯。私意以爲此乃學者說明地方遠近之一種假定方法也。蓋古人言地理方位，既無後世計里畫方之法，更無近代所謂經緯度，欲於實際道里之外，更求一直線距離之標準，則惟有以王畿爲中心，而以規定距離分爲數地帶，是卽所謂「服」也。此假說若確，則吾人可不問爲五服、六服、七服或九服，亦不問其一服之距離爲百里、五百里，抑或千里（其始各服未必規定里數，）皆不過隨學者之便利及其地理知識之廣狹而規定之。初無關於實際之制度。否則古代政制，無論爲封建與郡縣，其郡國疆土，莫不犬牙相錯。若必以縱橫平直之規定距離，將某邦某邑，強劃於某服之內，而定其特殊之地位，其不合情理，較之井田之劃分，更難索解矣。（又若據此假設以推，則或可以其所言諸服地域之大小而略定其說之先後。其距離愈大者，其說愈晚出。）

總之，禹貢一篇，雖文字不多，而其作者之地理知識，蓋已脫離山海經之原始形態進而爲一種

學者之述作。惟學者之進步自進步，而山海經之原始體制，並不因此而中絕，是則觀於山海經圖與後世外國職貢圖等之關係而可知也

二　九鼎與山海經圖

山海經中有圖，朱子已注意及之（見前引四庫提要轉引。）而山海經圖之源於九鼎，則明代楊愼言之甚明。

楊愼山海經補注序（據汪紱山海經存：）左傳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物物（按係「百物」之誤）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繇始也。神禹既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彙，駭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恆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按楊氏以山海經與禹貢同出於禹，故以經常與奇詭分別

二書。而不知其有時代先後之辨也。）九鼎既成，以觀萬國，同彼象而魏之，日使耳而目之，脫輶軒之使，重譯之貢之續有呈焉。因以爲恆而不怪矣。此聖王明民曉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雖曰尚忠，而文更過於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於黃帝姚姒盤盂之銘，皆緝之以爲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於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經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鼎亡，然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阮氏七錄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疑信相半。」

此種推論，除夏后等人物之關係不足爲憑外，其言山海經圖之淵源於九鼎，則大致近實。其後畢沅之說，亦同楊氏。且謂五藏山經爲土地之圖。

畢沅山海經新校正序：「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按其文，有國名，有山川，有神靈奇怪之所際，是鼎所圖也。鼎亡於秦。其先時猶能說其圖以著於册。劉秀又釋而增其文，是大荒經以下五篇也。大荒經四篇，釋海外經，海內經一篇，釋海內經，當是漢時所傳。亦有山海經圖，頗與古異。秀又依之爲說，即郭璞、張駿見而作贊者也。劉秀之表山海經云：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

俗。……山海經五藏山經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圖。……（下引周官大司徒及管子所言地圖。）皆此經之類，故其書不廢。」

又山海經古本篇目考：「山海經有古圖，有漢所傳圖，有梁張僧繇等圖。十三篇中海外海內經所說之圖，當是漢時所傳之圖也，以其圖有成湯有王亥僕牛知之，又微與古異也。據藝文志山海經在形法家，本劉向七略，以有圖，故在形法家。又郭璞注中有云圖亦作牛形。又云，在畏獸畫中。」

此說尤爲切近。蓋據近世人類學者之考查，知地圖之作，實見於近今原始民族之中，而圖繪之形式，大抵以山川、部落等實際事物爲主體。澳洲土人附於「飛去來器」之地圖，即表示一湖一河間之村落（參 Grosse 著蔡慕暉譯商務書館出版之藝術的起源第一三五頁）；依士基摩人亦能作正確之地圖，並能以木刻製地勢高下之模型，而印第安人亦於樺皮上繪畫河湖道路（參 Lowie 著呂叔湘譯生活書店出版之文明與野蠻第三九五至三九七頁）。故九鼎山海經圖若均繪有山川道里等事物，當與此種原始之地圖相類。且原始藝術，均由實際應用而起；故其所繪地圖，亦以山

水與動植礦物，以及有關利害之事實爲主體。左傳所謂「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山林不逢不若，」即顯然透露此中實用之意義。故九鼎之爲物，古人既認爲國家重寶，又含有神祕性，不能輕易示人；是則與後世地圖，多歸國家掌管，而又視爲有祕密性質者，其中或不無相關之消息歟？

至於此類圖繪之中，其此山與彼水，此族與彼族之距離遠近，並不能以正確之比例表之於圖，一如近代之地圖然；所能表示者，僅恃文字或符號耳。五藏山經中所記又某方若干里，某山至於某澤等文字，疑卽圖所不能表示而記於二山二地之間者。以是九鼎與山海經圖，雖有地圖之意，而所繪者仍係山川、民族等事物之圖，與近世地圖之抽象繪法，迥不相侔；惟與中國舊式地圖所繪比例不確之山川，道路，而以文字記其里數方位，以及戶口、軍實之類者，仍屬古今一轍。所不同者，人民風俗等實物之圖，大抵當較減少耳。由是觀之，則山海經之原始狀態，殆以圖爲主體，而文字不過其「附庸」，所以補圖繪之不及者；及後世圖失其傳，而文字始反客爲主。是又與中古時圖經之沿革，趨同一途徑者也（參下章「十道圖」節及第三章「圖經」節）。

山海經圖惟畢沅所謂古圖與漢所傳大荒經圖爲最古。至於郭璞、張駿因而作贊者，不知是一是二。而陶潛詩亦有「流觀山海圖」之句，蓋當時流行者，疑多副本流傳，且尚能與古圖不甚相違。及後張僧繇又繪山海經圖十卷，直至宋代尤存。

玉海地理書「中興書目：山海經圖十卷，本梁張僧繇畫。咸平二年，校理舒雅，銓次館閣圖書，見僧繇舊蹤尚有存者，重繪十卷，又載工侍朱昂進僧繇畫圖表於首。僧繇在梁以善畫著，每卷中先類所畫名，凡二百七十四種。」

此外又有別本數種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述古之祕畫珍圖：「山海經圖六，又鈔圖一，大荒經圖二十六。」

玉海地理書禹山海經：「書目又有圖十卷，首載郭璞序，節錄經文而圖其物，如張僧繇本，不著姓名。」

蓋魏晉以降，此等圖繪當已失原始實用之意，而變爲藝術性質，故無名畫家繪之者甚夥；而張僧繇以畫工佳勝特著。但恐漸失原圖之本來面目矣。宋舒雅又因張僧繇本另繪十卷。（見前引玉海。）

郡齋讀書後志：「山海經圖，皇朝舒雅等撰。雅仕江南，韓熙載門人也。後入朝，數預修書之選。閩中刊行本或題曰張僧繇畫，妄也。」按歐陽修有讀山海經圖詩。通志圖譜略亦有山海經圖，不知是否皆爲舒氏之圖。

此與古圖形制，自然相去益遠。及明末淸初吳任臣作山海經廣注並有附圖五卷。吳氏自言本舒雅舊稿，而四庫提要則謂爲「以意爲之」斥而不取。淸汪紱著山海經存各卷復均附有圖（光緒間石印本）而郝懿行山海經箋疏，亦附刊圖象。是皆望文生訓，因經作圖，與其初之先有圖而加以文字說明者適屬先後倒置也。

第三節　職貢圖與苗猺風俗圖

山海經圖中之五藏山經圖，雖未必眞如畢氏所謂土地之圖，但謂其已有地圖之形制，則似近於事實。因其文其圖，當有山水道里也。至於大荒經圖所繪，則恐只有地圖之意而無地圖之實。蓋吾人由其說以推圖，大抵惟繪有各種奇人異物，其關於山川道里方位者，則文字既少明言，恐作者亦

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民俗學會民俗叢書

第八輯 141 - 160

141	中國倫理學史	蔡元培著	(1911)
142	山海經新論	凌純聲等著	(1933—6)
143-4	國民生活曆	陳果夫著	(1945)
145-8	中華風俗志	胡樸安編集 許世英、吳懷琛跋	(1933)
149	寧波風物述舊	張行周編集	(1974)
150-1	雷峯塔傳奇	清、方成培改撰	(1771)
152	中國的輓聯	歷代佚名著 陸美英集	(1961)
153	中國歌謠	朱自清著	(1939)
154	梁祝故事研究	周青樺著	(1975)
155-6	贛女婿	蔡雲龍編繪	(1964)
157	大黑狼的故事	谷萬川搜記・周作人序	(1939)
158-60	西南民間故事	司徒白等編	(1956)

FOLKLORE AND FOLKLITERATURE SERIES OF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AND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RE

SET 8. VOL. 141-160

141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THICS (1911)
by Ts'ai Yuan-p'ei

142 RECENT STUDIES OF THE SHAN HAI CHING (1933-6) by Ling Shun-sheng etc.

143-4 A CALANDAR OF MODERN CHINESE (1945)
by Ch'en Kuo-fu

145-8 MODERN & ANCIENT CHINESE FOLKWAYS (1933) by Hu P'o-an

149 THE FOLKLORE OF NING PO, CHEKIANG (1974) by Chang Hsing-chou

150-1 BALLAD ABOUT THE LEI FENG PAGODA (1771) by Fang Ch'eng-p'ei

152 CHINESE FUNERAL SCROLLS (1961)
by Anonymous authors

153 A COMMENTARY ON CHINESE FOLKSONGS (1939) by Chu Yzu-ch'ing

154 STUDIES ON TALES OF LIANG AND CHU (1974) by Chou Ching-hwa

155-6 CARTOONS DEALING WITH THE JOKES (1964) by Ts'ai Yun-lung

157 THE BIG BLACK WOLF AND OTHER TALES (1939) by Ku Wan-ch'uan

158-60 FOLKTALES OF SOUTHWESTERN CHINA (1956) by Sung Che, Szu-t'u Pai

[General Information]
□□=□□□□□
□□=□□□□
□□=203
SS□=10523303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